

藝文志

楚有觀射父左史倚相蒙穀之倫皆淹洽多聞厥後
屈宋挺興楚詞之聲遂被天下監利本荆屬故人文
頗盛撰述之才不啻家雕龍人吐鳳矣惟方志之體
網羅藝文必以關切地方得失利害與足爲典據者
爲稱首其馳騁鴻富葩華布濩則姑從割愛矣今茲
纂輯詩文各體共若干篇凡采擷所及一以體要爲
宗旨藝文

賦詩

章華臺賦

漢 邊 讓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

楚靈王旣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
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
也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土木之技單珍
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
新聲於是伍舉知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斯賦以諷之
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於南楚兮等
威靈於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
之高勛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
清五服攸亂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

之歡兮展中情之嫵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秘
玩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邱蘭肴山竦椒酒
淵流激元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
兮冀彌日而消憂於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
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舞
麗於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
飄組綺繽紛從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
逶迤若游龍之登雲於是歡燕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
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
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

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長袖奮而
生風清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遽進巧弄相加俯仰異
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
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
徵激楚揚風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
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兮
嘉新聲之彌隆於是眾變已盡羣樂既考歸乎生風之
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
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兮
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憫

焉若醒撫劍而嘆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
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
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堦
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
而處能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
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今
時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
上京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

五言古詩

江行

唐 錢起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楚岸雲容合楚城人不來祇今誰善舞莫恨廢章臺行
背青山郭吟當白露秋風流無屈宋空詠古荊州憔悴
異靈均非讒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景夕殘
霞落秋寒細雨晴短纓何用濯舟在月中行

章華臺

唐 李羣玉

楚子故宮地蒼茫雲水幽我來覽後事落景空生愁霸
業沒荆棘雄圖成古邱沉吟問鼎語但見波東流征鴻
引鄉心一去何悠悠晴湖碧雲晚暝色空高樓迢遞趨
遠嶠微茫入孤舟空路不堪望西風白波稠

穀廟

明 楊述筠

江堤亘百里勢若蜿蜒伏巨浸忽奔衝蛟鼉起平陸夜
聞風雨聲霹靂撼林屋居人旦出視乃獲雷車木豈惟
資障護猶能免修築於焉崇廟祀歲歲祈嘉穀

伍子宅

明 楊述筠

伍子既奔吳楚人猶世祀倒插香城槐根深蟠厚地枝
幹益輪困綠葉常陰翳想當手插時不言心自誓終能
復父仇伸此平生志墓櫬如尙存移來同蔽芾

伍子宅

明 李純樸

事既可倒行槐亦可倒插吁嗟千年枝猶自披金甲

白螺山吳大帝廟

明 黃時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螺山何嵯峨荆江走其下上有紫髯祠祈報滿村社自
昔割劇時炎劉失區夏逮求土宇甯遑恤名號假巴蜀
徵讖符許洛盛戎馬於焉割朱方鼎立足相亞虎既負
其嵎龍乃戰於野哀哉爾汝歌誰永霸國者來遊陳我
辭渚蘋薦盈把

游茲菴

明 劉在朝

郭門隱江流長堤芳杜若桃花兩三株茆屋遙相絡籬
疎不蔽椽風雨時侵掠屈茲百六節寒葉猶索索榆莢
墮霏微黃姑種初瀾偕我二三友衝泥度畧約春流未
漲橋雨意冪冠擗杏粥雜稀錫煙火傳新爨白首老仙

人一燈熒短幕門外經雨飛衣裊了不着吾儕米汁飯
遠公意未惡不見寺門柳將覆遊人脚爛漫向江村又
作來年約

里正謠

劉懋燹

穿窬賄捕吏法嚴弊以深益膏自古愚安人天子心當
民點里正畝地費一金十年地易主况乃災屢侵官廉
歲不凶 聖朝貴所任他時倘入 告拜手下里吟

夏水舟坐讀古詩

劉懋夏

一纜命小奚桂楫不復理獨坐澹無營如在幽窻裏近
村異向背遠波無起止堤轉疑溪盡前舟去未已楊柳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臨崖垂沉深亘數里手持一編書樹影交於紙靜觀失
墨痕幻思爭秋水

雞鳴渡懷古

劉東光

殘月落古渡過客衣沾露聞雞戒僕夫懷古情攸注當
年馬將軍貔貅從此赴着鞭靖南交深宵倍警悟更憶
王梅溪侵曉畱清句令德唱高言扁舟汎黃霧喔喔雞
初鳴此志同欣慕四境聲聞多名流偶相遇遂令千載
後嘉名永傳布古人去已遙古渡尙如故白水遶東流
雞鳴長無住寄語孳孳人奚事此馳驚

咸豐七年秋中丞益陽胡公有減漕之令觀察張

公仲遠持節行郡國所過延見吏民遂定其議此
大計也非止取便一時將爲國美利萬世無窮輒
賦詩美二公以備采風
王柏心

楊炎變兩稅法簡號爲美庸調併歸租農病自茲起國
家都范陽轉粟東南倚沂江入河淮挽舟數千里官吏
暨漕卒萬弊萃穴蟻凡用十六金乃致一石米濟運歲
治河費尙不在此自從盜賊興三農棄耒耜益以水旱
災追呼困欲死賦額踰經常大權在府史上蠹國總枯
下飲民膏髓中飽歸若曹毒倍萬封豕嗚呼我農人安
得保妻子桓桓中丞公百戰靖南紀拔出水火民惻然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憫瘡痍定議除倍征權衡協張弛疾痛旣用紓京坻亦
以庠使君贊大猷酌中共一揆攬轡持節行郡國遂歷
抵所至延吏民詢謀衷諸是民無杼柚空官不乏公使
令下流水原歡聲遍遠邇漕弊數百年蛆食未有已中
丞與使君改絃乃更理一旦清其源沙汰江河洗決策
排羣言定力岱衡峙乃知經國猷宏毅大賢恃水激則
生湍法敝必復始兩賢與時遭回幹亦何駛他日輦輕
齎漕河兩可止歲省費無涯利垂千萬祀咸豐七載秋
權輿自楚起吾儕見寬法浩蕩樂無比將欲補食貨才
匪孟堅擬作詩美兩公賦法志原委上有稷契臣康哉

今可俟

監利舟中望遠山作

宜昌府知府

陳熙晉

西橋

蜀江厭山多楚江嫌山少昨泊石首城今入監利道何處章華臺平蕪波浩浩山翠澹不流參差立雲表蘊藉無險巖迤邐復窈窕江勢逐山移山色隨江繞我行數日中空濛青未了自笑空腸饑頓餐秀色飽華容界夕陽洞庭豁清曉一抹水天低數峯猶縹緲

雞鳴渡

宋

王十朋

曉起雞未鳴晚宿雞鳴渡雞鳴又還起扁舟觸煙霧不作田文奔不效劉琨舞孳孳慕舜徒去去官夔府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獅子山望洞庭湖

郭譜

奇峰蹲若獅滄江抱其足我昨涉江來直登獅頂宿鍊丹客已仙遺智秘崖谷雲氣鬱溟濛疑有蛟龍伏渺渺望重湖澄波麗朝旭連山爭巉岼遙枕湖波綠古之傷心人湖山寄歌哭凋落倏千年歲月何太促菲菲水上蘭猗猗巖下竹芳蹤差可尋擊楫戒童僕

舟過楊林磯

郭譜

長江競東奔危巖力西拒勢逼水尤驕突作奇峰豎搏擊兩不降喧虺自太古辟易魚龍愁走險况柔櫓扁舟一擲輕阨危那自主破浪蟻穿珠撇漩魚遊釜舷沒駭

將吞舵轉欣復吐亂石紛嵯峨當關宛利斧櫻峰凶可知投隙勢未許人鬼判須臾舉舟色如土意外獲安流無恙到前浦洪濤遠趁人餘勇猶可賈

七言古詩

章華臺楚行宮

唐 張 籍

章華宮中九月時桂花未落紅橘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雲夢歸霓旌鳳盖到雙闕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龍左右列成行下輦更衣入洞房滿前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幕微有霜齊言此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起舞向君王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八

回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

章華宮行

唐 鮑 溶

煙渚南鴻呼晚羣章華宮娥怨行雲十二巫峰仰天綠金車何處邀雲宿小腰矮墮三十人宮衣水碧顏青春豈無一人似神女忍使黛蛾長不伸黛蛾不伸猶自可春朝諸處門長鎖

章華懷古

楚王意氣吞九有俛眎荆衡若培塿增城九重無足多手指星躔開門牖魯侯奉觴翟使笑舉頭常見雲夢燒蛾眉燕趙醉當房鳩面巴庸泣遠徼翠被那知雨雪寒

詰鼎問田胡多端剝圭未了當璧入曩者丹腹何曾乾
嗚呼傾宮既圯迷樓蠹華清仍是阿房澳秦人築怨楚
築愁漫向姑蘇問麋鹿

楚宮行

宋 陸游

漢水方城一何壯大路並馳車百兩軍書插羽擁修門
楚王正醉章臺上璇題藻井窮丹青玉笙寶瑟聲冥冥
忽聞命駕遊七澤萬騎動地如雷霆清晨射獵至中夜
蒼兕元熊紛可藉國中壯士力已殫秦寇東來遣誰射
章華臺

元 吳師道

靈王傾國崇臺宇按劍章華睨中土弁裳伏地走諸侯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九

鐘鼓凌空震三楚騁驟不畏伍子謀落成乞與吳兵游
孤舟竟走江上路塊土獨枕山中愁十年霸氣終蕭索
回首華容歸不得饑魂漂泊嘒秋煙細腰却舞新王前

白螺山

明 孫存荆州太守

嘉魚東轉蘆溪阿南望山形似白螺頗有草茅三百堵
半開湖地半漁簑去年禾黍入魚腹雖有魚賣價不足
今年禾槁魚亦稀藜藿安能補鱸粥荆南太守雙眉攢
薄劣無救民流連歲登且憂三害在况逢二載皆凶年
山尖似螺惟有骨民眾如魚但無肉安得時雨入溪肥
漁子有魚農有穀

瓦子灣

明孫存

三月此灣兩度過江岸漸見傾頽多岸上壁立更痕露
荳田半圯縈青莎農人初將荳種擲去江餘地猶十尺
而今苗沒浸町畦若至秋深何止極桑田變遷固其常
江湍百年殊未央膏腴不足填巨浸貢賦甯免輸虛倉
東消西長吾不計但欲計畝蠲租稅吁嗟平地災猶疑
愁殺江圻無左契

古華容有引

劉懋燹

邑爲古華容夏首起城下西流江之沱也迂折百
里至雞鳴渡猶與城相望下此多與漢會民散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

尙氣節雖死不爲盜亦無爲臧獲者土皆膏腴衣
食不他資其草食水族遠方所珍則皆備荒下物
耳自邑西迤東備江大堤亘三百六十里又東瓦
灣當洞庭湖口故歲役修築率百餘日 邑侯與
丞分防之乃前此不計長久集羣議獨聽胥吏所
爲水浮浮時日騎馬張皇走視無補也漢由江陵
沱潛分數河入境派分支析涸則巨藪漲則洪浸
厥田汙下恃子堤爲固堤如壟河如溝星羅極目
似古井田官不及問視民之自爲防耳江漢每並
漲而漢溢於昔年考岷山蟠冢相去未千里雨雪

或同時又聞秦人因渭漂溢鑿渭一支達於漢源是宜有此哉江合滇黔全蜀遶邑西南洞庭合九江之水衝邑東境漢出秦合豫之滄泌諸水蕩邑之北境蓋眾水都會而邑其郵亭也諸郡邑未爲水設專官民力復不能肆應十年得一豐遂爲樂土逮奸民塞夏首歲更憂旱旱雖不粒食野無饑饉不幸而水而貢賦而塞決或者流亡或者坐死往者懷襄之虐六七十年一見今戊戌後旱澇無虛歲民不得一豐凡十五年且三大水矣天孽莫違我人瘁甚聊述其語俟采風者壬子閏七月望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前二日

岷嶓同雨天威媿邑弗產山坤靈拙洞庭如伏起要之四塞危堤眾水齧頻年罹災民力單民所繫命須專官法嚴治水水跋扈民勞民死等閒看翼軫得歲歲如此如可回天皇仁耳發金設職成大防損上爲下瘡疴起

珪蟻行

劉懋燹

數所偶遭天不克十年一豐九年嗇辛亥旱甚大澤枯蝦蜺之宮徒手得江漢矯焉漲今秋芡莖菱葉滿牀頭稚子升屋噪相語大隄聞多疊屍流羣蛙坐籬蛇挂樹偷生時憂鸛鶴怒上帝之視楚民垤蟻耳垤沉蟻浮曾

不顧吾不恤凍餒吾氓吾氓凍餒已半生賢宰愛國復
愛名催科有法數未盈我願水上神人逢我哭導我化
金且辟穀我得不死乃急公遂以上考嘉名酬我牧

古梅行

有序

羅朝偉

邑城南有古梅一株相傳爲百餘年物使全體可
規定三四尺許而僅存其半者燬於火也肌銷腹
朽至不勝指甲則存者又僅半之皮虛薄而類枯
籜者幹也剝落而類折戟者梢也自踵至頂畧無
完膚亦可憐矣忽於枯梢之側放一大枝勢本倒
垂而聳身上出若游龍蜿蜒任意衝突繁香豔蕊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二

照滿城隅其榮發之氣若不自朽株出者何物老
嫗生如馨兒乃能挺拔若此然跡其生理僅僅粘
帶於皮膜之外即使根底有靈而相去懸絕中間
折者曲者破者腐者疊爲隔越不知脉絡貫通却
從何路語其奇則如附枝如贅疣如白日飛仙足
不履地如飛來峯雖共處一山而神情兩無關涉
故余心惻其古如值異人不忍輕別所恨者托根
非地不得醉眠樹下耳詩以誌之

羅浮夢煖花魂狂老株不死仍芬芳植者何人自何代
能使滿街春雪香瘦骨槎枒削寒鐵火後肌骨看不得

半成枯朽半敷榮宛與東風判南北怪勢奔騰出女牆
土少根多城欲裂角聲吹去韻淒楚月色窺來影清絕
深山窮谷邈何許只似高人隱屢陌年年開向城邊路
過盡行人無返顧獨立難辭塵土欺長存或有精靈護
幾番顧爾不勝情繞樹三匝爲吞聲世間好物多擲棄
平泉金谷徒虛名濡毫欲擬梅花賦恐掩前人宋廣平

白螺山

程藻

辛酉巨浸七月下旬奉調入闈舟中過此感賦次
孫郡伯韻

江流汨汨繞雲阿載得深夏泛白螺滿目已非煙井舊
一番漁火聚歸簑歲若有秋民鼓腹民不登秋誰與足
茫茫漂沒幾相存苟活那堪羞自鬻傷彼偷生樹木間
化離子婦盡顛連雖將筏渡猶窮蟻無家無室年復年
焦心過此愁入骨安能爲爾骨而肉卽今選士重邦本
回首但如初播穀

譙樓落成侯童麓父臺中秋讌集 程之洛

秋色宜於月秋月宜於樓古人良有以登眺恣嘯遊玉
沙城中秋色多玉沙城頭月自過自昔有月無月樓夜
長夜短如月何使君愛月如愛己特地譙樓對月起月
旋天際漏旋地聲聲響徹銅壺裏銅壺裏月月滿壺金
石絲竹交懽呼樓月相得渾賓主月色照人美且都爲

樓爲月發高歌高歌一曲興婆娑願言樓月長千載願
言對酒挹金波行矣哉待滿金門下金門月皎皎玉沙
一片明無忘樓月曉

申包胥廟

趙文哲

伍員昔忘命一士力可縛如何道左偶班荆公義死愁
互然諾班處宮鞭及墓吳毒已逞楚斯怒七日哭秦庭
一戰復郢城慷慨無衣詩吹爲楚歌聲乃知古人志事
視所處迫人於險斯勿取獨不見江上漁瀨中女

南郭古梅銘

拜引

蔡以偁

吾邑城南有二百七十年古梅一株僵卧於地半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四

死半甦寒甚時著三兩花攷諸邑乘卽南郭古梅
也以偁爲之銘曰

朝涼暮涼霜霰白大寒小寒窖冰雪古蘚癭癩漬紅血
誤筆墨龍奔救月上下鎖鈕生銅鍊古魄現影幽吟咽
嵌心如洞人可越土怪髮綠鬚焦黑或左或右立覩岬
二百七十年不蹶有明正嘉年始植古城荒濠陰風黑
黃月微微蘇冷魄我繪形神失顏色古媚莫肖肉強倔

布裙歌

龔紹仁

康熙初周總戎士元幼依外舅蘇時夫人亦幼勸
使從軍周官貴有妻子還鄉聞夫人在乃取去年

五十餘矣布裙蓋臨別信符也

農家那得有此女布裙離合節獨苦我尋舊幅煙霧銷
道著黃裳繫萬古錦袍金甲周將軍飄然長往音不聞
白首歸來亦何意月涼擬聽秋唱墳豈知盤錯根株存
罡風幽谷揚蘭芬爺孃沒後女安託夕趨野樹晝趨郭
毀形倏忽成魑魅覓食艱辛采藜藿最是窮冬朔風寒
冰天雪窖夜漫漫敗葉任隨縞衣捲修竹曾無翠袖單
瘦骨百鍊鐵布裙猶牢結思親泉下花斷腸望夫山頭
石流血畢生倘弗將軍面從容義詎怨貧賤沈埋故劍
胡爲求蒼茫眞宰完璧酬女史荆布管彤煒况茲破布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五

泣神鬼寸麻升葛天地經濯盡湘江九派水嗟哉藍縷
褒丹綸七襄今化支機雲離布裙合布裙奇女乃有蘇夫
人

伍公祠曲徑歌爲無我上人賦

胡象鴻

高城一眺迷煙樹城路欹仄城下去咫尺斜通一徑深
中是幽人習禪處詰屈幽光春悄悄楊柳初成芙蓉小
山鳥飛來何處嘯日隱春城城不曉迢遙爽氣尋不得
滿浸新水茫茫白徑裏颯然風雨來大壑龍虬入此澤
薄暮鐘鼓出峽鳴一聲兩聲絕谷麇鼓冷鐘寒叩門入
門內端然坐老僧

羅明府小像索題

胡象鴻

溫然者何公之御物皎然者何公之律已雙眸炯炯澄
秋水亭亭玉立堪誰似蓮出淤泥顏不滓不可褻玩香
盈沚霽月光風茂叔氏如彼所愛良有以我瞻斯容亦
如此蓮兮蓮兮誠君子

監利烈婦王舒氏完鏡歌

并序

曹學詩

崇陽里民宋春林娶妻畢氏反目不和避出中保
寺欲斷髮爲尼不果其父畢世國繫帶畢氏及兩
妹逃入蜀復嫁鄧友文爲妻春林控縣緝訪無蹤
時有監利女子舒氏隨伯父逃荒乞食伯氏餓死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六

中途女漂流至崇邑有里民劉以鄰年老無子收
爲義女贅壻王家信爲室初有奸徒趙龍瑞李耀
山挑女謀娶女正色叱拒遂唆使春林冒認舒氏
爲畢氏兩造控縣審斷舒氏誓死不從前任遣人
入川緝訪未回疑獄已數載矣余時承乏崇邑先
研審公庭兩造堅辨未決因閱洗冤錄中有夫婦
滴血之語隨令於大堂滌器盛水各刺指血王家
信與舒氏血珠入水卽合而宋春林與舒氏滴入
觸合卽分然春林猶強爭不已余乃微行密訪知
畢氏曾住中保尼寺數月乃密喚老尼應鍾至署

訴畢氏形貌甚悉出舒氏令認堅稱非是復潛拘
春林母楊氏問其媳貌若何與老尼所供脗合亦
出舒氏令認不識何人且吐唆使冒認根由乃喚
春林及趙李兩奸面質皆俯首無辭直供不諱遂
令王家信領舒氏歸疑獄數年一朝伸雪復遣役
往四川訪畢氏消息於成都府南郫縣緝回斷令
春林領去此案益復確信無疑余心乃得以快然
矣因離合甚奇爲作歌紀其事

寒烟亂樹嘒姑惡逐婦春鳩巢寂寞畫梁燕子正雙栖
無端飛入簾櫳啄有女空山嫁練裙負薪供爨日辛勤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七

補屋牽蘿春聽雨灌園種菜夜愁雲愁顏憔悴姑嫜恚
輕薄誰憐夫壻棄尼菴祝髮不容畱冷竈蓬頭偏辱詈
攜家燒棧走蠶叢弱女分飛巧出籠盡室潛逃黃口妹
擔囊遠逐白頭翁秋月春花昏復曉琴堂歸鳳雲山杳
琵琶抱去月邊船翡翠哺成花裏鳥蜀道流離竟不還
山鄉訴牒語懸蠻赤水無從探象罔春山何處訪烟鬟
是時別有他州女離鄉丐食衣藍褸伯父提攜殍路旁
娟娟雛鳳誰爲主漂泊愁雲落葉村關河泣盡子規魂
龍鐘老叟憐童稚豢養頻依義父恩挽髻蓬門年歲久
西鄰贅壻歡羊酒鬢插山花聘綺綦厨燒榭葉供箕箒

那知閭里有登徒目送眉挑過酒壚花影東牆窺宋玉
桑陰南陌拒羅敷一旦奸謀羣小起風波慘淡藍橋水
商量短蜮射飛沙勾引狂蜂爭落蕊失妻鰥客正無聊
嘯聚羣狐篝火招妄指釵頭拋白燕思將劍客盜紅綃
廢廖強奪他人婦雀角鼠牙紛戶牖忍將碧玉葬蛟涎
肯使明珠歸虎口破鏡菱花控舊因公庭白晝眯埃塵
蜃樓一任成虛幻鹿夢何由辨假真撈掠沾衣頻拭淚
焚香空向神明誓靡蕪錯誤夕陽迷芍藥摧殘春露墜
可憐寥落竈烟空故宅難歸痛路窮抱憤市人爭贈米
含悲疾首亂飛蓬破廟無人清夜宿松雲暗處呼天哭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八

化石終年伴怨魂覆盆幾載沉冤獄大府明懸照膽臺
澄清吏治肅風雷彈琴日送鴻聲去捧檄雲從馬首開
自笑煙霞才本拙忘餐疑案愁難決幕中賓佐盡賢明
勸我琴堂親滴血碧甌清水滌微鹽濡縷神針試指尖
伉儷已諧雙暈合胭脂初浸半痕粘花落訟庭人似堵
奸民利口如簧鼓猶思入月捉蟾蜍未許開籠放鸚鵡
一鞭風雪訪茅菴膏沐曾經傍佛龕蹤跡老尼還熟識
形容怨婦已都諳歸來試取雙鬟認面目全非呼不應
張燈更喚阿婆看直吐真情相印証獄吏趨持杻械來
奸人相顧色如灰深知此日離鴻網使向當年悔鳩媒

紅輪湧出消陰晦裙布當堦泥首拜風吹羅刹忽團圞
霧散蚩尤交慶快鏡裏清光惜未圓芒鞋遣役入西川
玉壘初聞征雁過銀塘已獲野鴛旋兩家眷屬重完聚
別後羞容無可訴提甕應甘破屋貧寒裳自恨迷途悞
從來 聖化重綱常荼薺同心苦可嘗挽鹿重歸紅雨
路驅雞聞入白雲鄉作歌願使愚頑警女織男耕閨閣
整曲巷柴門少吠厖春郊綠滿桑麻影

題離湖讀騷圖

潘學植

青菰白粲弔楚水黃鐘絕響詞客死巫陽筮魂魂不歸
讀到懷沙呼欲起淒風苦雨離湖濱謠詠紛騰悲彼美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九

君門萬里不可求靈修齋怒椒蘭喜畱夷茵桂亡其曹
下擷澧蘭采沅芷洞庭葉落猿啾啾含睇窈窕戲山鬼
楚巫連蜷雲中君桂枻霓裳紛戾止五音繁會君不聞
死從彭咸臣何悔妙手傳神阿堵中酸風發發生十指
夜半精靈能感通駟蚪神鷲降水沚

壺天閣觀元資福寺鐘

相傳明季大水自西江浮來

郭 譜

天吳赫怒移海水駭浪倒卷五千里荒江華鐘鱗之而
化作蛟龍蹴浪起電激雷猶猝難伏八九雲夢飽饞腹
磨牙一怒鼉鼉奔戰血元黃滿巖谷百年傲性差能馴
瓊宮日與鼃螾親赤帶不赤翠鱗盡依然面目全其真

搜奇我來披荆棘幾度摩挲等銅狄歛忽長愁霹靂飛
尋常未許鯨魚擊鴻文寶字畱皇元風雨辟易不敢蝕
乃知靈物自神奇搗訶不假鬼神力東方道士今難逢
俗眼誰識鐘非鐘安得嶄然現頭角亟掣金蛇驅雨工

臙脂湖曲

潘學植

湖在縣北七十里相傳僞漢陳友諒以此湖漁
稅供後宮脂粉載縣志

臙脂湖水深半篙十里五里聚魚舠湖名肇錫五百載
回首僞漢冰山消僞漢亦是漁家子元季搶攘投竿起
紫蓋黃旗僭帝王明眸皓齒充牀第可憐珠翠輦相將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

煙波仍稅到漁航朝見金錢輸葑屋暮收脂粉歸蘭房
蘭房美人承恩遇空場舞席徹昏曙傅粉應教玉貌羞
施朱恐惹桃腮妬武昌宮殿暮棲鴉無復湖稅供鉛華
年年湖上春風好歲歲湖頭秋月斜春風秋月行處有
宮女如花今在否空傳月下調歌喉不見風前舞垂手
打槳推篷春復秋鳧汀鷺渚不勝愁祇今惟有桃花漲
猶似當年脂水流

土洲懷古

邑北五代梁震處

龔紹仁

吾邑沮洳環洞庭六朝始見今邑名蕭警偏隅曾置郡
地無人傑安能靈嗟我祇隨草木朽歸養苦饑復奔走

昨者璿臺仙觀過勝迹欣逢土洲口層城縹緲凌碧空
碑承鼉屨琳郎宮大書荆南處士梁公退居於其中何
年舍宅以奉道公之隱見出沒亦猶龍廣明妖讖生羣
凶岷峨遙望悲途窮自稱唐時前進士同時亮節羅江
東孤城本軼塵埃外豈容相混高無賴昔聞邑有離騷
湖又有伍里鄰申胥荒煙蔓草風景殊疑信空傳粉與
榆孰若遺構巋然殿存魯寒陵况共片石語誅茅宋玉
定如許此與鹿門足千古韋杜徒誇天尺五我來但見
秋澂皓月照公宇香送幽蘭滿公戶杯酒澆公荊州土
匹練橫飛劍起舞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一

裴景宣公遺笏歌

游克欽

景宣公有遺笏世爲家藏傳之杏舫甲寅歲賊
掠其家財並笏刼去賊平後杏舫求笏甚切有
漁人得之深淵中鑲金剝盡但存笏質欽感而
賦之

公昔探花瓊林苑五雲秀色依龍裘冰玉壺中風骨清
文章日下聲名遠一時叅從半英賢搢笏登朝自儼然
壯志惟推劉侍講丹心豈畏左回天纖兒虐燄薰當道
疾風幾欲凋勁草目中久不見裴生何異眞宗思寇老
王明井渫抱孤衷咫尺冰山轉眼空適見熾烽橫塞北

仍將黍雨沛山東，竭來中官作鎮首。幕府經營累掣肘，
獬豸方共狐兔爭。白璧已遭青蠅垢，白璧天然本無瑕。
青蠅何事費讒口，當時措笏侍金鑾。數百年來笏未刊，
寶氣不憂逢劫火。英靈那許沒深湍，君不見段司農擲
笏擊破朱泚額。又不見孔推官奮笏獨斬妖蛇迹，公之
前後困兩璫，心如虺毒恣狻狷。此笏雖未擊，姦宄至今
凜凜含風霜。芳名豈在爭勲閥，勁節千秋猶鬱勃。但將
遺器比甘棠，須遣魏暮廷獻鄭公笏。

五言律詩

舊縣

唐 戎 昱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二

故國遺墟在，登臨想舊遊。一朝人事變，千載水空流。夢
渚鴻聲晚，荊州樹色秋。片雲凝不散，遙想望鄉愁。

章華臺

唐 韋 莊

清瑟怨遙夜，繞絃風雨哀。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芳
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鄉書不可寄，秋鴈又南回。

三閭廟

唐 崔 塗

讒勝禍難防，沉魂信可傷。本圖安楚國，不是怨懷王。廟
古碑無字，洲晴蕙有香。獨醒人尙少，誰與奠椒漿。

江口發舟

明 李純樸

江水正茫茫，乘風下武昌。魚龍遊樹杪，星斗夾舟航。訪

古探雲夢登高問岳陽不因遷謫至何事遍湖湘

羅漢寺

明 宋登春

石壇蓮宇淨江郭帶春霞濯濯初晴柳紛紛隱暮鴉香
風生蕙草珠露滴松花待爾功成後同浮碧海槎

皇功寺

明 張意

一飯禪家果兩年荆國情松風叅梵韻梧雨落秋聲斗
酒沽村釀燈花卜早晴寺鐘纔報罷又起理裝行

晚登保和樓

劉懋彝

清曠離煙樹浩然得我情稻香隨浦去河影倚闌生岫
色偏當榻秋光未入城幾家禪欲老一抹淡煙橫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三

金雞古渡

劉懋時

古渡尙遺風人情樸且忠一竿隨小艇二水繞長虹力
稼常知足藏書不厭窮青燈農圃外至味在胷中

雨淋水泛彌望皆成巨浸悵然有賦劉在甲

霏霏雨不絕江漲更侵陂土濕增波易禾傷起穗遲蕨
薇聊助老饘粥暫支饑未測蒼穹意將無念子遺

祇樹菴卽事

程藻

一燈傳自靜薄宦苦何煩水濶奢星月鐘清老夢魂攤
書聞梵唄撥火向清樽親舍應憐遠扶筇尙倚門

吳家剝七夕懷古

立秋之三日

程藻

不覺三秋日偏逢七夕閒人當寒暑外秋在性情間水
氣雲連響花痕月伴彎只愁風浪惡莫道渡河艱

其二

好秋容盡望此夜澹羣思樹色窺人淺江聲得漏遲孤
懷星已共寒棹水無知去舸輕如葉流黃在織絲

釋中菴過訪水西山房

程之洛

偶爾經遊處同天莫問西知君皆棒喝媿我只筌蹠野
外行雲靜林端宿鳥低再來池水濶指點出蓮泥

白螺山遊三官殿登玉皇閣

程之洛

一山臨濶野層閣俯長欄靜攬桑麻澤閒憑波浪安爲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四

遊秋思肅因坐午風寒天宇常聞勝披襟興未闌

圓通寺

程之洛

曲徑依深竹行來梵宇微一花忽在眼偶見老僧歸鳥
外遊踪少雲邊樵路稀道心將入定趁此得忘機

尊經閣落成讌集卽事

聶士貞

直有干霄氣登臨萬象開道虛無定體心曠得崇臺秋
盡天將遠杯深月欲來縱觀今古事軒舉對鄒枚

伍大夫廟

蔡文洽

踏遍吹簫路重尋伍相祠黃金誰鑄像碧蘚自侵碑淚
盡鞭尸日魂傷抉目時空聞小海唱千載有餘悲

遊銀杏寺

明撫治鄖陽察院 白秉貞

銀杏何年寺秋宵自叩禪僧猶安淨土我反走塵緣大
夢郵亭路多愁離恨天生涯那可問迴首亦茫然

雪夜宿三元殿

楊自欽

薄暮春寒急停橈款竹扉菴深無俗韻僧古得天機劇
語爐相伴傾樽雪暗飛三更歡未歇曇影正依微

郊外

時水災後

楊自欽

不職安居樂郊遊更可憐農愁分種日犢病負犁天囊
盡金誰貸春深磬尙懸微聞野老泣逋賦未全蠲

贈邑侯唐子方同年

初經大水

蔡以倬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五

野濶饑鴻滿途長老驥知顛天惟有淚入夜尙吟詩黑
浪身爲障青山口是碑殷勤語父老瘡痍不多時

訪章華臺故址

程藻

尙有離湖在荒墟幾度哀細腰原化土碧草不登臺氣
逐三休盡悲從午夜來屈騷堪日讀時見楚雲迴

重九夜與諸同人兄弟會飲於廣福禪院詩

有序

胡象鴻

欹枕閒庭方成獨趣傾樽梓澤未許同心旣已行
鮮二難其如節當九日冒雨尋菊駱海丞之勝遊
蓬首登高孟叅軍之軼事彼成往蹟韻且流芳我

思古人慨當以慷悵芙蓉兮露冷淡烟曲水之湄
挹茱萸而香清寒花瘦石之苑旣興懷其反側屢
欲往而踟躕適來同人并偕衲子談醉鄉而無遠
屬高興之未央已攜溪魚再擷園韭月含離離花
影光浮金谷之觴竹度瑟瑟清風韻叶藍田之句
畱歡賞於一夕破寥廓之三秋問夜如何無負明
星之爛言情未已冀貽簡牘之芳爰賦始終并誌
懷抱時同遊者李文友二白龔芙依弟一洲幼清
震安僧藏石祥六

登高不自適閉戶獨成眠小酌歡遙夜飛觴醉暮烟香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六

清茶破酒光冷月侵筵長齋蘇晉在是處幾逃禪
啣杯何戀戀意與酒情舒自適聊行爨分歡共擷蔬畱
閒家計外存拙韋編餘吾道復何有諸君應起予

與諸同人夜泛新興垞洪湖

胡象鴻

偶得閒中語蘧然作此遊浦虛初受月風定欲眠鷗避
藻頻移櫂逢荷漸駐舟遲回來去路溪口更尋幽

宿北州寺建翁讀書處

胡象鴻

晚寺秋烟合荒堦草樹閒疎燈明講席新月墮禪關愛
景連經宿啣杯數解顏平生棲佛地依戀是雲山

七言律詩

薩德彌實宅

元程鉅夫

江南御史彈琴處插竹爲援竹自成不見稚叢緣節上
渾疑鄰筍過墻生清陰已比甘棠愛直氣先占衣繡榮
迴首荆臺舊亭下高枝應有鳳凰鳴

白螺山

明何彥

螺山兀兀瞰江流涉盡炎途又泛舟野鳥撩人迎去馬
老農遮道問歸牛薰風漸長池蓮靜時雨新添隴稻收
惠愛豈能沾赤子幾年蹤跡漫淹畱

過新冲

明裴綸

籬外寒川映夕暉清幽眞與世相違中田牧唱驅牛入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七

遠浦漁歌罷釣歸石磴雲開山露翠楓林霜重葉含緋
交遊未識誰猶在此夜能來賞月輝

上新冲

明裴綸

經年不出遠樊籠陡見江山興莫窮醉裏看雲過塔市
吟邊催櫂上新冲家家茆屋晴川外箇箇漁舟夕照中
因訪舊時黎太學兒孫流落半成翁

過車鼓湖

明裴綸

河目平湖漾綠漪清陰四面拂朝暉雲封浦樹人家遠
河繞荒村客櫂稀蒲葦水寒侵布被兼葭霜重冷琴衣
偶逢小艇溪邊過滿載魚鰕盪漿歸

夏日過保和宮

李純樸

江城無訟且徐徐，忽過琳宮候使車。
五斗折腰羞五柳，三杯到手笑三閭。
滿前綠野同民樂，一點浮雲任太虛。
但願嘉賓常在坐，何妨宦海計全疎。

白洋

明 蕭仕賢

高蘆迷望渺無津，井竈千家已陸沉。
車馬路逢狐覓穴，稅糧田在樹成林。
海桑更變還經眼，雲漢昭回只痛心。
此日荆襄仍亢旱，望施涓滴是甘霖。

次前韻

明 張意

夏來苦旱秋仍潦，魚鱉吾民地欲沉。
雲樹望中連故國，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八

蒹葭湖畔接平林，災荒且拙催科政。
凋瘵須勞撫字心，聞道中丞頻上疏。
定知寬詔下爲霖。

上清觀

明 童承敘

雲房窈窕例仙官，風佩珊珊碧玉冠。
白鶴蒼松珠殿曉，紫簫玉篴繡窻寒。
坎離漫煮爐中藥，龍虎常馴竈裏丹。
我亦玉皇香案客，青霄萬里一時還。

福田寺

明 韋商臣

道傍古寺無人到，爲愛園林獨少畱。
三尺黃楊含宿靄，數莖白菊待新秋。
未須借榻參禪語，且得烹茶散客愁。
却憶故園山寺裏，松篁四月寫清幽。

萊城念母詩

明謝璉

城頭日日望白雲望斷江南日漸曛漢代多賢皆許國
小人有母獨臨軍懸知對使王陵意敢上陳情李密文
淚比海潮乾未得薰天蛇豕尙千羣

其二

八十二春春在天堪傷牛馬滯軍前頻年寄語休相念
此日重圍應也憐海上仙山風可御波間橫島血還鮮
狼星落盡歸明主將母何如望酒泉

初入容城

藺完瑋

荒疆一帶浦煙迷殘堞橫雲拂樹低北顧遙傾萬里舄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九

東封何事一丸泥當年市井今重闢舊日魚腥復滿溪
幾度城頭頻悵望角聲吹徹戍樓西

璿臺湧月

郭徽祚

落照波心映古臺驪珠捧出尙徘徊昔年幽賞何人到
此夜清光有月來荒榭久隨燐火散漁燈漸逐暮鐘開
但將顯晦憑時物雙遣嬋娟對玉杯

泮宮翠柏

郭徽祚

童童蒼靄望如車森列宮牆數仞餘霜雪不凋君子樹
山川獨秀聖人居松株似恨邀秦爵杵幹才堪附禹書
最好門前桃李色莫教落葉到階除

紀災

劉懋燹

一石新江五斗沙更無菰米與菱花
誅求可免生猶幸賑復雖行日已賒
屍舞浪頭騎腐犢烏棲樹杪捕鳴蛙
陽侯如肯圖王會鳩鵠應添億萬家

庚辰春過玉沙訪劉廣乘庚寅夏再至晤監司□

曠菴邑宰藺瑾玉時大浸稽天感賦嚴首昇

華容人

一江衣帶路非遐十載重看兩玉沙
宅第灰餘人伐荻園田漲滿客浮槎
日中罟釣全無事薄暮鷗鳧似有家
吏自欲仙郊是島溯游身已在蒼葭

奕仙橋別業繁陰

聶開基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

賭墅誅茅搆水東環溪綠柳淡烟籠
繁陰不漏天邊月冷意偏搖竹外風
小鳥啣花翻激浦方塘帶影入林叢
閒瞻碧落浮雲度迢遞長空駕彩虹

舟過白螺蟻

李世恪 江陵舉人

舟過磯頭問野村萬山青靄恰當門
地連夏口東流急水滙巴陵北勢尊
外府栝杉開榷例人家蚌蛤送朝昏
荒郊纔聽遺民語兵後含辛未忍論

伍員

學使 鮑桂星

白馬江頭氣不平秋風怒捲夜濤聲
一身臣子兼忠孝兩國興亡繫死生
抉目吳門終有恨鞭尸楚墓太無情

三閭祠裏何人像等是鴟夷各姓名

申包胥

鮑桂星

蛾行雀轉到秦庭七日悲號不忍聽勉矣適吳成友孝
壯哉興楚賴君靈無衣賦罷戎車出裂蹠歸來國步甯
爲問執珪逃賞後幾人含媿在泉扃

子胥廟

胡象鴻

報仇原不是功名何故依依殞此生無淚可堪秦殿泣
有舟難借五湖行吳江淒雨君臣恨楚國蒼烟父子情
終古羈魂歸不得兩鄉春夢可誰明

謁伍相祠

王攄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一

蕭條古堞樹棲烏載拜祠門落日孤報父有心終覆楚
殺身無計可存吳英雄忠孝畱天壤山水蒼涼失霸圖
回首荒臺麋鹿地屬鏤遺恨滿姑蘇

從監利至荊州道中作

查慎行 初白

餘恨空傳割據還青天了了隔江山人來小雨初晴後
秋在垂楊未老間望遠易成千里隔時危敢愛一身閒
荊州亦是從軍地怪得參軍語帶蠻

伍公祠懷古

游學祺

一線銀濤湧碧空千年故里泣英雄孤臣已抱東門憤
盟主猶爭北伐功落日蘆花飛楚澤秋風荊棘滿吳宮

章華南望姑蘇路惟有長江憾不窮

吳王廟有感

楊傳珙

赤壁雄風仗虎臣紫髯王氣應時新武昌魚美難畱蹕
西蜀龍驤已結鄰昔日英謀分鼎峙祇今遺像奉江濱
往來估客羞蘋藻何似鍾山拜蔣神

登獅子山有感

龔縑緗

巉巖勢聳碧雲霄江上雄風撼夕潮南紀雲開衡嶽近
東陵波蹙海門遙兵戈擾攘愁奔馬身世蒼茫感敝貂
翹首湘靈何處是千秋長憾水迢迢

登壺天閣

潘學植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二

落日層樓望眼遙黯然秋色客魂消怪雲穿戶語鼯嘯
亂木撐空鶴鶴驕江漢安流思禹蹟唐有壺天禹蹟懸額尉遲敬德題

龍蛇古篆認唐朝登臨無限滄桑感半付詩囊半酒瓢

白螺湖晚眺

萬長源

一湖煙景晚來收散步蘆磯最上頭客舫泊時帆葉捲
漁燈明處浪花浮地無名勝秋原淡人愛圓通水亦流
無限深情林外寺疏鐘幾點不驚鷗

隄頭再宿僧舍

程藻

長堤立馬不嫌貧幾度重過未浹旬迴雁聲悽連夜月
遠峯青瘦隔江人常隨鐘磬陪禪悅忽對漁簑愧隱淪

曉角莫催眠正熟春來誰許是閒身

泛舟馬伏波廟

胡象鴻

輕颺吹浪散平川古廟閒尋盪小船樹色曉縈香剝影
山光晴轉翠屏煙應知西蜀英豪去已識南陽歷數綿
獨怪桐江風月叟只畱清節釣臺邊

秋夜資菴堤上閒步

胡象鴻

清江依岸柳婆娑微拂涼風暑漸和嵐氣遙含秋影重
水光靜斂月華多漁舟細火緣蘆葦野廟疎燈照薜蘿
當夜百蟲聲滿路未妨幽伴幾經過

雲皋亭閒坐

胡象鴻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三

茅屋三椽竹數竿一峯山色坐中看全消機智禽魚靜
久耐清貧婦子安哭向窮途憑阮籍歌來長缺任馮驩
欣當寥廓乾坤內容作雲間野鶴盤

羅明府以別玉沙詩見寄聊同諸友屬和以當送

別之句

胡象鴻

廉范當初似可尋更於何處注甘霖一泓寒月荆江水
百里清風單父琴去住總關他日念別離眞見古人心
七年野老多揮涕涑水東山想望深

戴拙菴先生蔬圃詩次韻

胡象鴻

園亭結構迴超常分出壺天別一疆舊日圖書新正字

少年風月老平章盤中味覺疏根美花下吟餘墨瀋香
欲繪其間眞景趣米家醉筆太顛狂

聞馬柏坪大令出塞感賦

蔡以倬

初聞姓字入彈章有詔微臣調朔方自是聖朝寬執法
從來名士半投荒天垂落日臨關紫風捲驚沙入塞黃
知爾夙耽懷古癖好尋殘碣到燉煌

路出鴻溝十八盤迢迢黑水送潺湲輪臺雪擁千旗暗
大漠天圍一劍寒離別消魂吹笛苦英雄落魄荷戈難
天涯望爾平安信白鴈聲中泪不乾

敢道 清時有棄才沙場眞見幾人回怨深楊柳春風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四

斷吹落梅花曉角哀立馬高臨星宿海射鵬遙過赫連
臺可憐一片關山月流照還從故國來

看徧祁連十萬山征人遠上白雲間夢尋骨肉歸汾水
生捧頭顱出玉關萬里孤臣悲貫索重幃雙淚望刀環
君恩不作風霜苦會看金雞放赦還

江上訪王子壽比部

孫鼎臣

大湖南北阻烽煙亂後相逢豈偶然高卧未忘天下事
悲歌深望中興年鏖兵江漢新恢復分闔旌旄尙接聯
後會幾時難預計暮帆惆悵一樽前

陟螺阜望江水猶壯

王柏心

岷江秋納洞庭雄黔粵巴巫眾壑通一氣混茫塵壤外
萬山浮動晚波中村氓市小恆爭米處士荒廬但掩蓬
目擊滔滔思砥柱幾人無媿障川功

登山望秋漲

王柏心

西來江出下牢關貫絡東南天地間自古靈長功潤下
無端悍疾怒漂山沃洲猶恐淪將沒息壤直疑盜未還
秋老蛟龍仍跋浪橫流誰起濟時艱

五日懷古

胡象鴻

晴日炎蒸白晝長楚天平眺正蒼茫忠魂自結悲三戶
浩氣孤行演八荒煙草澧沅迷故國鶯花雲夢入殘陽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五

五絲處處競新縷却憶芰荷薜荔裝

其二

菖蒲泛綠酒堪攜柳下清吟鶯自曉楚國山川晴塞外
襄王臺榭夕陽西悲憂未覺靈均遠詞賦誰教宋玉齊
黯黯江雲勞悵望遙天芳草正淒迷

濯纓臺懷古

潘有鯤

薄暮寒郊野色蒼荒臺百尺枕滄浪鴉曉古木西風急
鴈下平皋落日涼漁父煙波誰和曲詞人香草漫尋芳
濯纓猶指平湖水楚些招魂此故鄉

大雪偕潘子尙登壺天閣

王柏心

憑臨傑閣雪中開何處茫茫是楚臺地盡江懸高樹出
雲橫天擁大荒來巴邱寒影遙相倚夢澤雄風莽自迴
莫怪飛揚多壯思和歌難得郢中才

章華臺懷古

朱玉峰

忘却荆山僻處時章華高築騁雄奇三休已侈多含怨
大屈仍還肯受欺長鬣添來新面目亡人脫去舊藩籬
民罷財盡非良策何不畱心伍舉辭

三閭祠

朱玉峰

巍然祠宇奉三閭日月爭光信不虛分屬宗支情悱惻
心縈國事意躊躇美人未得賢良助香草終憐採摘疎
才跨千秋推賦祖騷壇俎豆更誰如

登壺天閣

朱孝陔

巍巍傑閣占城隈最快登臨萬象該舟自夔巫隨水下
鳥從衡嶽度山來殘碑隱約畱唐篆夢澤蜿蜒接楚臺
東望烽煙猶未靖匡時事業仗奇才

泛離湖同嚴確齋兄公蕃

劉懋燾

輕帆十幅漾清泠草色遙看往往青蘆港雨風來釣舸
石橋煙火半旗亭岑家發棹偏搖遠屈子鋪糟似厭醒
不是少年游俠意怕將春事太伶仃

五言絕句

荆臺觀

唐 羅隱

道院迎仙客書堂隱相儒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
過玉沙三閭祠

唐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紫薇寺

宋 王十朋

高柳何人舍孤燈此夜舟遙從白帝去少爲紫薇畱

福田寺

宋 王十朋

魏闕回頭遠蓬門去路長萬年天子壽一瓣福田香

福田寺

次王梅
溪韻

藺完瑋

湘水層波遠先賢遺韻長憑欄無限思敲句撥爐香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七

冒雪循堤

藺完瑋

茅簷風雪夜塵土馬牛人假寐難成夢獨憐荷蕢民

七言絕句

章華臺

唐 胡曾

茫茫衰草沒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塵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入野人家

黃歇堤弔古

唐 胡曾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弔幽魂三千賓客總珠履
欲使何人殺李園

荆臺

唐 梁震

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焉能挽我哉黃犢依然花竹外
清風萬古凜荆臺

王家市

朱 三十朋

舟行湖北路千里家在浙東天一涯宿處問名同住處
梅花不見見蘆花

魯洑口

元 孔思明

吳蜀分爭事易休長河依舊碧波流因尋子敬行營處
蘆荻蕭蕭月滿洲

鐵牛寺

元 孔思明

破幽觸怪護江堤頭角崢嶸近水犀神物不存靈跡散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八

古潭煙浪冷淒淒

九日鷄鳴渡度高

明 劉良窠

秋郊日出見微霜薄醉乘風上野崗贏得頭顱堆白雪
浮名何用說龔黃

土洲

明 楊述筠

勝地由來好卜居恥從帥府領除書胷中爲有經綸策
鎮日門停長者車

獻珠臺

李純樸

楚澤夜珠曾照乘至今遺跡在江鄉我亦有珠惟自獻
靈臺一點徹三光

濯纓臺

明 崔 桐 學政

監利千山風雨多濯纓臺下漲寒波停舟細問靈均迹
更有清流是汨羅

梁震土洲

甲申
避地

明 劉在京

司空避老山中谷梁震遺榮漢上洲予亦白衣蘆荻裏
捕魚沽酒弔新秋

章華曉霽

藺完瑋

新風初度柳含香臺畔雲深樹幾行道是千年雄霸氣
何如市駿說昭王

璿臺湧月

藺完瑋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九

化邱如玦水潺湲天井龍潭次第環野濶林空幽自賞
一輪清徹五雲間

泊離湖

劉懋燮

百里湖光日日波全家一艇是行窩鰕魚菱長初過雨
受用元眞笠與簑

又

乞得主人湖一曲黃庭尊酒願無違來年擬學蘧君子
未必而今事盡非

臙脂河口占

王垂泰

鄱陽一戰沔陽休面縛兒曹出鄂州惟臙脂河畔水

漁歌月夜唱高秋

獅山

孔思明

獅子山頭玉井寒
軒皇曾此煉金丹
一泓聖澤春溶碧
不似洿池水易乾

章臺曉霽

李岱毓

新鶯乍轉曙初開
槎得鵝黃撲翠來
舊國高邱何處是
雙柑斗酒坐莓苔

錦水晴瀾

夏起載

江別爲沱夏首西
葢紅飛片燕啣泥
輕航一葦垂春漲
古木蒼藤罨畫溪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

軒井流霞

謝邁

鼎烹玉液到今遙
王氣葱蘢破寂寥
記得乳泉甘似酒
銀鬢修綆試雲瓢

璿臺湧月

龔榮遇

野曠天空廓四維
憑高攬勝夜何其
娟娟坐映壺冰裏
直把青螺作酒卮

鶴澤觀漁

吳鯤

蘋蓼花繁一葉飄
菱歌聲外集輕舠
新炊嫩煮銀絲鱸
淺酌徐吟月見招

離湖讀騷

劉懋燮

水天一色靜無波幾曲澄潭護薜蘿漢殿秦樓今在否
騷壇特室與君多

類宮翠柏

劉懋夏

突兀歸存魯殿餘清鏞寶瑟護圖書侵寒不改千秋色
肅穆如將挹邃初

南郭古梅

夏錫金

一株倘自武陵移傲雪凌霜根半欹鐵笛幾番催未落
岸然紫府換丹姿

洪湖款乃歌

胡象鴻

生來衣食本樵漁幾簇孤蓬逐水居兒唱湖歌女弄楫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一

藕花深處捕王雉

新收菰米佐鮮鱗婦采芰菱并采蓴頭白老翁閒醉飽
不知官吏是何人

朝暮渾家綠水前老翁閒住仍閒眠兒孫生長溪湖上
不出湖濱數十年

婚媾曾不出湖頭來往因閒一棹舟爲客打魚多換酒
兒孫圍繞一傾甌

幾人收網得魚肥月上蘆花露滿衣湖市賣魚還買米
餘錢沽酒並船歸

一灣烟火一湖村小艇家家繫在門老父歸來無倦色

猶將結網教童孫

荇藻灣頭鄰女過輕橈緩楫漾煙波擡頭競問漁郎好
今日打魚誰更多

尋取雞頭港汊迷徘徊歸去晚炊遲呼見哺食無尋處
却在灣前理釣絲

雨中漫興兼懷古

王垂泰

乾隆甲午舉人

爲訪古人特地來兩隄紅葉彩雲堆天容有意困豪士
銀竹絲絲掃不開

歸程十里隔無多其奈風風雨雨何暫向故人覓綠蟻

高吟滿酌臙脂河

臙脂河黃棚口俱元末陳友諒駐劄處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二

臙脂河上砌層臺昔日黃棚安在哉但使鄱陽功一就
漢朝不作僞朝猜

鄱陽一戰沔陽休王氣金陵日月收名著風流蹟已古
重重煙樹鎖荒邱

五言排律

大水感事三十二韻

潘學植

西望來豔瀨東去指蓬瀛直落三千丈如驅十萬兵雄
風助澎湃怪石搏噌吰虛憶龍門鑿那同瓠子平賽神
刑白馬征役集銅鉦畚鍤村村荷囊沙處處盛射潮思
壯士累卵怖重城幽渺乾坤意倉皇父老情存亡一線

繫桑海片時爭正懼尾閭洩旋嗟欹器傾高原淪巨浸
甲第失雕甍魚腹人偕葬鴻毛命共輕攀舟升大阜擁
樹乞餘生浪定心猶怯龍吟夢亦驚鳥邊度危榻足下
鬪奔鯨妻子翻爲累江湖詎可耕析骸朝入爨拾椽晚
分糞水國瘡痍甚凶年天札并何時投樂土載道有流
氓踽踽無家別嗷嗷盡室行長空飛凍雀曠野散饑蟲
客久冰霜悴途窮面目更壺瓢伴孤影關塞滯前程幾
輩填溝壑翳誰識姓名遊魂羈異域新鬼哭荒塋寂寞
青蠅弔悲涼杜宇鳴壞雲沈黯淡瘦月照淒清杳渺天
難問痾瘵繪不成膏流堯舜陞災澹呬吁聲頻發太倉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三

粟仍寬蔀屋征歡呼讀丹詔感泣飽香秬寸草春暉內
焉能答 聖明

臙脂湖同諸子泛月

限民字

劉懋燹

愛秋兼愛夜還各愛閒身浩白猶今夕滄浪負古人草
菴談老子高寄託濠濱月可青蓮問奇攜泮水賓辨無
妨杓鑿交旣選清真三舫貧難製五君氣自親煙波鷗
夢穩村舍樹煙勻荷避浸溪處撓舒乍灌辰醉醒江上
意屠釣聖時民影亂蘆花岸腥過罟客津噉喁波起伏
雕琢藻浮淪練練寒川性星星野露仁知名洲暫泊領
要景彌新太始空明色函幽杳渺神遇風迴謝棹砰宕

故逡巡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四

縣志序

裴 綸

縣志職一縣之事物也監利故大縣屬荊州在荆江之北舊有志不存所存亦其一二之槩余自翰林得告南還侍親山林日長方思無所用心而學諭楊君宗道每過以志爲言且曰昔李公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爲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後世多其賢子雖不自擬於吉甫比以史官歸恩命亦渥矣况志類史足以昭勸戒爲之也宜惟禹貢一篇乃圖志之本是後立言君子有寰宇記有輿地記勝有九域志諸書固云惟備然世代因革而人力舟車所至又有及與不及凡山川之阻修物產之豐約人材之晦顯風俗之醇漓貢賦之多寡戶口之登耗未能或悉此郡縣志所由作與綸嘗與修天下郡志有司舉所進荊州一志見示而獨此錯謬尤甚徒增惋嘆而已是宜典風教者以爲言也乃掎摭經傳爬羅剔抉以成其書雖不能紹吉甫制作之宏而於一邑之事物千載之文獻庶幾有少補云

重修 文廟序

曾九壽

天子祖宗廟制不出京城而 文廟及學自王畿至都邑皆是也凡爲士者曷亦思古今帝王遍建廟學之意何爲哉蓋使諸生時釋奠其中瞻像思敬誦先聖之遺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五

言而因以講求君臣父子之倫下而及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精造於格致誠正之學遠而及天下國家之大以陶諸身以淑諸人非虛加其文已也古造士之法莫盛於周自國學外州黨里塾綱舉目張師儒道尊黜陟法嚴故其時士皆知學後世儒者不深維先王之道父之所以詔子師之所以詔弟者唯括帖是務而士自就傅以來一切取前人唾餘射其影響之習以鈎取一時之利苟能執筆爲文詞順機熟便曉曉然傲長者而誇世俗遂以爲道如是而止而小學之節次勿問也人道之大倫勿講也其有言格致誠正者羣笑之爲迂其於家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六

國天下可知矣故師儒非不設科名非不巍而知學者益鮮吾邑 文廟舊制甚都而歲久傾圮邑侯 郭君以名進士來令吾邑下車謁廟顧瞻殿宇慨然興嘆顧歲荒人勞弗能集事越三年政治大洽乃進父老子弟而謀之捐俸若干令士紳各稱其力助金若干委學博袁君劉君暨華君總其事擇庠中老成德望爲時所推重者董其役令丞俞君尉李君糾其怠撤舊殿而一新之爲堂三楹簷二霤高三丈有奇衡三丈縱倍之飾以丹雘繚以墻墉堂哉皇哉廟貌始尊次兩廡次戟門皆先後告竣是役也始於庚辰訖於壬午冬凡三年而後

告成侯於是率諸生入行釋菜禮鼓吹交作萬人競觀
蓋數百年來僅覲事也噫諸君知侯所以新廟之意乎
侯之意蓋不僅以俗學望吾邑也諸君退而自維果能
修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慎其容止乎篤君臣父子之倫
全其庸行乎究心於格致誠正之學以擴仁義禮智之
端推求於家國天下之本以立勲名事業之基乎凡此
者皆侯所以望人意也諸君其有意乎請自今以往毋
荒於嬉毋毀於隨毋戾於古毋急於今毋營營以自利
毋逐逐以求人毋躁動毋趨異毋傷於察而自取輕浮
之譏毋舍其本而徒求藝文之末同德比義而相師友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七

以講求聖賢之學以究身心性命之旨優而柔焉漬漸
而自得焉庶無負侯所以興學之意哉

重刊郭志序

代縣令史公作

龔學典

邑之有志與史並垂前人論之備矣而有傳有不傳者
何哉或煩而無當或約而可稽約者久而在人煩者暫
而遂泯也監邑之志作於前代者皆無可考 國朝順
治壬辰蒲城藺公志之康熙壬戌歙州程公志之至壬
午雁水郭公又志之自郭距今八十餘載藺志已不可
得程志僅存而殘闕過半惟郭志爲完書余不敏承乏
茲土公退之暇取而覽之條理井然卓有可觀然按之

史法尙有忌諱未明而且失之煩者因就原本稍加刪削使隸胥寫而刊之庶幾文約而傳廣亦述而不作之義也抑念藺之距程僅三十年程之距郭僅二十年今以其數計之殆三四倍其間陵谷之變遷川原之開塞賦役之重輕戶口之登耗官蹟之隆污人物之顯晦堪入紀載者宜多於曩時而宰斯邑者若日不暇給余亦自慚老病有志未逮管城一役不敢復言而徒鯁鯁焉爲驅蠹之舉甚哉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余竊滋愧也夫

監利縣志序

明李桃

懷野李公來莅吾邑甫及朞而政成踰月而志成小子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八

桃得披覽焉因歎曰天下事何莫非吾人事哉當其任以不事事爲高守簿書以苟旦夕而託之乎清靜似矣而不知壞而不修者謂之裕蠹夫易於蠹則望君子以振育於屯則望君子以經綸不特屯也蠹也君子宜有事也至於泰天下已安已治矣而猶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聖人欲吾人之各盡其道以贊造化以開治平者如此其詳也以今觀於李公於易有合焉往年萑苻不靖屢厓臺檄幸已禽薙殄厥種類此其過豈獨在民哉毋亦陵慢繼逸其所由來也漸矣公適承其後思有以易其污而爲維新之圖於是乎爲之箴誡以啟誨之爲

之招徠以安定之爲之彰瘡以勸懲之曰規制不先定吾懼其無以防民也則爲建城池以設其險新鬻序以廸其趨收惇獨以哀其窮辨土壤以正其賦均坊里以平其役修倉廩以備其荒置學田以贍其養旣已井井秩秩燦然具矣曰紀載失實吾懼其無以昭往鏡來也則又爲之志以識典章人物風土之宜焉於戲何其詳也茲非振育於蠱者歟非經綸於屯者歟非左右斯民於泰者歟蓋公沉毅宣明遠覽宏濟晰於時宜深於民故達於政體是以雖試之小邑亦自不可稍遏如此譬之太阿出匣迎刃而解由此而宰大政綽乎有餘裕矣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九

公嘗語桃曰吾誠無樂於多事顧適時之會不敢不盡吾心不敢不盡吾職吁爲政者皆能盡心盡職以適時之會天下豈有廢事哉公之志其言簡其事核其立例嚴而有紀桃序志而詳於政者志固政之所寄也因志而得公之政因時而得公之心則存乎其人

監利縣志序

藺完瑄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歲事風俗政治各爲一書紀美惡獻善敗備得失也易以象指書以類辨詩以諷諭禮以品節而義例一衷諸春秋邑雖小烏可無志志一邑者其又可苟也乎哉監利舊志創自正統年間載筆者

景宣裴太史綦詳以備至萬曆甲戌川東李公以御史遷令急圖續修意存徑約屬之鄉賢九中李公於裴志多所乙去閱一月而志成距今又七十餘年運會遷流世代更革遺編逸老厯厯如晨星螢燭余以己丑冬披藁入城修廢舉墜拮据歲餘幾有次第思一舉而振之新每睠懷而求厥舊乃志書缺焉無考悵惘久之比辛卯分較楚闡竣事歸謀諸舊資令潘君翰氏爰授以簡俾分編彙輯余從而論斷焉經三冬稿具又三月帙成先列治圖次十一志曰方輿曰營建曰秩祀曰田賦曰職官曰宦蹟曰選舉曰人物曰節烈曰方伎曰藝文共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

十二卷迨壬辰秋杪始副剗庶幾具體志乎今郡邑莫不有志然侈第夸目樸鮮愜心宗編年者但絜統紀倣書類者未悉條貫惟班史十志矩度詳整華陽國志絲理燦備如是可言志也矣志之紀載立論務探其本課事宜綜其實匪本匪實奚以徵信而傳諸可久是以或舉一而攝全或原觀而得省沿革去取期一無敢苟而後卽安余蓋兢兢慎諸夫此一國之書也其呈之內史獻之

當宁則固陳詩貢俗之遺意也南棠漢廣楚未始無風章臺顯諫卓乎正色立朝之度焉爰泊甲伍初相然諾

後畢克踐志節較然稜稜乎皎皎乎壁千仞而立孰可得而奪諸及讀離騷歌辨一篇三復不啻芟裳蘭佩芬鏘我側也是非邑舊也乎邑無陋矣至體國經野授田居民修舉其政治綢繆以禮樂毋亦惟是欣際開代維新之會嘉與斯人昭登覺路式穆淳風共遊蕩平正直中以庶幾於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云爾敢謂邑福小不以三代之治治之也哉

藝文二文

重修縣志原序

康熙二十一年

程藻

嘗讀史而知作者之難其人亦難其時也然而非難也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一

則固有其時有其人矣周官五史備極體要列國皆得與有其人其時已可概見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迨漢武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因丞相上之司馬譚父子世守其職撰史記故史遷之本紀世家表書列傳聿百三十篇亦綦具矣此其人復何如人此其時復何如時也後漢彪固續之扶風馬續及大家成之厥後東觀劉陶諸賢續之合稱三史晉初陳壽集三國而爲志不無偏頗風斯下矣嗟乎孰非其時孰非其人孰非如古史之不虛美不隱惡而直如董狐良如周任也哉蓋天下事不因其時則不舉不得其人則不成也吾監豈有志矣不

得謂非列國之史也若先代裴李之志旣不得而詳說之作一秦滅以前之書可耳卽以

國朝壬辰之志論藺蒲城野棲露處時也安望得人如子羽潘資中冥鴻海鶴人也安得至室如武城乃籌咨顧慮如彼罄折式廬如此兩相莫逆遂開一代之風氣彼南山之豹尙在霧中適郊之麟猶然未紱非無人也人以其時而難之也故志之爲言遂若七箸江鯁寡和郢曲耳至於今但可想望丰采而舉似則在依稀恍惚間若藻今日幸矣數十年之禮樂漬漸人文都美當其甫入境時殘孽震鄰風流消歇而彬郁之色自隱見於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二

赤羽白羽之中而未改度也滇黔旣馘

聖德含宏雖樂土重爲奠安而車書具在同軌同文卽令頻洊淪胥而心無陷溺故今之時視蒲城公則大有異况有程曾兩公服習古處蔚爲儒宗視資中公則一而二之不第得兼才而且得兼人矣未已也學博盧劉兩君復進多士博聞強記者凡二十四人各見所長眾紗畢集田間故老牧豎芻蕘悉如妄對之嗇夫迺若盜水銀者服金衣迎日一晃而無坎不盈是今之人與資中公又若有異故曰天下事非其時不克舉非其人不克成也所以可同者則有水乳之合其可議者亦不至

有天壤之殊要惟循其序而使之得安順其情而母令或踰必信必實則無美弗彰不濫不諛亦何惡可隱雖不及三史之遺以無憾於後世其所以備太史之採風亦惟是無怠若職斯已爾善乎張衡之正三史而稱建武之新載杜預之序春秋而尙史書之舊章凡以宗夫子述而不作之旨藻乃乘是時而快得人爰舉其事而成之曷敢有侈心焉且也志未成百度廢闕茲則學宮改觀尊經閣落成志中所載維新之象瞭然在目邑之大夫士庶靡不慶志之成而益慶與壬辰有大異焉者若夫護靈長於日新端有賴於後之君子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三

重修城垣序

曾九壽

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 郭侯令吾邑之七年盜息民安修墜舉廢乃程土物勤畚幹大修城垣不數月屹然崇墉春秋紀城郎城中邱皆大書特書重民力也茲役也工大而期迫不亦勞民矣乎然而侯之爲此亦大費經營矣丙子侯蒞吾邑值堤決黃潭波臣狂突建瓴而下民死徙且半其存者亦疐疐如病夫無起色奸民因之乘勢煽起什百爲羣相與白晝探九攫人於市野之間其他踰垣穿穴比比皆是侯招徠撫綏威惠並行發奸擿伏爬剔無遺五六年間徙者還困者蘇道金不

拾夜戶不閉駸駸乎稱乂安焉是歲夏麥既登侯曰可
議興役矣鳩工庀材費將若之何謀及士民僉曰非力
所及也咨諸各憲皆曰惟貴邑自裁當此之時欲派及
市民則十室九空者如故也派及糧里則賦役有定額
誰敢濫溢錙銖干功令而取罪戾乎聽其殘毀不修則
敗垣破壁僅壘壘一土墉公家倉庾之重居民斗粟之
積其何以固圉而無虞也躊躇四顧誠棘手無策矣侯
慨然曰吾奉

天子命治此土吾不任其責其誰諉乎於是搜剔墾荒
之隱稅及里胥漏穴盤據多年蠶食其中所不可究詰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四

者凡得金若干不足則益以俸餘計城廣若干丈高若
干丈備磚若干萬灰若干石匠作及夫役工價若干食
米若干量工分日尅期興築民亦踴躍將命趨事恐後
歷三時而告成城成而吾邑之觀於是始壯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則城固有土者急務也吾邑荒廢不治
近六十年非無良牧而措置難施識者憂之昔楚師圍
莒莒城惡浹旬之間克其三都君子譏之戒不虞也今
我

國家神聖仁武中外一家豈復有不戒之虞煩長吏憂
然而未雨綢繆賢有司之責也烏可忽而不講哉今日

者不費公不勞民不峻其令不盡其力而巍然金湯公私賴焉厥功茂矣侯卓行異政美不勝錄而宏才偉識遇事英發如利刃劃沙類如此後之君子來令吾邑踵侯規制而益廓之是又余所厚望也夫一時承命督率勞績最懋者爲縣尉李君士彥皆例得書

崇賢社序

曾九壽

吾邑伍公子胥申公包胥少同里閤其事業同足千古累朝同配食學宮同有子孫列冠裳間稱右族迄今申公遺蹟無聞伍公獨有祠人奉之彌謹何其人同其事同而傳與不傳微異也蓋伍公之節獨奇而其遇最窮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五

惟其節奇故頌聲之在人可久其遇窮故人之哀之也亦至嗟乎人生天地間焱如過隙而悠忽惕玩庸碌自甘當時無稱沒世不傳者無論已至於補天扶日砥礪名節可以敢頑可以立懦能使百世下頌而祝哀而慕至於久而不絕此何如人耶雖庸人孺子尙知敬信況學士大夫者流有不樂道而深佩之酌觴而尸祝之也耶公不幸處時勢難處之會行事類不猶人而心迹之判多不能釋然於後人之疑者有三或曰楚平無道君也奢雖賢臣也君殺其臣而讐之可乎是不然父兄於楚君臣之分已定故甘心就戮而不辭公未仕楚猶然

共主之民其於楚分未定也分既未定則亦途之人而已以途之人無罪而虐殺其父兄爲子弟者忍漠然於中乎矧三綱淪斃天地翻覆平於楚固獨夫也卽起父兄於九原君臣之義當絕而何有於其子棄小嫌就大節公所爲蓋極難耳或曰戮骸虐舉也班宮穢行也嗟乎以此罪公公尙何辭但是時不得已焉耳當其逃命時晝伏夜行念周天子不能制諸侯又無可與計事獨可以報楚者惟吳耳值光有隱志復不能售其說退耕田野仰天飲血公之心苦矣公之怨深矣一旦得行其志奚暇擇音而鳴哉公不嘗曰吾日暮窮途吾故倒行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六

而逆施乎此可以諒公矣方吳未入楚早朝晏罷傾心策士此時非闔廬用公實公用闔廬及囊瓦奔敗五戰至郢闔廬之志驕矣唐蔡之毒肆矣伯嚭孫武子之權張矣子山夫概王之燄熾矣入其宮處其室各厭所欲而後快公固無如眾人何乘約肆淫非公之志也或曰忠謀碩畫用之闔廬則是用之夫差則非屬鏤之賜鴟夷之浮非智也不知夫差雖不足與謀固先王之子憶間關乞食時一逋逃夫耳一旦握其國政雪其深仇膏其顯爵世其厚祿言無不從計無不聽先王之恩至渥矣烏有先王甫沒骨月未寒而鄙其子爲不足謀遂袖

手旁觀乎且公與范蠡時地大不相侔蠡計身退尙有文種在卽國家一日無種而勾踐猶足自立故可孑然而去公所值者夫差耳伯嚭耳安可去夫可去而不去必欲糜軀命於烏啄之手爲不智不可去而去而圖身家之私計負先王之深恩爲不仁子輿氏謂尙論古人必知人論世此類是也予悲學者不究其本末往往輕議古人而神異其事者復創爲乘馬怒濤之說至以陪阿鮭蠶之伎倆視公誣孰甚焉暇時輒欲取公生平詳爲論著以解世惑而螳螂之臂不能當車故濡筆焉而有待也故城東南隅有崇賢社者舊爲羅氏所施地建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七

祠祀公其中每朔望日有司必親致祭如社稷禮載在獻典今荒煙蔓草神無所棲而歲時之高亦廢僧無我者來自衡陽喜爲詩亦能讀史談古人事罪罪如屑憫先賢遺趾將湮欲募而修之不求高廣不務緣飾期瓦周於椽牆周於室可以奉祀事而止謀之地主人某某公之後昆伍君某某僉曰可而問序於余余曰此夙昔志也遂將舊所綴聞弁諸簡端以示諸君子俟其落成塑公像冕服登主位東向坐而以申公配請於執事復行朔望之禮庶幾不虛此崇賢之義云

黑神廟序

曾九壽

邑西門外黑神廟相沿日久祀典不載不知所自來予嘗攷鉅靈氏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方是時未有謚號惟視五行方色爲名故廟有黃白蒼赤黑之帝河圖云黃帝兌頤黑帝修頸蒼帝併乳是黑以帝形稱也帝命驗云王者承天立五府尊天象黃曰神計赤曰文祖白曰顯紀蒼曰靈府黑曰元矩元矩也者黑神宮祀之名也神豈其是耶非耶不然而渠頭併幹通眉戴午兆迹於高陽者黑精之君耶不然而元冥水正實惟司寒職冬官者修及熙耶昔高辛氏命咸黑典樂作九招制六列五磬是則古有以黑名者矣大禹之興黑風會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八

紀解者曰風爲風后黑卽黑力黑皆黃軒氏之臣也越在有明亦有所爲黑旻黑光翰其人者是則古有以黑氏者矣神之謂黑氏耶名耶然則渺茫荒滅有其說而無其人終不可攷信耶聞之鬼神之道有功德於人者則人祀之不忘神之出處雖不可知然自有此邑以來卽有此神宇矣邑人士敬之禮之築壇除墀制蘭蒲說醪醴列圭幣以薦之者不知其幾千百年至於今勿替非實有大功於人曷以至此嘗讀大荒東經暨海外經所注北海神禺强黑身首乘兩龍卽莊子所謂立乎北極得道而爲水神者長江自蜀岷而來澎湃浩衍騰牽

奔注至邑城南渚忽折而西與漢合流遶城北迤邐而東當未築堤防以前邑之西門外固江漢會合處神之祠實臨其衝稽諸形貌相厥事勢則神爲禹強氏無疑也土人承襲祀事歲久跡湮習其稱而忘其名耳不然者驚然駭然冥冥默默加諸一不可知之鬼神徒滋學士大夫之簧鼓而切厥也不亦惑哉夫楚號澤國吾邑爲甚大江襟其背襄流貫其腹一有不戒則怒濤四決爲魚爲鱉然不可收拾乃數年來安流順軌三壤胥慶民熙熙攘攘膏更生之樂無沸盪之苦者雖賢有司捍牧有方迹其陰爲助而默爲扶者神與有力焉今敝緣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十九

數楹茅茨半覆僅蔽風雨不稱奉祀之典士人廣爲勸募撤而新之以報功也以崇德也若曰金耀玉輝塗脂絢蒞借郊報壇壝爲曹溪方室以博闡黎氏之歡也則失其旨矣

黃孝子家傳序

曾九壽

黃孝子名家瑞字草聖幼事儒有至性年十三母病醫藥不能效晝夜哀痛泣禱於天刲股肉以進立愈因棄舉子業治醫終親之世承顏不倦一時薦紳先生皆有詩歌紀其事郡縣次第旌表以勵風俗其詳載邑乘及家傳中生子士鉞亦業儒精於醫術有父風嗚乎君沒

數十年矣至今鄉長老談往事必曰黃孝子云予考刲股一事在三代時惟介子曾啖其君餘無聞焉漢唐以後爲人子者往往有之先儒論說紛辨不一而要以有明禮臣之議爲正明禮臣之議律也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跪良醫至於呼天禱神亦人子之心所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驚世駭俗自今遇此亦聽其所爲不在旌勸之列夫國家不在旌勸之典者恐人蹈詭激之行所以定萬世之大法然聽其所爲不之禁者慮或傷人子之心所以存天理之幾微當父母病時求之醫不效於神不應展轉痛苦無所控訴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六十

至於卧冰割股豈得已哉不得已而鼓刀顛天殘臙灼膚以冀幸父母一息之生此時此心且不求白於天地不思報於鬼神而何恤乎鄉井之是非而又何需乎國家之旌勸也嗟呼風俗之薄也父子之間且有難言者况乎剗肉療疾耶趨蠅蝸之便至絕裾而不顧老成碩望遺恨終身而况乎童年耶予謂至性如孝子可敬也或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經所言非與曰經言其常非言其變也境有常有變情有順有逆若不察乎常變之境與順逆之情而徒執一說以爲定論則是有虞之井廩伯奇之履霜皆傷生之道成湯之代犧龍比之捐

軀非保身之哲矣事固有執理以制情亦有原情以反經者烏可一概視哉然則孝子所行得中道與曰孝子之孝孝而過者也孝子之過過於孝者也過於孝其尙不失爲孝也夫

晴川餞別圖送唐司馬子方擢守鞏昌序

由宰監利治堤

有功遷

蔡以偁

楚中當水土平成之後千羽格化之秋上理臻平康之休中都有神明之宰溥美利者十百世活蒼生者億萬人最報無雙政成第一時則有若擢鞏昌太守唐先生子方者章騰薦牘道有口碑換太傅之青衫御神仙之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六十一

黃鶴所至盡民思民樂入告以嘉謨嘉猷由是前席召對記名御屏

天子下九重之詔九邊重鎮非賢者莫能居司馬雄萬夫之才萬里長城俾封疆於是始欽哉汝往壯也此行謂非朝野之共榮而中外所引企也乎茲者遍畱棠蔭將代瓜期

王命有程臣家不宿夫其上蜀道出長安驪駒醉擁五馬俱五隊驂驪熊軾高憑萬戶看萬家生佛青天峻極高臨蜀道之千重紅日曛曛曉射潼關之四扇仙吏奉玉皇之香案北望京華彩雲開白帝之冕旒西飛日月

歷炎天之白雪多少秦山近伏地之黃流嗚咽隴水問
此邦人物歷漢唐僕數難更立蓋代功名古將帥勃興
不少攬山川形勢之雄弔帝王爭戰之迹問風俗南北
之異察政治得失之由卓越常倫度可知已今夫風雲
者志士之時會也離合者人生之恆情也才略者後事
之師資也苔岑者前緣之契合也山名大別草贈將離
坐惜名世之賢遠作天涯之客可無祖餞以抒悃誠某
等或爲聽鼓之舊僚或半同舟之新契爰繪圖以紀事
更徵咏以寵行斯時也秋老晴川潮平樊口夏雲歸而
奇峰媚木落葉而涼飈興朝霞與斜照爭紅洲草共江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六十二

波送綠呼湖上之郎官同心有如此酒奏曲中之楊柳
勸君更進一盃雙蛾掃百尺之高樓對影共三人之明
月嗟呼前期知在此夜分難我飲委而君飲源猶是漢
中之水雲憶泥而冰憶雪同爲宦遊之人對落日於河
梁共悵征輪遠去耀福星於江漢仍看星使重來

蓬萊小島序

梁秋羅

螺山之麓有蓬萊小島焉幽崖聳碧古木交陰草色蒙
茸樹根盤錯長藤蜿地以凝翠小竹繞逕而無塵局雖
隘而不宏景獨幽而不擾行妨礙竹卽便班荆坐可披
襟無煩掃葉詩腸鼓吹半林啼鳥之聲野興勾連隔岸

漁歌之咏俯視江流浩瀚帆影連雲遙看黛色空濛山
光映日荒涼廟貌雖難壯其觀瞻赫濯神靈久已敷其
德澤地有奇而必發蒙其庥者大都華貴之門境以僻
而彌彰領其趣者盡是風流之客秋羅一舟維繫假風
信於江邊歸心愴莽騁遨遊於岸上客路栖遲領略花
香重到三元之殿盤桓樹影曾畱竹山之居拾級而覘
溯吳王爽挹清風盈兩袖登堂而晉謁武帝秀看修竹
繞重簷既遊觀之已遍將寂寞以無聊幾回獨往獨來
江干悵望忽見若明若暗蓬島迷離正思蠟屐登臨庶
有懷之盡暢爭奈叢荆棘蔽塞竟無路之可尋迺自荷鴉
鋤暗通鳥道剪落殘枝倒挂補斜陽之漏修成曲逕回
環通翠黛之巔當茲暑月乘涼盍向此間小住倘遇高
人識趣無妨半日畱連

至元重修大成殿記

元 孔思明

夫道之大原本乎天道統之傳本乎聖人聖人設教本乎學學也者有國之大典也明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治隆平皆道也由學以行之洪惟皇元混一海宇爰自國都迨夫郡邑靡不建學以行其道是道不可須臾離學不可一日而廢也中興屬邑曰監利者古漢南華容地也舊有學與邑俱毀於宋端平之丙申復興於聖朝至元之丙子然而殿宇卑隘不足以揭虔妥靈泰定丙寅曹南進士伯顏帖睦爾來監是邑見而歎之遂革故以新闢隘以廣禮殿翬飛堂廡翼如邦人敬服厥後物換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記

一

星移雨凌風震榱崩桷朽岌哉殆哉元統丙戌荆岑文應祥職教是庠始至謁廟顧瞻惕然以爲己任咨諸監利曰政有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今若此將何安監利曰舉百廢非一日可成非一人之力可就也乃毅然捐己俸以倡之邑之義士裒金以助之於是鳩工掄材扶顛持危監利乃朝夕躬親督視斧斤方殷令尹李侯適至下車之始協力贊成經之營之不踰月間殿宇鼎新黜堊丹漆壯觀殊勝邦人以爲盛事噫天生聖人所以行其道也建學立師所以闡其教也教隆道亨洋溢四海則君君臣臣父子子豈非格致誠正以至於修

齊治平也哉然學不可廢功不可忘勒諸貞石以勸將來罔俾僖公專美於魯遊是門者可不勉諸監縣名愛魯唐兀氏文學政事二美兼具故能成其事也權典史楊桂與有勞焉

大觀書院記

明 李純樸

余治容城之明年建書院於西北隅蓋藩司行署也署久廢弛入於居民余稽志召高年詢之得其故址橫八丈有五尺亘倍之後積水成池乃取修城之餘土築之修學之餘材構之月餘落成堂三楹門三楹后室三楹東西齋各三楹堂之前如之厨舍咸備余登而樂之召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

諸生講習其中或請其名余曰是地也吾嘗過之蕪穢不治茅居崇沓藐乎不足觀也乃今地基安固堂宇軒明齋室奧邃四壁亭亭遊之者豁目快心焉而且官河若泮百雉若櫺市廛弗雜爽塏足稱回視曩之窪下大有逕庭矣不但已也又嘗登高而望之則見夫浩浩者大江西來也環繞周遭汪洋旁沛波濤萬頃朝宗而去巖巖者華容東山也層峯疊壁百里走集來青獻秀遙棋天外奚止此一勺之水尋丈之城乎是殆古容之勝概也已名以大觀不亦宜乎客曰子之言殆爲斯地設而非所以盡大觀之義也夫達人大觀一息萬古洞然

八荒物無與伍盡天下之水不足以窮其觀奚止於長江盡天下之山不足以竟其目奚止於東山子是之見其能免於蒙莊氏之譏乎余曰是則然矣然余之創是院也爲諸士計也則願以斯義與諸士言之夫人置之冥室之中雖日夜以文繡養以玉食弗樂也何者以目之無所見也時而窺隙牖觀景物則欣然樂之而忘其他矣况發牖開戶從冥冥見昭昭乎又况出室座堂見天地之大日月之光乎又况登泰山望日觀睇四極視天都若盖江河若帶而萬物靡不在其中乎諸士子居斯遊斯必也脫凡近而遊高明繇下學以期上達觀六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

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近稽濂溪上溯洙泗潛心聖學寤寐性眞廣於江海崇於山岳養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曠然無不通昭然無不明則其所觀豈不大哉不然蔽於訓詁滯於章句塞於功利是終乎卑陋而不足以語君子之觀矣其視斯地之初何以異哉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是大觀之說也諸士能勉之以無負斯義則是院也不與岳麓道林同一偉觀也哉客唯而退遂書之以爲大觀書院記

王公修築黃師堤記

鄭重威

前巡撫陸中丞石涇築黃師堤民到於今賴之表於道

曰陸公堤今碣在寅賓門外扁其祠曰思公識不忘也
皇上御極之三十五年江水橫溢此堤復決廬舍田疇
蕩而爲溟渤死者不可數計非常之膏前此所未有人
情洶洶守臣恐惟時陳公津南以宗伯郎出典南郡省
方觀風心甚惻焉喟然曰監利之民其病乎國依於民
民依於堤無堤則無民矣國將奚賴乃條陳災異請於
監司於叅藩於柱史於大中丞區畫周密言詞愷切僉
報如議於是定章程嚴期日會計錢穀贏餘之數量工
力多少親爲調度以別駕李君璧山爲才且賢其歷任
也久又甚得吏民心因屬以總督其事進監利王侯兩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

川面授方畧曰民情狃於自安每難於慮始而佚道使
民雖勞不怨乃者辰角朝見土工其始失今不治堤爲
墟矣水將復及其爲害滋多兩川奉以周旋晨戒夕勞
糾眾治具諏日舉事申諭太守阜民至意於是郡僚承
式萬夫展力荷畚執鍤者如魚鱗然始丙辰十有二月
越明年春王正月堤成比舊制增高一尺廣稱之士民
不忍忘情於縣令就舊祠爲主與陸公並祠刻石紀績
徵記於予乃拜手稽首颺言曰先王體國經野以防止
水秋官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皆周官之法也我國家
純用周制縣設水利丞一員凡以爲民而已是故環監

利皆水也堤爲急務吏茲土者將水災是禦而顧玩棄之民其謂我何津南以宏邃之學負博雅之望敷惠愛之政首以治水爲己任其再造之恩與陸公竝昔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開通溝瀆杜詩繼之修治陂池人爲之語曰召父杜母夫召杜通水道爲民興利除害與今日事大率相通將更其說曰前有陸父後有陳母不亦可乎遂爲之記系以頌曰江出岷山濫觴不竭控引巴渝括會大別惟歲執隨罔象播孽澎湃衝突蛇龍改穴堤障崩潰壞民廬宅其溺死者無慮千百太守曰咨民匪胡越何辜斯人而罹艱厄百川不播民何以穡相時度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

功備爲區畫駿功告成士民胥悅自今日始歲其常獲豈專民裕亦以足國不有我侯吾其魚鱉遺愛在人表之石碣物阜民安惟我侯之德

殷公增築黃師堤記

鄭重威

監利水國也民繫命於隄嘉靖乙丑六月十日殷侯始視篆是日報江水潰城頃之報車木堤決報銀杏堤決報瓦子灣堤決四顧皆瀰漫矣溺死者無慮千人田廬勿論也侯惻然曰邑無民矣稅從何出疏災以聞繼乃拯溺救荒全活甚眾維時堤防潰敗財竭力疲議者難之侯條陳六事規畫精詳衝冒風露躬親督勸雖公子

病疹亦置不問西自黃師堤東至王家堡延袤三百餘里萬夫効力一時竝作不數月堤成鼉淵堤陷人無固志眾爭迎侯以身先之民踴躍趨役須臾土積如山江流斷絕若神助然黃師幾潰侯引咎禱天則有白魚之祥堤亦無恙民恃以生民以聞諸司僉曰乃侯之功

靳學師修學宮記

曾可前

朝廷郡國設學校石首與監利俱領於南郡科目得人
之盛均焉頃監利稍避三舍聞形家云漢流塞而氣弗
濬泮宮圯而氣弗聚是亦足信不然何摘藻者倍於昔
而得雋者弗逮也靳公慨然修舉爲剖靈助吉計遂捐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六

俸貲益以束修之贄督工事備餼犒不辭寒暑董勸之
重建櫺星門飾以屏垣新建坊有三復改闢衢道皆相
土宜以萃王氣是亦勞心矣烏可不謀所以永之余嘗
讀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而慨學校
之久廢也夫詩歌泮水誦僖公之修學三代而下何寥
寥也蓋聯處師儒興學明經當事者率爲迂務其加理
者百無一而廣文之官坐冷氊以需月俸錢曾不得贍
其八口乃望於傳舍之地甘拮据之勞則千無一今靳
公有是乎國初立學擢許存仁爲博士許宗考亭之正
學至今以爲程夫厥父基又且堂構子孫未有不言磐

石之安者許博士固貽謨之謀靳君實堂構之業也立
功立德並垂不朽况靳君密邇伊洛曾振鐸泗上著蘇
湖之譽是又不兼許之教乎監利固彬彬多士加意風
厲以興文學若此天時地利與人事俱相值也諸士其
大有慶哉靳君名朝相河南之汜水人

文昌閣記

明 劉楚先

國初分置郡邑監利卽爲南郡望土之應制科者比肩
聯翼起有取鼎甲之名列卿輔之班者人文固炳亦籍
地靈焉蓋城西古河環抱邑都凝氣最勝而泮水汪洋
黌宮壯麗足以發祥無何古河徑塞而學舍漸就傾圮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七

風氣亦稍稍異於昔諸大夫士願得興起無繇會劉令
公蒞茲邑朞月政成吏治民安百廢具舉其於學校尤
所惓惓一日坐講堂謂學博靳君高君李君曰余觀邑
諸士勤於業嫻於詞彬彬質有其文何難奮天衢以追
往喆者且學之勝池沼宏開瀛洲橫亘若龍翔鳳舞兼
之櫺星已剏新規坊表悉更舊制其形勝甲於一方眞
興賢育才地也吾將疏古河之西北以濬文之源建新
閣於學之東南以銛文之鋒乎緣是力舉開河之議且
請於當道咸報可尋且疏矣公遂捐俸若干不煩胥里
掄才鳩工度地壘土學博三君董其事而閣建焉閣之

爲楹者三爲礎者二其下以通往來中以爲會社其巔則以祀文昌之神甫越月而成棟宇軒翔簷阿華彩膠序綽楔並峙雲表巍然創千百年未有之奇觀矣於是三君率門下士問記於余余曰閣建矣諸君亦知公所以建閣意乎按史記交昌之宿斗魁六星諸貴相司祿之精以象示人爲文章命脉天之文也爾多土可徒倖乎天而不繼以人哉其必攬衡岳之奇踪收洞庭之勝概控巴峽之雄瀾探太和之元奧一操觚染翰間而學海文山盡萃几席驅江濤於硯滴挽星斗於筆芒無俟浮湘涉泗游名山大川而文始奇人之文也與天象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八

昭回矣由斯蟬聯上第貂續前麻不減先朝盛美天示人人承天文運之興其在斯乎斯公建閣意耳曩者古河未導膠序不修風氣塞闕有司任其事夫旣以排眾議而復古河捐己貲以建飛閣而多土不自揚髻鼓翅也則有司還而問諸士其何以辭於有司夫有司有功德於士且與宮牆並高天壤不朽矣吾願諸士子之無負賢有司也公名源號匪峩以鄉進士起家蜀東之雲陽人

黃公修學宮記

明 劉楚先

國家建立學校樂育英才自非廟貌巍巍奚以妥先聖

光重典監利學宮成於英廟之十有二年邑侯鄭公乘
既燬之餘鼎創之迄今垂百七十餘禩風雨浸淫棟宇
傾圮祭宮拜謁弗克致虔邑侯黃公甫下車覩榱桷几
筵愀然嘆曰神所憑依將在是矣孰與妥先聖之靈宏
菁莪之化非余任也耶顧爲政有漸如醫者觀脉察理
視緩急調劑之今所急需隄防耳爰輸金粟增築舊堤
又相土宜擴大之以固護衛越明年水不爲災父老喜
加額曰不謂大禩之後兩見樂歲微君侯力不及此乙
卯丙辰取兩榜大物如券諸生環橋門頌曰孰使我無
虞於俯仰以從事詩書非我父師惠也耶公曰是可竟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九

吾重新學宮志已遂捐俸庀材程工不踰月殿宇庶楹
層臺曲榭煥然改觀斯固二百年來一大開闢云語曰
衣食足而民知禮義公爲政先養後教使父老興植田
疇誨子弟之謠諸青衿咸自奮興行將以文章甲第冠
冕南郡夫太史公傳循吏不少假借於廣漢諸人而獨
津津於潁川次公之業公豈其苗裔耶何政之符耶鄭
公從始創學宮已載祀俎豆公功不在鄭公下宜世世
尸祝以酬明德昭美報焉公諱瑞輝號秋陽粵西宣化
人辛卯鄉進士

重建監利縣蘭公堂記

歐中蘇

古來肇造區域鼎建新土者例云建凡有所建皆由地方豐物物力庶富其爲功也猶易若夫前無所據後靡所設而頽然曠舉卓獲非常孰有如藺公初建之堂乎嗟乎堂者公也而今以藺公名得母私藺公與曰非然也藺公來時已無堂而今有堂故云建先是李闖弗道剪我窮邦加之左帥橫江挺戈奔命當斯時也楚大小諸邦求其不罹兵火者蓋亦鮮矣矧僞署衝兇假御肆虐遂致瓦礫爲政巨石灰飛蓬梗當權良材罷遣天下事之有如此堂者又曷少哉而况乎監利之爲堂歟雖然監利一日無堂而民思之民思之則望之矣思之者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

思我召父思我杜母得一公來民甯處望之者望我龔黃望我卓魯得一公來民安堵而藺公來矣計我公來時城蓬梗蒨鬱不可進居停郭外不移日三五哀鴻僕僕來自道左相與匍匐語公曰公我父母其來與來何暮公曰爾其吾民乎卽吾子今將焉處民曰吾儕小人邀天幸得弗盡殄厥類畱待公時藿颺露處散落星星只在前後沙水邊公曰爾民若此我何居民曰屬者吾民再世莎根重逢日照何幸而得父母乎公來吾卽以公之居爲居矣公曰曷歸來吾與爾處民曰父且不□子將焉恃公知吾監事再造茲土其殆公公□□□□

吾須計所以安爾輩者而後及其他民曰母且不違子將焉怙亟其乘屋廣大牖戶其必進公於堂而後可公曰堂在城內吾聞之城有虎慎毋入城恐其傷吾民也民曰異哉公來時虎已渡河矣卽一切鳥跡暫有起色公何靳而不爲堂公曰如爾言曷榷楠杞梓者爲民曰公棟隆吉福主也公而採薪民何愛於胼胝公曰雖然如爾言又曷磚土瓦石者爲民曰公花磚日影客也公而運甕民何愛於負將於是相與謀之謀之而遠近之民日以至至且有叩公者曰童木棲棲似爾此離如梁何公曰可如鶩湖先生否民曰公無慮有之矣天造我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一

邦出自上方易以樸金可拱雕梁公曰雖然吾民乎方出湯火無多眾何更勞爾民爲民曰先之勞之公且任之不日成之民敢愛之於是乎遠近之民日益以至至且相與慫慫慝慝破大力斬蓬蒙尋出古堂址而治之曾不兩閱月而堂工告成焉告成而民請公居之公曰如此擘畫咸賴爾民功民曰民何功功在大父力在少尹日來拮据咸少尹前驅公曰若然曷並謀厥居民曰有之矣公曰有是哉如爾言大父有堂少父孔將民將焉所使我旁皇民曰惟公有堂庶士鏘鏘鵲巢雅化鳩拙來翔公曰吾堂中央吾民其旁茂植桃李獲我蒼桑

民曰惟公有堂映彼門牆六翮鵬飛載舉載颺公曰若然吾堂成矣堂成而與民樂之民樂堂之成而公居之公居之而民歌之曰惟公有堂祝之彼蒼吾父吾母永壽永康惟公有堂西美一方吾儕小子勿翦勿傷惟公有堂并及仇香咸茲肇造愈久愈芳於是乎民樂之歌之而銘之曰藺公之堂公諱完瑄字覲玉關中蒲城人由進士官掖縣暨合肥而來治監邑時蓋歲之己丑迄乎壬辰之春而堂成少尹王諱世瑛山陰人例得並書是爲記

黃公堤碑記

明 孫羽侯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二

晉初監利附華容縣隸於南郡但長江天界南北後析之固宜皆澤邑也華容濱湖獨虞洞庭之浩波監利瀕江更防灑瀕之傾注皆修飾大隄以防之民又待命於隄最亟余嘗按圖稍識其要害至徂冬得履其地閒詢諸父老與士大夫指畫其疆理因於邑志以考信僉曰志不足徵矣今之監利非昔志載新冲河分上流之瀝而塞志載龐公渡殺下流之勢而塞此堤興水衡也曩歲建瓴之水澎湃而南向則蕩流在沮澤今藪澤淤而障水其轉運於附郭將及膚矣天若有意以水困人者然且有顯禍民方樂處堂之燕而不效綢繆之鳩當事

者亦習安於仍貫而不興利於更始此不但隱憂而人又激天之幸也乃橫襟而手示我曰此爲龍淵堤去邑郭里許茲涸冬而水且浸三版此危在呼吸潰則城爲壑堤以內障邑東南半壁潰則萬家沼而萬民災我輩第緩待須臾以俟夫畱意肩事者不則何難烏散而蟻徙余始慰之謂天道極而方反人事蠱而後修巋然雄邑峙在江表天將興之必有強幹荷重之人者諸君且勿虞也無何越三月而黃公至受事甫二月而邑東之堤告成予固度公之來爲天授而疑堤之築有神助者及諮詢昔與談論諸人則得公所擘畫甚悉蓋公英敏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三

燭照固其天性也又三試爲令諸令巖邑凡一切因革駕輕就熟宜無難事乃此一役動大眾成大功下車而創議計日以底績則豪傑之舉迴別庸眾耳大都事之難圖始於狃安惑浮議畏掣肘則罔功吾聞公之始議也則曰桑土未雨衣袷未濟奈何晏安旦夕釀禍日後况早春皆屬我事卽令我傳舍而行也亦何忍以害貽爾民以勞待後來者是公之遠慮也且下令曰此舉興利凡民與有利稽賦籍田畝計多寡而併力於工居中隱蔽者法不貸擇民之有義而能事者數十人爲之長無侵民力有則桁楊隨之間請姑待者不聽謂無怠我

請分藩籬各禦捍者不聽謂無擾我又或侈大其才力驚駭其耳目者不聽謂無嘗我謂百里之內我爲政百年之內我爲計文墨繩我我何爲惜此偶語公之獨斷力持而鎮靜若獄迅發若雷乃能偉豎而遠就不然何議者十餘年令者更數人率皆築舍而畏首焉信乎漢史之言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夫事之艱大與計之久遠不有賢者悉心竭力任且圖之日復一日人誘一人社稷民人將何賴焉竊怪今之容容者計三年一瞬惟多方以取譽故民不任勞借口逸民已不任怨藉言省事以致事益媮惰而民竟不受德于窺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四

公之此舉必其誠意質心家視邑而事視民不徒下令如流水而持法如轉石是擬公於漢循吏中可也邑士民過我謀所以報公者曰尸祝俎豆可誌我侯於不忘尙俟其行后今有貞珉勒以微言則侯功德永禩不磨幸爲記之且侯之計安吾邑更周循此堤而下若洛家灣之漸崩已議拮据遡此堤而西若龐公渡之梗塞已議濬復西北數百里之罅漏已圖補增乞詳言之余謂公之創新堤也是庖丁之批大郤導大窾也至防險隄開古渡業有成畫侯於二事恢恢乎有遊刃矣夫天惠此一方民必簡賢者蒞土而興事今果得賢令而造之

福也以余言爲券又何取余言爲重乎乃述所論說與
睹聽者而紀之堤稱黃公堤者誌公也不忘公也公名
瑞輝號秋陽起孝廉西粵之宣化人時佐公而贊助之
者縣丞魯君堯輔主簿金君裕國幕沈君汝恩學諭楊
君大行盧君復興司訓劉君文達王君禎國附錄其姓
氏焉

重修紫微寺碑記

明戴

羲光祿寺少卿

余自北堂縹緲悲木茹荼景薄桑榆櫂門居攝忽有苾
芻持吾友朱子書來問紫微寺碑記於余余曰經始何
年題名何義紀綱何衲碑版何文僧茫然無以應余曰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五

是可游移爲耶僧曰曾聞之吾師謂寺創自唐貞觀建
之日司馬頭陀挾青鳥術過此云大吉有紫微星主照
因以名之宋相國王公十明遊蜀道經於此賦一絕云
高柳何人舍孤燈此夜舟遙從白帝去稍爲紫微畱元
末則梵宮傾圮衲子散亡寺址幾爲狐兔之窟矣明興
挾得斷碑有雲蓋山紫微寺數字碑蝕泐不可讀且圻
鐘猶有住持僧修名焉後西江鼻祖某某來此始有梵
宇二正而後漸復其舊今仗長者力重新紫微帝君大
閣並佛殿僧寮煥然一新也余聞之靦然曰有是哉近
日梵刹多於名山絕澗負郭捍門始有福力今巋然之

宮乃在幽溪廣畝一奇也唐初至今千餘年五季以來治亂不一彤庭紫宸且與斷煙飄絮化爲子虛而寺觀不改一奇也寺必有碑記有題詠唐宋邈矣我明里中先達聞人鱗次輩出而卒不傳一字今寺僧喃喃信耳任口甯無漫漶一奇也頃爾伐石鐫記不乞言於通顯之貴介而徵信於肥遯之衰髦得毋以人廢言乎又一奇也但失今不記則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其何敢辭竊意岷江出峽道渚宮至吾縣魯洑口分支流入小港口太馬河經縣城西爲龐公渡過葫蘆灣雞鳴鋪福田市而下則寺背在焉其東注小沙口與沔水鄰舍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六

沔趨漢至大別山下仍與江流合是則荆江之副貳也意當年宦舫商舟啣尾比肩而今濁流淤澱非其故矣寺境闐其不與城市作緣雖在太馬之陽門臨孔道而望之渺然若不可親且也河身迂迴如環如橐纏互旋遶似近實遠卽舟楫游衍行旅逍遙非特遊者不得至故寺僧自諷誦懺悔而外大率衣食於南晦中余策筇所至幾遍東南唯楊子之焦山牛首之祖堂可堪鼎足而江流迅遄遊踪錯沓充類至義或於市朝習氣未盡抹也茲古木參天修篁蔽地闐闐旣簡鳴吠自遼龜齡公所謂高柳孤燈今猶爾已余廬去此裁一舍每過其

下則榆錢菜甲儘足伊蒲柳帶榘光偏饒風味丹葉與黃華殿晚漁樵共鴻雁唳寒令人低徊不能去寺僧某某以老實心聽自在緣而比鄰某某諸檀越歡喜讚成之陶土誅楓漉泥莠草如燕壘巢蟻封埵口血身汗盡諸苦行故璽不乞宰官緣不券他境而閣殿廊廡門院庖湏森森具備有似鬼工是可嘉也方今中外多故糧糗維艱物理人情實深杞慮聞僧眾千指醒月饗雲甚有志百夫長者豈如來教中歸宿地乎抑更有疑焉紫微帝星也在天爲極在地爲垣一歲之中普天之下豈無協吉肇修者而專以名此寺乎况唐僧一行能徹斯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七

義而司馬頭陀似出於宋訛訛相傳恐未必爾且紫微土產也陽侯所屆牧伐所加皆無傷焉法華名經太華名岳紫微花對紫微郎卽以名寺亦無不可又不爾則雲蓋二字更爲典雅顧何必引列宿環拱之尊星爲一方之剎那不幾媠褻而濶畧乎余故附此義於後以俟後之訂斯名者一切施捨姓字及土木瑣屑例在碑陰不具書是爲記

重修學宮碑記

郭徽祚

余旣來監利視其學之久敝弗敢安也以歲次第而修葺之乃始一新兩庠之士有謂余功者謂茲邑科名寥

寥將二十年適當斯學之修而丙子己卯鄉舉得六七人非其效與余應之復不敢以爲然也則請告以學之說自古聖王欲化民成俗莫重乎學故辟廳泮宮統命以學凡爲其教人以學而已今夫立橋門瞻庭廡而儼然於先聖先賢之位焉所以視學之宗也藏經有閣焉課習有堂焉齋焉所以重學之地也師儒倡導於上秀良子弟率教於下而科條必嚴焉廩餼勿濫焉所以勵學之人也鄉飲酒可以教揖遜焉二丁之祭可以觀禮樂焉季有試月有課可以廣造就焉所以敬學之事也然而遊於學之中則必識乎學之要志乎學之要則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八

必務乎學之本學者讀書考道期於立體致用豈有外求哉亦惟明著性命之理敦修倫紀之常此則居學之大端矣是故左圖右史夢寐有古人之思撫事規時胸中有當時之故此卽格物致知之學也主敬存誠言坊行表動不媿於大庭靜無慚於屋漏此卽誠意正心修身之學也由是而於君臣則義於父子則親於夫婦則別於長幼則序於朋友則信此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其始也以堅忍強毅之操力持於艱苦勉強之際其終也以涵養真積之人馴致於從容中道之樂今而後乃可語於學之有獲已自前聖既往羣言淆亂精一

執中之旨不出人心道心之辨不明世之學者其高或浸淫於二氏歸於無用其卑又流爲訓詁詞章華而鮮實學之幾乎熄也豈非不知所務之故哉然則宮牆茂草棖棟傾頽此學之敝不足爲學之敝也教化不興人無自淑之行戶無可封之俗此眞學之敝也已廊宇巍峙堦砌森嚴此學之修不足爲學之修也官師以教育爲樂士以道自任庶民以仁讓成風此眞學之修也已極學之敝吾見多士之辱將不止於貧賤極學之修吾見多士之榮又豈獨富貴哉方今

聖主垂裳海隅嚮化闕里修祀靡歲不勤崇儒重道亦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十九

已至矣每三年貢舉經明詞美者輒得上第亦固其所然取之於語言文字而徐試其道德經濟誠以國家人材之所係賢人君子樹立之有素正不在彼而在此也余故因學之修而特一推本言之以見夫所求於學之重且急者若夫茲學之屹立城北前臨湖水澄映如鑑以作泮澤實由天造地設得清佳之氣無待言者顧必謂修之此而邑中旋以科名應余不敏竊有所不敢知也

修城碑記

郭徽祚

邑之擾吾民者莫工役若也春秋凡用工大曰城小曰

築非時書之不義書之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邑之有城制也圯而修之義也年穀豐民力舒簡徒役因農隙以就厥功不可謂不時也其於城庶幾可告無過焉雖然城之來也已久其敝也非以一日令任有是責者未雨而綢繆之完其舊也補其隙也則其壞不至若斯之甚而爲勞不至若斯之亟夫天下事廢興成敗存乎其人抑豈不以其時哉監邑夙稱澤國地瀕大江最汙區也每春夏水漲長堤外捍霖雨旣集溝瀆不通浸沒垣隍者輒數版焉無惑乎其傾之易也前之來此者承軍需罷困之餘勞絲難理不十年七八易其人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

蓋修城之舉蔑如彼豈甘心於渠邱之惡而獨恃莒人之陋亦躬之不閱而不遑惜也余初卽有志事此奈丙子丁丑間連有水災歲勤於堤役民罕樂業嗣三四載乃得室家安集三務成功四野無旱潦之患喜民困之少紓而辛苦墊隘之將起也吏冗之稍剔而紛錯擾攘之將息也顧環視吾城而不能完堵者過半矣古云勇夫重閉甯過計乎矧茲城者倉庫之所守萬民之所趨官司之所宅擊柝禦暴之所藉而竟坐視其崇墉之岌岌焉若崩女牆之巖巖焉如墜而莫爲之所此分有民土者誠宜任其責也是用不敢卽安捐工而葺治之募

傭民力日□餼之月而程之巡其功無不勉者邑中自僚屬以下好義輸助均與有勞焉戒事於辛巳之冬繼成於壬午之秋爲垣總三百餘丈門樓五角樓四而城遂以固是役也將比之作豐築減誠無所謂德但視若澤門興役亦無與分謗者矣然竊念蕩蕩雉堞非直一邑之觀美其重煩我邑中父老子弟亦與輕用民力於所不當爲者或有殊也後之君子蒞茲城撫茲民而隱然於藩籬之不可不固且興作之不可妄動也相其完毀酌其旬工取諸菅蒯勿棄之義則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又豈懼斯城之易壞也哉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一

修學宮碑記

胡統虞

一代之興剗制顯庸不相沿治至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皇邃迄今莫之或易焉

國家紹隆文教辟靡三館間英萃如林而德化遐暢諸郡國集鴻抽棘未遑禮讓以觀監邑特有異焉曩邑城燬寄村鎮視事陳兵而守名曰營上朝正祭丁綿蕝茅庵充故事云爾己丑秋杪大父母覲玉蘭公下車行講學禮愀然曰奈何委俎豆於草莽單騎披蓁抵治所升墟四望揭表五城明利害之鄉以懷來之歸復日眾繕郭編甲克詰惟嚴聚廬處者因惕號暮夜得盡力於開

墾訟獄衰息徵科清肅鄉落閒絕不聞怒呼聲通商惠
工懷資旅處者踵接駢填觀察臺憲彭按部顧而樂之
駸駸庶富哉教可興也特學宮圯甚可若何公祇承責
在守土敢不惟力是視值歲大侵興築上下堤工屹若
山峙何忍重煩吾民爰捐歲俸購名材簡諸生中敏練
者夏生純中趙生宗濂董其事鳩工僦功稱事授餐人
滿所望役不畱時經始於庚寅秋初落成於辛卯春仲
朔修殿廡啟聖名宦鄉賢祠明倫堂凡三十餘處瓴壁
塗暨稱是且釋菜焉環橋觀者僉曰吾儕小人贏股肱
執技藝牽車服賈餬其口於四方今得奠厥攸居幸也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二

且游息禮殿石室中歌咏中和樂職之章則尤厚幸矣
夫人欣於有所祈向每况益上蓬飄失所悵望國都矣
叢棘匪實永言幹止矣人心氣運翕然大轉是公厚有
造於邑也猶且不自大其事進多士而語之曰凡使我
得展四體次第施爲克有底樹者皆臺憲方岳奉宣
朝廷德意而承流布之者也多士以其事來驗余曰公
之法良而意美是在爾多士矣夫學校之設人材之地
也人材之盛政教之成也諸士勉乎哉立誠爲志以聖
賢爲必可法引天下爲己任無薄待近今無捷取淺效
修之家者獻之

廷庶克承茲明德以無忘今日諸生曰唯唯遂授簡而勒之藺公諱完瑄字覲玉陝西蒲城人癸未進士先是署學教諭劉藜燦湖廣江夏人丙戌舉人巡捕典史王世瑛浙江山陰人皆與有勞焉例得備書

修築黃師堤碑記

劉環

邑治襟江帶漢堤爲外郭東起車木堤抵沔界西則黃師堤直接江陵嘉靖年間大中丞陸公督築亦名陸公堤云累土若阜蜿蜒百餘里悍與江敵兵火以來潰圯過半己丑冬初邑侯藺公始蒞任嚴檄增修比庚寅盛夏諸水驟漲騰駕堤上東西潰決駸長未已勢欲嚙城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三

值大觀察彭公行縣目擊心惻爰同我侯刑牲誠禱水遂回減沿城一帶克奠厥居於斯時也沈竈產蛙野無青草所幸政通人和自遠慕仁果布米鹽流溢市廛民攜持襁負以就口食災而不傷惟是決口工大費繁公帑無可借助不得不起派糧土乃杜絕一切僉報兜攬侵牟坐討積弊據實在厥經照糧起土升合勿敢容隱照土赴工尺寸皆有坐載管押卽用里排收報一用串票度丈尺仞高卑均多寡區畫旣周謁諸上臺僉曰俞哉每嘗衝風冒雪往復拊循見之詩章有云假寐難成夢獨憐荷蕢民至誠藹惻沁人心髓一時樂事勸功靈

臺子來不啻焉委督者捕衙王恪勤有加教護屬工務
堅且厚凡五浹旬工遂告竣計築堤若干丈尺用土若
干按覈不爽銖黍而永賴不朽之績在焉侯善政種種
修築其一也堤大工並舉者三茲其一也厚其防者周
其利觀成在指顧者康阜在年世是可歌而頌矣系曰
維邑辨方含夢喻雲迴瀾扼險良以巨墳經始者誰中
丞陸君國有庾廡野有耕耘嬉恬既久飛塵掩霧悚慄
慄慄載肅其羽以日以年匪瞻匪顧弱也欲植瓠也欲
乳明明我侯壓紐胙茅衽席鑊子綢繆危巢林萃翮羽
渡徙包焚寅清一德顯比上交昨歲盛夏天吳不戒鯨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四

蹙百川鼉腥九派告以允翕牲以駢牂灑沉澹災憲旌
所屆咨傲一堂盱衡撫膺水毀何其土堅則勝昏正而
裁大工其興乂安至計侯克祇承迺屬耆老乃明約劑
粒米寸土胥關國計公爾忘私刑故無細法明意美功
敏疇惠以茲巨防巖巖峩峩緣西壁立百靈所呵斷蛟
屹柱刻犀恬波彰往憲來峴首摩挲

修築方甯堤碑記

劉肇圖

天下事當其震撼搖扞定有偉人起而任之乃人之任
大者初未嘗有必欲任之意因其固然予以確不可易
措天下於泰山四維之安昔者禹抑洪水矣顧以爲行

所無事因之也治天下孰有妙於因者哉監邑當荒屯
草昧之初大父母藺公執珪尹之事事皆經荆闢曩寄
治村鎮今歸然名城矣曩一望藁曠今昉昉原隰矣曩
歛輸無藝今歸并圖甲絲粟星炳矣曩城闕佻達今輝
煌鬢序絃誦雲蒸矣其最著者庚寅夏季水欲襄城刑
牲祭告應刻迴瀾南天壯砥柱焉繼思澤國苦水土壯
則水穰冬築則土堅爰於冬初土功大起西築黃師堤
東南則今方甯堤是皆十數年圯頽之積數百十世永
賴之功曾未再閱月遙觀厥成曷以故農功旣隙水澤
腹堅傭力而食者日千計厚資給之如期畢赴不鼓而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五

奮因乎時相受利里甲籍計仞度升合尺寸數罔或忒
各各身家性命惟力是視部署敏練時衝寒冰循勸之
因乎人比及告成易駱家灣之舊錫以嘉名曰方甯方
者地德甯則安土啟乎仁也是又因地制地法也大矣
公之善因也哉迄今者土作又黍與與稷翼翼食德而
咏勤苦服疇而開百室壤沃易贏時陽則舒西賓頤解
乎東主安處論美乎憑虛也顧不偉歟笙有六詩義取
三焉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邱樂萬物之高大也補綴其辭載諸石詠歌不忘焉
猗歟東南德產油油屠巴斷蛟厥壤可疇迺宣迺畝

既播既耰穎垂粟積盈車盈篝登奏敷功惠鴻祐庥
距川經野地德之方透紆迢遞亘連若岡長養蕃鮮
俾阜既昌備得其所情悅性康制度議德顯比於王
瞻彼日出氣蒸熊熊跂行畢逮陬隅景風扎慙伏息
清和盎充素璞偏爾昭明有融則壤錫姓禹功媿隆

鼎建大堂碑記

藺完瑋

凡制國邑必度地爲堂嚴正爽塏體勢類然謂

朝之德意於是乎宣民之隱情於是乎達也其在荆關
所關尤重監利自宋端平立今治定基構堂閱元厯明
修建至再自今燒劫蕩爲瓦礫燐火狐狎畏途相戒者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六

且久余以六年己丑冬受事登厥有眾告以僻鎮之不
可燕處舊治之不可不復則有言城圯者有言學藁者
有言室廬荒廢者甚且睚眦次且呿張舌橋凜凜寇至
之無時避逃之莫必者余喟然曰是誠在我單騎屬二
三耆老與俱周爰相視誠如所言又慨然曰我不可以
不身先時僅一分司小署數椽卽挈家棲止其中翦其
荆棘驅其豺狼狐狸郭郭缺者善之毀者築之闌入者
譏之游徼斥堠者遠之迺爲之築堤捍江迺爲之履畝
清稅迺爲之新學育材蓋初年從者數百家繼遂數千
家再朞以來幾幾乎萬家之邑旅進而言曰吾民田廬

植矣子弟教矣險阻之患消綏來之風動矣退食數椽
間不蔽風雨民不忍若是愬抑亦向明出治之謂何屢
以建堂請余遲之又遲之蓋其慎也歲辛卯夏始營舊
基經始焉凡購材若干貿材於廢寺院若干斬於木之
無用及摧折之餘者沒於民之不能自食而傭者磚瓦
取諸牆屋之折毀者厚其直人競自至逮冬初而堂以
成前有麗譙有儀門兩廊有吏舍有庫後有川堂有寢
室丞尉聽事居其左右繚以周垣若干丈尺歲壬辰仲
春月吉視事其中顏以親民念余之汲汲諸務不暇問
堂者以爲民也今不得已而構此堂亦以爲民民有幹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七

年吾堂之基址也民有捍禦吾堂之綢繆也民孝讓興
行吾堂之梓材丹雘也若是也者親之也親之也者和
以富壽安逸之福懸以刑賞禮律之文民於我乎親而
共戴一尊焉蕩平正直惟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引繩
直之影響赴之焉耳然則堂不可無記乎君子蒞政有
其廢焉急思所以興有其興諸必思所以繼既已更新
於其始尤且丁甯於其後夫乃有事而可大書曰懋哉
懋哉詩曰敬之敬之是國家長久安甯之道居是堂者
夙夜靖恭之誼也余終始慎言之後之君子采焉

藺公禁革陋規碑記

士民耆約公立

監利縣士紳軍民人等爲通邑利弊告請勒石恩垂久遠事邑經兵燹撫綏無方不覩天日十餘歲幸

順治六年仁廉縣主藺福星蒞任苦心招撫入城開荒大施興革除蠹惡息詞訟給牛種墾荒蕪杜侵欺禁火耗固築江堤修理城垣鼎建學宮捐修縣堂蔚起人文維新治運種種善政難以罄舉惟最有恩於民者革除陋規開後數條每年計省繁費萬餘里排免賠鬻之苦蠹役無科剝之害城恐恩主喬遷日後吏役追尋陋例復入湯火是以告鳴院司憲祖勒石縣前樹芳規於百禩承盛德於勿諼風清花邑仁覆楚天相與歌而頌之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八

周南澤國襟帶江漢川有巨防原有畛畔粒食安居罔敢諺誕粵經搶攘莫軫疚瘳例起如毛蠹甚若炭室家蕩析臙肉糜爛自天生德仁藹瑟瓚燭照刃遊亨否萃渙豁若簞塵頊如復旦吏畏民懷野分星燦戎功肇敏神祇佑贊貞茲勳勳永乃年幹

一監利縣

南漕

批役自順治三年戶蠹商同積棍逢迎前

任縣主新立陋規每批備花紅盃盤公堂等費計數百金恩主洞悉弊苦盡行革除奉上永遵不許仍前逢迎

一稱收錢糧宿弊排年收付里長總交官庫里長指名

索耗小民怒不敢言恩主懸旌嚴行禁革諭令花戶自行投櫃照司頒發馬較定押等收入不得上下其手民間免額外之輸奉上永遵不許紊改

一催徵錢糧前任不究花戶專比排年排年屢受累賠恩主責令里長看櫃排頭守倉設立花名版經嚴諭花戶按期上納倘有抗延圈拿責完懲一警百小民畏威戴德踴躍輸納毫無拖欠奉上永遵不許更變一里長排年不知何官作始每里用押差一名每甲四季打發抽豐酒食大約十餘兩三百三十甲共省費三千三百餘兩每甲保戶一名其費相同尙有當年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二十九

里長南漕另用押差保戶繁費更甚恩主深憐里排苦差止令本家戶首呈遞甘結革除保戶押差損費近萬奉上嚴革永遠遵守

北洲寺碑記

張逢吉

容城天竺山北洲寺何昉乎稽諸父老所傳聞則自漢光武帝始也漢遣馬援征臨沅曾駐節容城班師凱旋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邑之人思慕其功德不衰相與立祠祀之歷代以來廢而復興邑人歲時展謁必拜伏波將軍亦可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迨後西竺僧普慧杯渡江上飛錫峰頭爐無

火而自焚泉有寶而常聚迄今鄉人猶嘖嘖以爲美談此天竺山北洲寺之所由名也大清丙戌冬余始至其處廟貌巋然而舊日之瓦礫蕩然無有存者至問其爐井之遺址已委於荒煙蔓草不可復識余不禁愴然有盛衰之感焉寺僧月如有道人也揖余而言曰噫嘻淨名十笏之地幾度浮沉於波濤慶喜畢鉢之巖屢次灰銷於劫火先生眷焉懷古得毋感慨係之乎余曰山開銀地爰創方丈於螺溪花滿香厨遂集比邱於龍井上人今日者安禪茲山聚生公之石開選佛之場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予所惄然心傷者弔新息之芳躅據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

鞍顧盼以示可用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卒乃讒人罔極薏苡中傷妻子懼竟城西藁葬此忠臣義士所爲憤懣而不平者也猶幸旌旄所過徽音不絕俾後之人瞻望遺像貴與賤莫不禮焉是亦公之精誠不隨浮雲而俱散後之賢人君子張大其事猶將余與上人今日所稱述載諸邑乘里志俾伏波聲靈藉以不朽時文學張子鑛讀書其處急請於予曰是說也不勒諸石使勝蹟湮沒亦貽旃林之媿遂書之以告來者

修復漢壽祠記

戴 羲

邑境之東有市曰王家鋪不知代所自始志載趙宋南

渡後秘書王龜齡入蜀道經其地賦詩云宿處問名同住處梅花不見見蘆花土人相傳因文其名曰蘆花市市舊有漢壽祠祀蜀漢壽亭侯關公本朝宏正以來江水決防噬其址爲蛟鼉之窟雖日久堙塞而防猶險甚先贈君以市杪地屬余世轄歲歲增之而址幾復其半矣及今辛酉改元百穀穎栗陶然大有惟是漢防不戒馮夷肆怒直逼祠址之下其不沒者半版耳余惴惴率茲土人致禱亭侯以修復爲願甫一夕而天吳退賓者尺餘蓋若神所助焉余遂堅願力鳩工荷畚更築而廣之爲殿二楹門寢香積一一咸具不踰年不行募而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一

然落成見者異之余每讀陳承祚三史見亭侯當日建明未嘗過唐宋諸人顧廟貌封諡愈久愈隆者豈非以忠義本乎天性而精氣靈爽百代如新耶夫此邑爲吳時所建隸之郢都當在呂蒙掩襲之餘亦何民心思慕若是試觀今日誕期迎賽都鄙村落所在皆是而好鬼之徒茲鄉爲甚固宜神之不忘如斯耳神已屢增帝號卽當日亦有壯繆之諡稱亭侯者志生爵也祠名漢壽者志封地也余亦仍其舊以紀歲月云爾是爲識

預備倉記

裴 綸

洪惟 皇上纘承大統夙夜惓惓重在安養斯民而已

乃者加意修預備之政於天下甚盛典也粵稽古堯湯治平不爲旱澇加損職此之由也哉於時慎簡中外名臣以理其事而尙書禮部員外郎四明王公奉勅來蒞湖湘布政司參政豫章吳公按察司簽事陝右張公皆與協修其政者仍命精選郡邑廉公才幹官委之專理荊州太守大庾劉公於監利則辟主簿王君志聰焉君供職惟謹恆恐莫能仰副任使以故民不驛騷儲積告完徐卜宅廩之地於縣東良隅攻位而榛蕪夷度向而山巒列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束厥址周六百步高故土二尺而修八尋廣於尋抑其半以間計者七東西各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二

減其四高益尋二十寸有奇又前爲官廳三而高下於倉五之一闢門以臨通衢四阿各設巨甕貯水百斛用防不虞繚以修垣可久而不圯凡水石瓦甃匠傭費資錢若干緡經始於至統八年夏六月至秋九月落成大勢嚴正不樸不華實儲穀石一萬四千九百八十餘遂爲邑所規仰君可謂稱遴而食不怠其事矣嗟夫成周之制縣都亦皆委蓄以備凶荒後世近古良法惟隋唐社倉爾迨及我朝列聖咸重於茲皇上撫綏萬民無時豫怠以爲饑饉之患雖盛世不能無國家倉廩有儲民斯克濟又新陳未接縱豐年不免出息倍稱貸倉豪右

自今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力復得易新以藏於戲舍
照宏遠矣且其政具成周之美隋唐未足與儷君又能
專心一力遂濟登茲是皆宜書邑之耆老徐安善等復
來請曰有司預備倉訖工願得文白諸官礪石刻之而
置於廳左庶幾夫嗣爲政者知其歲月所始而有以相
焉遂記君滇南之浪窮人嘗領鄉薦卒業太學故治縣
有聲爲士論所多而見辟用如此

鄭公重建儒學記

明 胡 澐

聖朝立綱陳紀無非法先王稽古制自京師達於羣邑
皆建學立師以教育賢才爲本湖廣荊州府監利縣儒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三

學鼎新重建知縣鄭崇具其本末屬翰林修撰裴公景
宣引詣南宮徵予爲之記按學在縣東北燬於宋端平
之丙申復興於元至元逮國家規制一新洪武二十七
年歲久傾圮建甯張公貴以名進士來令是邑規畫措
置而重建焉正統九年冬廟學與縣治悉罹鬱攸俱爲
煨燼縣令鄭公崇自正統八年秋蒞事以來克勤治教
嘗曰吾爲民之師帥爲治之具存乎人施教之方本於
學今廟學俱燬教從何施爰謀諸同寅及教官僚屬各
捐俸資鳩工集材次第興作先大成殿次及兩廡戟門
櫺星門講堂齋舍神厨倉庫庖湑會饌省牲之所靡不

完美復鑿類池繚以周垣創始於十年之夏落成於十一年之春規制宏敞締構堅完不獨師生得所依歸而教法可施則邑之士人皆得瞻仰而感化矣大凡人物之盛固繇山川清淑之所鍾苟非教養有素薰陶有漸烏得遽能造就此學校之設有功於世豈淺鮮哉凡人材之出必自茲始也况賢令與師儒之表帥則勤者必勸怠者必懲教化行而風俗美矣居斯地者尤當上體朝廷之盛意下副賢令之盛心進德修業出爲世用顯庸於時澤被黎庶是皆賢令能盡治教之道知先務之所致也鄭公字孟德古田人以監生出知縣事和易近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四

民慈祥豈弟修撰裴公備道其詳故不辭而記之以爲來者徵焉

射圃亭記

明教諭

楊

述

嘉禾人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則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成周大司徒鄉三物之教以射爲六藝之一則射者文士之所當習也禮天子將祭而選士必先習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則士之習射不可無其地而射之有圃其所由來遠矣監利縣學舊有射圃在學之東偏不三十步而近國朝承平日久兵革不試武官勇將至有視訓練簡閱爲末務而不

加之意者况庠序之士專以詩書禮樂相先者乎以故是藝久弛而不習圃雖存鞠爲榛莽之墟者已三十四年於茲矣閩古田鄭公孟德由太學高才來宰是邑毅然以修舉廢墜爲己任首建廟學繼新縣治暇日復詢射圃故址而得之正其疆界夷其畛域樹垣以繚共四周中作觀德廳爲間者三陶瓦以覆闢大門於西向而扁揭以顏之凡弓矢布侯百需之具咸備而中度經始於正統己巳之夏不替月而告成孟秋初吉侯暨述輩率諸生以入設鵠於亭之南耦進而射焉復列酒殽楮筆之物以行賞中的中采各有差而不中者未卽加罰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五

以其初習故也於是勝者無矜喜之色不勝者反求諸己雍雍揖遜藹然君子之爭傳曰射者仁之道也觀此足以見之述退而言曰先王之於射必欲其周旋之中禮者豈苟爲是繁文末節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惟其養人於無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內志正外體直然後可以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吁射雖一藝於禮樂爲後於御於書於數實先焉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樂所以觀德所以明倫者此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所以禦侮所以克敵者此也於戲射爲士所當習者以此世之司政教者恆屑屑於

刑名錢穀之煩簿書期會之末且猶日不暇給矧望其能加意學校又有餘功及於射圃如鄭公者哉或謂是役也其費損其成易未足以究侯之設施不思一圃一亭之作厥功雖小而所繫甚大自今伊始凡我士子內外一於正直容節比於禮樂居學爲賢士立朝爲忠臣治民爲良有司學校作人之績有以光前而振後者何莫非侯能知先王以善養人之道克盡政教之責之所致歟述故記其興作始末於此後之君子能心鄭侯之心則斯圃斯亭永保無志侯之功爲不朽而述之文因茲以託其有傳矣庸書以識諸石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六

李公建明倫堂記

李純樸自敘

堂以明倫名彰教本也鴻荒之世聖人先示人以厚生利用之具而教化猶未備也堯舜氏作以民之失中爲己責始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於是文明於變比屋可封夏商周之世皆設爲學校其命名雖殊而一皆以明倫爲重我朝稽古圖治天下郡邑皆有學學皆有明倫堂陳常道敷彝教羣子弟之俊秀者於是而講明之蓋人必明於大倫然後愜睦於是乎成賢才於是乎育風俗於是乎淳故曰彰教本也余自六月來宰監利三日謁廟升堂延見師生顧瞻廟學敝陋堂宇卑隘諸齋舍

皆頽圯不可居卽慨然撓於吾心是年秋從事於楚之文場是年冬入覲未暇及學事乃酌公費之餘十金授學諭陳君良言俾之丹雘黜堊一新廟貌今年春余事竣回任又以城事方棘昕夕在版築間卽陶甕木石授食程工皆余所獨任未暇及此也諸生數以爲請余曰是余之職也其何敢辭夫民好逸惡勞今不得已用之爲城且告瘁矣何能復任斯役當爲諸生徐圖之諸生又請曰學在兩池之間正德間爲土城左方池塞故形家言勝地者歸重右池今學有隙地請建堂於茲適值池之中洲余乃率諸生循學宮之西而南出不十武得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七

勝區焉其地爽塏風氣完聚且天成璧水無容疏鑿而池亦平衍宜稼於是捐俸三十金購池爲學田明日鄉先生鄭公重威劉君良寀夏君茂二十有九人進而言曰公購學田以貽我子孫食公之賜厚且遠矣惟是明倫堂爲我子弟講肄之所重威等當任其役余喜曰諸公能相與以有成吾事濟矣然當自余始於是捐俸若前數鄉先生鄭君重威劉君良寀夏君茂暨進士姜君奇方鄉進士李子桃鄭子際可劉子彥李子元實王子國寶及諸縉紳共助百有餘金乃相與度地崇址募徒鳩工辟蕪剔朽惟新是圖而余亦日往敦焉甫閱月堂

成越兩旬齋成又越旬尊經閣成六月望日余偕鄉先生暨師生升而落之則見高朗軒豁平正洞達其類如鑑其洲如翼其闔闐舍廬如星羅於四周而吾堂巍然如山屹立於其間不出階序而邑之勝概已收攬於座中矣鄉先生又進而言曰公新斯堂以教我子弟茲已告成矣願得一言爲之記且以爲升堂者之訓余曰亦余之職也余不佞何能爲訓嘗聞洪範言皇極必無偏無陂無反無側歸於蕩平正直然後彝倫於是乎敘夫皇極言中也上建其中以敷錫於民而民皆保守不失故協於中而化成今諸生汲汲於堂之適中其於道也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八

幾矣乃其氣稟學術意見循習或有不能無少偏者可不知所以自新乎夫堯舜之精一孔子之博約皆用心於一念幾微之間自其幾之中者充之以達於五倫之交故謂之執中謂之時中謂之人倫之至於此不致其辨則過中者爲二氏不及中者爲俗學而去道也遠矣諸生登斯堂必有境與心會意與象融恍然獨覺超然獨復以自得其本體之中者自是舉賢科翊昌運登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則斯堂與有聲光焉不然是所以自修者未若修學之善也豈余與鄉先生今日厚幸之意哉堂凡三楹門三楹東西閣三楹尊經閣三楹學田

廣三十一畝有零周百九十六丈糧一石七斗有零是役也經理調度皆鄉宦縣丞李子承芳國子生王子烈而貢生劉子鳳麟劉子珏劉子承範亦與有勞焉法得書之是爲記

李公建城記

鄭重威

監利荆屬邑正德間邑侯杜漸以巡撫御史秦公命始築土爲城歲久就圯且曠不可守識者憂之邑侯李公克敬執巨寇數十人磔之於庭訛言醜類欲圖報復居民咸恐謂不可無保障以狀聞撫治都御史凌公巡撫都御史趙公巡撫監察御史舒公合疏以請制曰可量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三十九

工度費議甫定萬曆九年李君純樸以忠鯁左遷至僉曰事其濟乎公亦毅然自任曰是誠在我乃面形勝酌遠近揣高卑程工力規畫未幾以入覲北征明年三月事竣旋任乃理前緒奮然爲之不惑於浮議諏日興事鳩工庀材驅市廛間民使負畚耜而不妨農工贖干紀者以陶甃用示懲戒勸諭富室使分作於野而給之直法嚴令一朝糾而夕課焉卽暑雨不避勞者勞之有不共命者罰無貸人益感奮趨事惟恐後不數月訖工周遭以丈計者千八十有奇高九尺廣丈有奇爲門五皆有屋蔽之雉堞嶄峩樓櫓整嚴宵坼無警邑之父老相

率造予曰吾邑城成矣今而後庶其帖席矣乎先是望此舉者不知凡幾時明侯蒞任以來未數月也談笑而就之屹然爲一方雄鎮功不可忘請紀之以諷來者予曰李君才優誠立政教兼舉以佚道使民而人不以爲厲己是以力少功倍民忘其勞而樂觀厥成豈非百世不朽之偉績乎昔孔子作春秋城邢城楚邱皆特筆書之召伯城謝而黍苗之咏興仲山甫城齊而蒸民之詩作良以有國之大防生民之安危係焉非徒爲觀視已也然則茲城之設豈曰小補之哉是役也三守朱君諭節推劉君坤皆嘗先後署篆與聞其事而邑丞侯之屏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

主簿謝選典史姚岩顯均與有勞焉例得並書是爲記

殷公修學記

明

劉良竊

殷侯肖崖公重修學宮成何公警菴胡公玉峯劉公懋亭率諸生丐余言以記余誠譎劣無所知抑亦樂觀其盛者詎敢以不能文辭按本學替於宋復興於元迨國朝混一乃接修於洪武正統間年來水溢歲饑漂搖圯頽椽礫滿前廢不可知有司將動念焉每困疲財力志修未能維時殷侯來令茲邑於間關民瘼時乃矢心於學宮之修多方規畫集材鳩工日親其事凡舊制之未備善者咸因革之相陰陽察向背開土廣池增其式廓

廟廡堂齋學舍廡宇櫺星戟門名宦鄉賢諸祠厨庫處
靡不因舊而加葺相宜而更置炫煌繪采蔚然改觀監
利之學至是其偉且麗矣夫殷侯重改作者也值多事
未遑之秋於此乃惓惓焉若有不得已者何哉蓋爲政
莫先於養賢軌世莫重於風化學校者賢士之所由出
風化之所由美是不可不悉心焉耳然則是學之新非
徒新也新是學所以新爾多土也方今新皇御極天下
文明發粹攄幽躬逢盛世斯其時也志道德者日新之
以盛其傳志功名者日新之以廣其業則亦庶乎不忘
賢侯新學之意亦有以彰賢侯維新之化矣何公等同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一

諸生曰唯唯遂鑄石傳不朽云

唐公修學記

明 劉在朝

按治世未有不修學校者良以化民成俗端必由此而
循吏亦緣此以奏最耳吾邑介漢江之間被周南遺化
人文丕著國朝建學以來有取鼎物而動宸眷者豈非
蒸我髦士聖廟之鐘鼓實憑式之耶然廟之設也泮水
瀛洲流峙其間百雉如帶環拱其後形勝洵極天然但
階殿廊廡及門垣几俎之屬規制雖備率從苟簡甚且
版築以代垣牆故歲久就圯後先令茲土者間稍事脩
補大都飾一時之觀未必有百年之計也迨唐侯至止

百廢具興蓋其才識明敏天性質樸凡所以恤民之瘼者無所不至他不具論如築防以砥狂瀾增城以備流寇皆經濟急著至於一切得已之役則悉罷之是以未及朞民之頑者淳而俗之囂者靜比秋仲上丁釋菜於廟觀陋宇頽垣畢事而歎乃謀之廣文先生及諸子弟員曰脩廢舉墜有司責也况文廟爲根本之地君子崇教本以厚民風於是乎在忍聽其頽廢而貽先聖之恫乎爾時毅然以勞費自任居無何侯以入計行天子嘉侯治行寵以璽書復康南國且諭脩飾孔廟侯曰此余志也歸不越旬卽筮吉鳩工檄兩廣文監督命李生龍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二

友吳生緄董其事自櫺星門以及寢殿廊廡至明倫堂悉相度而鼎新之柱之蠹者易之以巨材陶之窳者整之以碧瓦窗櫺之損壞與夫几座之殘缺者又皆啟之以樸雅然後字傳以朱棟垂五采而學宮頓爲之改觀矣侯曰未也數仞之牆蚩一簣可辦周遭壘砌悉易以陶明論堂稱是而宮牆乃儼然在望矣侯曰未也於維啟聖闢地開天饗先聖於閔宮而祀啟聖於左腋禮失而野君子羞之爰遷其主於文廟之陰崇飾其宮一如廟制而聖靈始妥於斯自出矣侯曰猶未也像易木主已革陋習若鑄文以墨日久塵封使聖賢姓氏晦而弗

彰何以標示來學其自殿廡暨名宦鄉賢兩祠悉丹其地金黃填書姓名始炳然心目不待入廟而思敬矣事竣矣侯猶謂薪盡火傳斯文在茲乃置腴產若干畝歲徵其入以供廟中膏油之需遂令聖道如日中天凡此皆舍己俸以臻厥成初未嘗取民之一絲一粒者從此戶啟孝弟風尚素樸人相勸勉則侯所以化民成俗者豈淺鮮哉昔文翁脩學宮於成都化行蜀士比於齊魯侯今大有造於吾邑如吳生緄卽以是科魁楚正侯所拔識者自茲以往將使鐘鼓之靈蒸變多士其於文翁甯少遜焉學博兩先生與邑紳衿不忘侯之功也謀勒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三

石以志不朽因爲記之侯諱勳字本孩蜀之南充人以易經中萬歷戊午科

銀杏古剝碑記

張居正

佛爲大覺眾在沈昧假借一土一笠問法觀心是佛也荆南次邑玉沙普安寺建立唐宋地近江邊道當通衢流沙遷址白菓樹按院白更名銀杏寺缺文恍然白鶴

飛來

缺文

銀河霄漢

缺文

左堤禽參禪右水魚龍聽

法

缺

不減青山石點且幸均賦之章檄下邑侯關委員

姚典史文公培嚴象度形勢開除山地五畝免除寺僧一切差徭朝賀救護俱在本寺焚香課誦永爲朝廷香

火福國庇民千秋盛典矣余因荆江水口鳩工庀材建塔鎮座道經山河泊舟臨眺聚敘關君地方轉索碑文存愛欲擬還朝奏闕令其史官讚記又何俟其豐干饒舌謹識

旌表三賢坊記

胡在恪

武成云建官惟賢則士之得所建而居官者皆得以賢稱然官固有所當建而賢正不可數覲也故士君子居公卿大夫之列既策名於天府必報績於廊廟內焉守清廉之素外焉樹致澤之勲於是鄉邑尊爲人望朝廷重爲國楨書之邑乘傳之國史且愛及其田舍里居而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四

旌表之此坊之所由建而建官之賢賴以不虛也粵若裴公璉官拜刑工二部侍郎清白自持方正不阿言資啟沃天子有白面官人之呼德化蠢頑荒服有黑山斂刃之績且訓子綸公臚傳一甲官至尙書休烈班班於政府皆公之貽謀盡善也有明以來非所謂賢公卿者流乎當日分鹽爲監利舊邑有工部主事蕭公文珍御史劉公翼俱蒞官勤慎抗直有聲與公生同時居同里太史上聞朝廷同加表揚旌以一坊遂鼎爲三賢坊云奈地濱襄江屢有馮夷之虐數傳之後而坊已飄然蕩廢矣然其遺址猶存上稽邑志下閱里冊瞭然若指掌

焉令公之後裔動仁孝之思不忍其坊之泯滅無傳也請余爲記以識祖德於不朽嗟乎巷稱烏衣徒侈王謝之清麗里名冠蓋惟著刺史之豪華孰若坊以賢名動人貴德尙賢之思而慨慕不置乎至若官以繼官賢以繼賢是所望於公之肖子賢孫者又正有無窮者矣是爲記

修保和門樓記

劉懋夏

明萬曆癸酉都御史趙公請於朝檄邑侯李公純樸建脩磚城舊止四門適趙公按吾邑先高祖中憲諱良竄爲趙故人請曰邑雖蕞爾幸際成平旣庶而富士女雜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五

沓固填城溢郭也請闢一門於東北隅趙公從之名曰保和建樓一區奉關夫子其上故至今設先高祖之木主謂其開門便民助脩磚城與李侯並祀云樓當邑之艮位橐鑰攸始比諸樓爲雄峻先伯諱在朝持節漁陽時更新之兵燹後但餘數楹 國朝定鼎藺公乃更增脩歷三十年屋瓦上漏墻宇旁穿基四隅瓦石時墮行者不便予適旋自北海邑父母侯公爲予言曰完城郭謹樓戍有司之責惟茲樓前先生惠澤存焉先生其無意乎予曰不佞之志也未敢以貧辭爰命梓匠計木石甃甕之費公十之七不佞十之三復繕治而加丹雘焉

樓南向左眺則大江東注百里如環夏水西流相爲經緯而湘岳華容黛色歷歷若拱若揖於襟帶間右顧則高深古木煙火萬家亦一邑之勝槩也夫一事之利能者創之知者因焉昔之建此門與諸公之先後脩葺曰固吾圉而便民也而先高祖諸父之有此舉則綢繆桑土意也今成平日久吏多苟且偷安公獨興舉百廢雉堞是飾其亦先天下憂而憂之意與吾聞之和羹之鄉神人之宅又聞之聖人所處風雨有時是門以保和名保者安也聚也和者冲容豫悅象也盖取義於坤之彖辭漢壽亭侯之靈寶式憑其上焉豈不能使時和年豐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六

以富庶斯人爲 國家襄萬年之盛治且爲公錫純嘏於無疆哉是爲之記

建尊經閣記

劉懋彝

夫經者孔子之書而實二帝三王之書雖帝王之書而實天下後世修齊治平之書也夫經者理也常也日月麗於上江河行於下天地之經也五常五典人之經也故五經四書之於人猶五行四序之運而不息體而不遺焉昔人有謂五經如五星五嶽四書如四時四瀆其尊之也何勿至也哉臧榮緒於孔子生日必陳五經於庭拜而祝之徐盛年逾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

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葉氏謂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劉原父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其尊之者正以其不可須臾離也孔子行爲人師言爲天鐸周秦之季帝王之法盡斃而孔子始獨以六經治天下後世漢武表章六經郡邑有學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有疑事皆引經決定而經尊一師說立一教嗣後或以經師配饗或令名儒訂定至晦菴爲集義而後經學大著凡白虎東觀南宮蘭臺石室兩都秘閣嘉則殿宏文館秘書省之屬皆藏經地也故主治者卽不必盡倣古帝王之法而自天子下迄於士庶莫不著且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七

行於帝王之道則賴有是經也經之所以宜尊也我國家道隆三五陳常時夏頒五經四書於直省匪惟以同文也造士也蓋將率天下而躋唐虞三代焉服古之士與夫帥民之長吏安可不共凜其教與夫荆蓋離明之地而江漢之間固王化之所首被也屈騷宋賦猶風人之遺焉其間經明行修以文章勲業表見者相望於史冊雖豪傑之興也無待率多由夫良司牧者養與教之力乎古歛省菴程公大父母奉簡命蒞吾玉沙始接多士勉其以博古通今爲業逮行禮學宮見其規制雖宏而垣桷半圯明倫堂之後有尊經故址榛草蔚然思

創而復之顧其時滇孽未俘輸將孔急至辛酉秋孟黃潭爲災未遑也予初謁公微測其溫厚之性精微之學疎通之識莊儉之行知公之沐浴於往聖前王之言者深矣而廉而不急敏而能靜介而能容數年勞瘁凡爲吾邑釐弊祛奸重農息訟與夫救荒防患者亦旣百廢具舉無美不備矣今乃謀於紳士維新學宮同廣文劉盧兩君陟降相之爰得爽塏而庀材飭工構閣一區爲藏經之所閣旣成率紳士登而落之焉予乃揖羣坐而言曰吾儕識茲閣之所以建乎閣之藏書不獨五經閣以尊經名重本也尊經有閣不必吾邑爲然而尊經教化首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八

務則庶務之所莫能先也劉歆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後百年一經說至百萬餘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今聖朝以經義取士豈非欲其窮理達務學爲忠良以光選舉也哉而士人兄勸其弟父勉其子曰事窮經而世業不遷者亦欲以此致身也夏侯勝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乃我公建茲閣之意或又不盡於是夫教民成俗莫善於經爲懸其的而誘之趨使夫童而習之舉凡君父兄友之道仁義禮智之旨無不日誦於口而涵泳於心將見秀者復升以應盛

世右文之治而愚者處善以從 聖人遍德之風推之天下而人文彬郁本教既端古治可復則茲役豈徒潤色太平已乎抑唐文宗有言學者如浚井但得美水而已何事勞苦旁求耶今固無慮旁求也學者苟能以六經之道力體諸身而得漢之博宋之精也則董疏韋平程朱呂許等輩固爲鉅公爲名儒而深通經學如所云易學在蜀及牧豕負苓者流獨非仲尼之徒乎哉士人毋但以祿利爲也斯於茲閣之建爲不虛矣昔公家晉城令鄉必有校凡兒童所習書皆手爲句讀吾邑雖不腆何幸得明道爲之長也哉余不佞因書爲記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四十九

邑侯程公建應星橋記

曾三壽

邑自宋端平遷今治歷元迄明環以版築萬歷甲戌邑侯李公純樸始甃以甃計長一千八十丈高丈四尺有奇環城有濠深廣不可踰一以備不虞一以通水道越五十餘年西賊窺荆南邑侯唐公勲修浚之是爲崇禎六年嗣經兵亂城圯而濠堙圯者嘗繕緝而堙者未利導居民檐溜溝勺皆集於西南注中城內外至有沉竈產蛙者民不得已決西隄爲坎瘞板以笙其中爲水道形家每咎之後亦以江水環堤沁入空中將有涓涓不塞之憂乃復囊土以實而城內外之病潦者如舊如是

者又六七年迨今上御極之十有七歲邑侯程公受事於軍興倥偬之日方逆氛濱江居民鮮少城中潦水沒脛公愍然動念次年烽煙靖歸鴻集值歲大歉苦奇旱道殣相望公捐家貲四百金復募紳士義民隨意施助一賑於邑北周市一賑於邑治北關活殍以千萬計及麥秋猶有贏米公曰是可以無賑用以募工開濠購材成梁於是爲橋者七俱告成是役也勸議者儒學徐君諱子有劉君諱韋孫皆齊安人劉君精周官土圭之法相陰陽觀流泉有勞焉鳩工者縣尉馬君諱建德七橋皆其厝置縣貳查君諱蟠繼軍前饋給未遑也率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

作者鄉約七人書於後役成諸父老謁碑於三壽曰公之在邑惟飲吾邑一水廉明仁恕美不勝書今捐貲以救民災疏水以奠民居建橋以利民行復修城濠以戒民不虞是皆有功德於民民何敢忘且物無久而不敝不有以誌之後之視今安知不猶今之視昔余曰救荒大政也奠居利行大惠也戒不虞匪特爲民捍患且爲國固圉一舉而數善備况濠近於民居堙塞以來爲城邑數十年之憂匪公以斷行惠不爲猾撓不爲奸蔽安能立復古制康乂我民凡此者皆宜紀載休美垂諸不朽使後人知所遵守者也曷敢以不文辭然余竊有請

於公物之久而不可泯者有名以命之也昔李冰守蜀繪七星於橋名曰星橋千古遂爲美談今公所脩適得乎七之數更覺天然有合北關向未有橋名曷名以命之父老以是致於公公怡然曰若是則名之以應星可乎遂拜首而書諸石 公姓程名藻字繡中號省菴江南淮安府安東籍徽州府歙縣人

重築吳家剏堤記

劉鴻誥

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水能潤物也不治害物亦甚九州之內分支晰條搜源極流累帙莫罄禹貢一篇歷歷若指諸掌相其勢而治其要也要則雖小必治吾楚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一

夙號澤國荆襄沔陽實江漢都會監利介數郡衝則又江漢之所斜穿橫抹徘徊環拱激蕩潏蓄之邑也地窪而民貧十年不得三稔宜哉古者有溝洫畎澮自溝洫制廢疏濬不行民命國賦專恃堤防監邑田之名垸者星羅碁列其爲堤也亦龍躍蛇騰賦或十石百石千石其地之有田有廬卽築其地之堤獨太馬一垸以萬石計居邑賦半城郭在焉邑之盛衰民之饑飽視之故土於糧周數百里臨江曰南堤近北曰北堤不常潰因不常築南有崩洗頽齧之患每農隙輒興役往者里胥恃此爲壟斷甚至石糧派及六七井戊午秋程公奉

天子命來守此邑禁羨餘革紅禮勸農止訟收挾積弊至於堤工乃嘆曰凋殘之民其堪此厲政乎爰是廣謀深慮計土不浮錙銖程工釐及分寸每石二井堤之隆然而起坦然而實者倍昔民困以蘇乃災沴不息辛酉七月黃潭潰於江陵建瓶之勢怒濤瞬息趨監邑四境茫茫汨汨無際公心惻然命舟拯溺全活甚眾未幾奉檄有事秋闈九月返水稍落堤稍出親歷所謂北堤者潰口百餘泊雞鳴靚隔岸奔騰滂潰洶湧萬狀問里人曰此何地乎里人曰地名吳家剝黃潭之決使然也創始無稽剝左右有峻嶺剝北地勢卑下爲沱潛水故道歲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二

五六月必漲漲必瀾漫輻輳入剝而南瀉泰馬河東注院之毛家口福田紫薇小沙口西注皖之三灣蔡家潭高家老直浸邑西北隅堤如城然河如隍然嶺如郭然吳家剝其一關鎖也一有不虞則皖爲海之腹而剝爲淮之胃矣丙申半圯前任何築繼韓繼王增之公曰每歲必溢之水攻堤三面束以一剝嗚呼其危哉里人曰不但是也剝以北皆深溝大壑蘆荻萬頃遠方盜劫之徒出沒其中戊戌己亥大饑白晝劫人財物限堤不得越而南公曰堤去邑纔二十里邑有倉庫職守之任也南皖居民湊集強梁所覬覦也前尹惓惓其有深心乎

揀北堤潰口費繁者并剷爲十以例上之監司報可擇日復臨諸口度其廣狹深淺多寡閱月垵堤竣剷堤亦竣計土若干井面二丈脚視面三倍高六丈長視高二倍向也瀆沫揚濤忽焉行旅如雲登之者望清溪渺渺縱橫若帶碧草含煙牛羊漫野禽鳥啁啾漁者牧者芻蕘者商賈者往者來者負而攜者咸歌而過焉顧斯堤而樂之唐樂天司馬江州築虎邱堤七里堤遂名白公宋東坡守杭不欲廢西湖遂築長堤至今稱爲蘇堤若二賢者皆能興利除害相勢治要其澤之與名直與天壤同不朽游人咏土著爲詩歌今之堤雖不創始於公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三

公及民以實心實政深於創始垵之人不欲忘公德將以程公名堤而垂諸貞珉屬予爲文予因詳及通邑之水道隱言堤功之利弊使後司牧者守良法哉程公諱藻字繡中江南歙縣人鍊達有守氣宇溫和他特其惠政之一端云

代邑侯脩火神像記

龔學典

火神之祀其來尙矣舊廟在羅漢寺之右歲久不脩余承乏茲士葺其宇而易其楹今秋八月晦日城中火作焚燬官舍民房十去大半旣禳於神有謂其金容漫漶者請募而新之乞言於余余謂春秋傳論五祀祝融居

其一而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在顓頊爲黎在陶唐爲閼伯則其有神焉司之必也子產雖不聽瓘竽玉瓚之請而亦嘗禳火於祝融蓋所謂敬鬼神而遠之非世之始畏而終媚者可擬矣嘗論天地之用莫大於五行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二者之氣或過不及皆足以爲害於人顧水猶有過不及而火則有過而無不及矣先王以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誠欲洩其有餘之氣使不至於太過而召殃耳又天道恆象人事故事星孛大辰及漢識者知國之必火而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修人事以贊天道非聖者不足以語此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四

則其死而配食於列宿宜矣月令出於不韋之客乃以竈爲當夏之祀夫火固王於夏而竈特火之微者也噫陋矣當火之作也余適以事畱滯鄂渚數日後始聞而震悼之旣不能爲劉昆之反風又不能爲欒巴之噴酒慢神致災非余之責而誰之責與抑又聞未火之先有以熊爲劇者邑人遞招而觀之考之傳記熊於字爲能火此物不可入城入城則必有火災前代已有試之而驗者夫熊之兆火亦騰蛇興雲黑蜺致雨之類耳此與左氏彗除火災何異惜其時知之者不及見而見之者不及知耳旣嘉邑人之金碧神像以希後福因附此事

爲將來鑒亦先幾弭災之一端也

復修大觀書院記

監邑濱江立治螺峰錦水蔚爲人文其有得於師友之淵源長官之培養至深且厚故士風稱醱茂焉自昔建有大觀書院歲久傾圮前方伯唐公子方發軔吾邑謀之各紳於南門購屋一區議興書院尋以陞遷去繕緝未竣廊宇剝落故肄業之士畱者甚少己未夏唐鶴翁太守蒞任凡事之有益於民者皆精思而力行之念書院爲培養人才之所爰邀裴君杏舫建議重修時前後任吉牟二明府亦欣然捐資成此盛舉太守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五

撥所入公項銀相助迺屬劉君坦齋等鳩工庀材凡兩閱月而講堂學舍煥然一新顏曰大觀書院存其舊也太守旣與杏舫諸君子議定膏火章程卽延復州傅立齋司馬王講維時執藝就訓者百有餘人階序之間齟齬如也子夏子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邑醱茂之風得地方官爲之激揚振勵將諸士子處爲粹品出爲華國才卽艱鉅相加亦可奮志忠義爲干城作保障扶翼名教匡贊

皇猷於以繼繼承承後先輝映斯不負太守培養人才之至意也夫

重修考棚記

王柏心

邑之有考棚也則嘉慶間任叔渠太守宰邑時實創之道光時唐子方廉使復加葺治至咸豐四年縣署燬於寇邑侯多假館考棚然亦頽圯殆盡矣前邑侯查公麗生乃延邦人士設局修造集費購材自邑廨經始而查公移任去邑侯林墨香太守至未幾邑廨落成既有鳴琴之所乃專營考棚亦相繼告竣凡爲頭門一進五楹循階而上東西列號可容二千人有奇案與坐皆琢石爲跌其上爲堂皇五楹點名給卷皆蒞焉後爲衡文之室五楹庖湏井竈皆具焉旣葺成僉謂

柏心

宜爲之記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六

竊惟邑試蓋仿選舉聚邑中蒸髦三年再試令尹主其進退推

朝廷之意期於士者厚且重矣豈非欲其趨正學而閔實用也哉然則士所挾持與所報稱其道何由必也修身立行正誼明道菑畚於經訓博觀於子史百家吐諸文詞根柢英華皆不出是以俟掄才者鑒別焉而不爲浮游不根之言不蹈詭遇他歧之習則士之待己厚而視己重與上之所期適相應也名孚其實是爲眞儒不然則已僞此榮辱所由分而區區得失特其微焉者耳且夫韋布進身安可不敬其始今者羅而萃之呈材角

藝之場如登羣玉之山閱鄧林之藪也方索瑤琨而以
砮矰售之方求杞梓而以樗櫟應之不亦待己薄而視
己輕乎卽幸而獲選由此驟躡通華凡其高語仁義侈
談匡濟者人知其皆嚮言也故曰不可不敬其始也邑
中先輩自明已爛然竹冊矣况沐浴

聖朝菁莪樂育之化且二百年磨礪砥礪英才蔚起將
有蒸蒸日上者誠相與趨正學而閎實用此日發迹之
初桃卽他年坊表訏謨之左券也野處之秀各敬其始
勉爲眞儒則士且有不勝其榮者矣是役也董之者明
經朱心齋彭丹崖劉希召諸君子以勞且慎皆得附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五十七

邑人王柏心撰

論

伍子胥論

郭正域

子胥之報楚也聖人與之乎曰與之何以知之曰以春秋知之子胥挾弓而干闔閭闔閭將爲之興師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及蔡侯拘於南鄭數年而歸用玉於河而請救於吳也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爲無道君若憂中國此時可矣吳興師伐楚春秋書之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夫蔡安能以吳也蔡侯之怨不深於子胥闔閭之爲蔡侯不篤於子胥以吳者子胥也不以匹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論

一

夫復楚而以諸侯興師子胥之志也聖人卽書曰蔡侯以吳子成子胥之志也蔡書侯與蔡也吳書子與吳也與吳與蔡與子胥也楚貶而書人惡楚也惡楚與子胥也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穀梁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曰聖人與人爲善皆不敢明言聖人之與子胥也夫羨里囚而牧野戰載主而行雖曰弔民亦復父讐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曰父之讐不戴天枕戈而寢兄弟之讐不反兵子胥之心天地且諒之聖人傷之矣春秋書以者三桓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宋不能以齊魯不能以楚也而皆書以皆修怨也解者曰以者不以者也皆無與辭而獨與蔡侯吳子所以與子胥也

論李先芳

朱崑

或有因明李先芳而欲特立儒林傳者先芳寄籍濮州於監利祇分其半是以舊縣志及府志選舉中於進士列其名而鄉舉未之及蓋不欲專歸之監利也抑其寄籍之由或自先人或自本身均不得知亦不過付之想像而已卽邑中亦未聞有爲其後裔者且先芳係明人明史立有儒林傳矣其所敘列之人皆講明道學者而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論

二

先芳不與焉先芳亦未獨立傳特於李攀龍王世貞傳中牽連敘之攀龍傳云攀龍始官刑署與濮州李先芳臨清謝榛孝豐吳維岳倡詩社王世貞初褐釋先芳引入

社世貞傳云世貞好爲詩古文入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詩社後遂各爲標目有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稱而先芳在廣五子中夫王李明史列之文苑傳而先芳皆有所及是其爲詩人爲才人前賢之承 御旨修明史者已隱有定衡矣而尙待後人之別裁乎若以其著有讀詩私記二篇不專主朱註而遂欲別之爲儒林則昔之說詩而不從朱註者不知凡幾

矣豈遂均可列儒林乎夫立傳者亦因乎其人之行事與其心之所好耳如宋之東坡曾著有論語解易經註尙書註宋史不以之與周程張朱並列則以其志不在是也設於東坡而目之以儒林亦非所樂受也論先芳者當以是權之况縣府志皆未有此名目若忽欲爲之則必合兩朝之人統加評衡特爲建設正未可以一人一時之見強爲主持矣責任志乘爲毀爲譽均非眾之所許心之所安故不得不爲詳辨云

前五子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 後五子南昌余曰德蒲坼魏裳歛汪道昆銅梁張佳允新蔡張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論

三

九一 廣五子崑山俞允文濬盧柟濮州李先芳孝豐吳維岳順德歐大任 續五子陽曲王道行東明石星從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燧常熟趙用賢 末五子京山李維禎鄞屠隆南樂魏允中蘭谿胡應麟而用賢亦與焉

用賢已列續五子中

以上照明史王世貞傳錄

劉蛻駁子胥廟論

游克欽

劉蛻有諭江陵耆老書謂楚人不宜爲子胥立廟子胥廟當是申包胥廟以子胥封諸申故沿誤耳余以爲不然夫子胥之復仇仇平王非仇楚人也子胥之入楚平

王自仇之楚人不必仇也平王之失德楚人亦不善也矧自秦漢以至於唐歷幾何世其人已非楚之人矣而責其於千百年後爲一失德之主念仇乎自來權奇怫鬱之士論者每悲其遇憐其心而不忍苛其迹試觀子胥之去國非身之罪不得以雍子巫臣比及其入郢非自爲利不得以華登欒盈比迨事久論定因伍氏之世勲而嘆子胥之積怨因子胥之用吳而慨功名之不終前以無極不遇於楚後以宰嚭抱憤於吳此豪傑之士所慷慨激昂言之而隕涕者也以爲此楚之人也因相與祠之矣若謂包胥訛爲子胥則包胥之功楚人孰不知之何至相誤其子胥有廟而包胥無廟者毋亦人情喜激而厭平舉遠而遺近登山采玉入海求珠其好尙使然非經祀典釐定也且屈原楚人也而其詞云伍子逢殃又云子胥死而見憂是楚之人已不計其仇矣於唐之立廟何訾焉夫子胥之復仇本於孝諫諍原於忠忠孝之人其魂魄未嘗不思戀桑梓祠之自足爲福也若夫漠北之祀貳師慕容儁之祀冉閔則精靈所感又可以尋常恩怨論歟

雲夢辨

朱 崑

古人立言或互文以見意或卽此以概彼拘墟者但據

所見以爲信遂不免橫生異議矣雲夢跨江南北蓋八九百里有何界畫亦有何定形自禹貢有雲土夢作又之文左傳有田於江南之夢之語遂舉雲夢而二之且判分南北矣或因土與作又皆成畎畝并疑周禮職方氏言荊州澤藪曰雲夢爲未必爾不知地勢變遷初無定局况雲夢之廣高原下隰皆所必有也若單舉雲單舉夢與統舉雲夢不過隨便言之亦非有區分也齊少宗伯召南著有水道提綱四庫全書簡明錄謂其以今日水道爲主不屑屑附會古蹟其言雲夢曰今自枝江而東爲松滋東南爲公安又東南爲石首爲華容濱江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辨

五

南岸多藪澤卽古所謂江南之夢也江北尤巨自江陵以東潛江以南監利以北沔陽州前後左右諸湖渠皆首受漢水支津於大澤口之西張集港之南東南流至嘉魚東北之新灘司及漢陽西南境之沌口分流入江者也總曰沔水東西地四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又言漢水東北岸自京山天門應城雲夢孝感東南至黃諸水所瀦亦卽古澤也卽今證昔明白了當可以掃除一切葛藤矣

鞭尸辨

朱崑

古人已去數千年矣而欲以得乎其實則必參考羣書

折衷聖言乃爲信而有徵世傳子胥之孝每以復父仇鞭君尸爲說夫鞭尸之事僅見於史記春秋暨三傳皆無之且其報父之仇報在讒佞耳豈必報其君哉子胥之言曰事君猶事父也此亦足見其心矣若公羊有鞭墓之說乃概舉乎楚師未嘗屬之子胥況於鞭尸抑是時以吳師伐楚者春秋明指蔡侯則報仇自有攸歸何爲專屬之子胥乎史公一腔憤懣往往借題抒寫而未免有過其實未可遂據爲定論也至伍奢爲伍舉之子左傳杜註國語韋註及史記註皆顯然可証而乃以爲椒鳴之子則不足與辨矣

監利縣志

卷之十

藝文志辨

六

申無字申包胥辨

朱崑

舊縣志論辨中有云申之先無字與亥傑然其後者包胥亥爲無字之子左傳可証包胥則未之有見何以云爲其後按左傳所載芊尹無字楚語城陳不羹中以爲范無字康熙字典又以芊尹爲複姓引通志氏姓略楚大夫芊尹申無字之後是無字之姓係以申尙未有定論也若申包胥者越語載其奉使於越與越王論伐吳越王諾其言註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言柏舉之敗求救於秦者爲勞冒勃蘇註定四年以爲申包胥又載補曰勞冒卽蚡冒勃蘇聲近

豈蚡冒之裔與合國語國策註觀之包胥當是楚之同姓與無字亥何涉若因其係之以申卽混而爲一則伍子胥在吳吳子與之申亦曰申胥豈可謂與無字同族乎又此芋尹芋字從千音芋左傳哀公載陳副使芋尹蓋芋字從于音御諸書多混淆亦所必辨

諸葛菜辨

朱崑

昔諸葛武侯有興復漢室之志故利用行師而師行糧卽隨之此木牛流馬之便於轉運千古以爲奇談也要其不待運而糧自給者則莫如種菜一節其菜爲何李時珍本草綱目於蕪菁條下以諸葛菜與蔓菁九英菘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辨

七

並列蓋名異而實則同矣世乃以與蘆菹相混夫是菜根葉及子皆類於崧興蘆菹全別其利甚溥亦非蘆菹所可方諸葛亮軍行所止卽令兵士獨種蔓菁誠取其利大而易種也後世相傳遂目以爲諸葛菜若不究其實非惟沒菜之眞將前賢苦心亦因之晦矣道光庚寅辛卯年監邑連遭水患餓莩盈途咸甯進士周滙宗乃捐金購菜子五石隨地種之不久卽生生卽可啖其所保全者良多蓋猶祖諸葛公之意茲因修志及菜之類覺菜爲救荒所急需故据本草詳辨之

伍子胥里居論

朱崑

自古豪傑之興每增光於桑梓世遂舉非其地所產之人強爲其地所有之人而前賢故里轉因之混淆不能明是適足爲前賢累也然欲得其實則惟誠正君子之言爲足憑耳伍子胥忠孝之節彪炳寰區固宜隨處爲之欽仰要其發跡自在監利乃荆郡志於伍氏祖父列之藩封於子胥多作疑詞襄陽志則以子胥爲宜城人夫宜城卽故郢地楚之遷都在柏舉敗後子胥何嘗居此楚亦不得以畏吳之故反遷於子胥舊里也襄陽志云相傳如此蓋未敢以爲實然耳其在監利建坊立廟不一其區終以在縣北門外者爲可據胡象鴻龔學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論

八

學問淵雅品行端方爲邑中所共奉作師表之人龔修茶菴廟序云廟前是子胥故址胡有茶菴旁云是子胥故里偶經其地感賦詩載在所刻雲皋亭集中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不此之信而將誰信乎其他傳會之說足見後人不能忘之意亦可置之勿辨矣

胡象鴻詩
列詩錄中

箴銘

侍中箴

胡廣

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勗聞上帝賴茲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乂用有勲文公欽若越興周

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降及厲王不祇不恪曠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墜宗緒寢廟靡託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恭作禍高安斷袂哀用無主待中司中敢告執矩

印衣銘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爲光爲飾邁種其澤撫甯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常厥心膺茲多福登位歷壽子孫千億

筥銘

休矣斯筥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帶命所資用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銘

九

褒令德備以自修所以自勅忠肅恭懿鮮不維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傳

楊溥

裴編脩傳

翰林致仕編修裴公旣沒之明年其友太史氏楊溥爲之傳曰公諱璉字汝器世居荆之監利蚤遊郡庠甫弱冠言動若老成人湘獻王命署巴東縣學事靖江王過而奇之召與之同舟濟江賦詩識別旣升太學擢知劍州上親賜以襲衣重衾寶鈔諭遣蒞任居數年以明恕爲政以恩惠養民吏不忍欺士偕樂業用薦授浙江按

察司僉事尋調江西鋤强暴伸冤滯憲體截然坐事去
官或說之辨公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吾
官雖去吾道尙存何辨之有慨然而歸時有厚贖之者
公皆拒而不受尋起爲京畿道監察御史以劾奏權勢
仁廟當朝稱獎之曰裴璉眞御史也以平皂軍山寇陞
河南按察司副使坐事免官方且怡然若自得者或疑
其强作之及察其心益信之再起復爲廣東道御史或
勸以當順時爲保安之計公曰吾屢挫屢起朝廷惟取
吾慙直不阿耳若欲雷同以圖苟安非國家之福抑亦
非忠臣之心不見失位之事小不忠之事大乎時階州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傳

十

賊哨聚公承命按治方行上官授以方畧比至賊勢已
變公以便宜執其首寇脅從者八千餘人別爲奏請全
活之還朝之日上官見謂曰賊果不出吾算公曰不然
具言所以捕獲之方大拂上官意竟沮之公處之自如
以母憂去官起復爲仁廟中允改刑部主事出知易州
易素無貢土公勸勵之至大比之歲卽得領鄉薦者數
人由是易之人爭慕嗜學仁廟踐祚召爲工部侍郎尋
調北京刑部或說之曰亞卿貴重非他官可比當自愛
重以圖保全公曰朝廷所以貴重大臣正欲其知無不
言言而有所裨益於君國也吾盡吾職而已至於成敗

利鈍則有命存焉若庸庸保位則焉用彼相耶竟以不可時俗出知涪州惠政比劍尤加用心考績至京以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子綸得推恩於親遂棄職就封以編修致仕或說以知州五品上加品就封公曰茲幸得保全退休耳豈加官進秩然後爲榮哉公旣歸日與鄉人父老徜徉山水笑傲詩酒倡導子弟以孝弟忠信之事誘於鄉里眾方望其大成竟以不起時年七十有二公生平好爲詩文詩學李杜文宗韓柳以經文大訓爲主有栢庭訓子圖詩卷野舟集若干卷藏於家其子綸文章政事表表偉偉今爲山東右布政使方當任賢興理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傳

十一

之時其爵祿之來猶未可量評曰裴編修以豪傑之資敏達之才三知州事以愛民興學爲政累居風憲以繩愆糾謬爲職爲中允春坊進儲君之學侍郎工部爲諸司之表剔歷中外四十餘年得失不介於心夷險不易其節晚年恬退以恩榮終嗚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噫

貞孝合傳

謝光鍾

嚴孝子名自瑄生監北與潛沔三區繡錯之地曰泥湖父字蕃錫母李氏生而頭角嶄然比長擇配於沔邑國學唐顓君灼之女已而就外傅聰穎能文晨昏必至寢門叩父母安歲丁未饑饉洊臻昆弟各偕室家居別墅

或帳遠方獨渠以未婚之身朝夕相隨竭力以供父母
饗殮弗匱未幾父喪負痛售產以備葬資搶地呼天日
夜哀號露處墓所幾欲從父泉下久之神魂顛倒語言
失次母誑以爾父歸輒心喜覓不見則又痛哭盛暑不
避冬雪不畏佯狂四鄉者十有餘年而唐氏猶守貞待
字於閨閣之中荏苒三十餘歲唐君灼公恐誤青春欲
與嚴人改盟而氏獨心若金石百折不回乾隆二年夏
諸父昆弟駕小艇載簞貲送唐氏適嚴唐氏奉姑嫜禮
娣姒婉孌恭順雖未笄而執婦道唯謹是時佯狂者方
熾杳不知其所之閒歸亦省問母安荷畚培父墳號咷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傳

十二

大哭遇通人談文章條理秩然但忽啼忽笑時癡時狂
人多畏憚之一日忽整衣冠還鄉大異曩昔狀母命合
香堂前理亦奉命成禮端莊靜穆目見耳聞者皆嘖嘖
稱異唐氏相夫荆釵裙布總理家政瑄相安無事時夫
痰癖偶作則正顏莊語以導之卒致安痊同事母李氏
奉蕃錫公禋祀閱歲餘遂生一子異日光大門閭追揚
芳徽兩人之休名應彪炳乎宇宙然孝子貞婦之心初
不計此也至性孤行於天地匪圖報亦匪邀名嗟乎非
孝子無以顯貞婦之心非貞婦無以成孝子之志其合
傳也庶幾永垂不朽歟

邑侯唐公德政碑

王柏心

吾邑自道光丙戌後歲被潦庚寅夏江防決 邑侯唐公時權天門方伯林公知其才檄權吾邑委以捍救之策至則周覽境內江河隄防攷興廢之由問閭閻疾苦廼大議興築募民出貲財助歲修役甫竣而暴漲至隄復決民流離遮道公渾涕撫慰具舟船給緡錢遣之皆再拜去邑豪聚羣不逞之徒乘危剽掠所在洶洶 公聞之馳往擒捕二百餘人悉械繫之邑中帖然 公遂乘單舸涉洪濤徧履災區權宜急賑全活甚眾因條災民戶口以聞請予賑卹最厚所行賑法變通宜民旁州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碑

十三

邑多取爲式 公以邑江河隄防綿亘五六百里旣一切殘破非大修治不可又尺八口江岸隄所直處湍急沙崩歲歲爲憂改築宜退徙近內二千七百餘丈通計爲費需金二十七萬有奇議者因時事孔亟咸以爲難公毅然曰不如此患益深後欲救之雖糜金如山無益也吾不憚以去就爭之具以事上大府果爲奏給帑十二萬金復募民出貲財益治歲修乃度形勢表尋文具畚鍤董役徒祁寒暑雨躬親董率凡五閱月而江河隄防以次告成已而江水大至隄不沒者三尺許公往來捍禦晝夜不懈時西南風急巨浪歛薄隄危甚

水勢欲橫溢吏民皆走散 公立水中不去獨捧土負薪身當其衝度不可救卽以身殉之薄暮東北風作水南趨立減二尺餘吏民始稍稍復至掖 公出俄有虛舟浮至因實土沉之楫竹石於上以補隄岸之傾頽者卒完好如故見者驚爲神助歡聲如雷當是時瀕江諸邑隄悉潰而吾邑獨全者 公之力也 公雖值災政旁午復以其餘養老疾收棄子贍寒賸瘞道殮給藥丸散糜粥前後請平糶緩征諸政有利於民者無不力行故處阨危而民罕有言困者於是耆老子弟相繼而言曰史所稱循吏若鄭僑之正封洫西門豹之治西河召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碑

十四

信臣之行均水民被其德至今頌義不衰顧此數君子因地制宜順而導之未有處災患游臻財賦殫竭若

公之亟者使數君子者與 公易地以處其難易固不待智者而明矣且夫濟世之變者才也才有時而或躡任艱鉅者力也力有時而或屈若夫紆迴險阻至於再至於三卓然不搖卒能建不拔之功而且仁心惻隱恐一夫不被其澤雖周旋困阨中誠愈摯此惟禹稷當之豈區區才力之流所能攘臂其閒哉然則 公之功爲獨難而 公之仁尤不可及矣 公雖欲然不欲自居顧吾儕小人出沮洳而登衽席伊誰之賜而忍令紀

述無聞其母乃忘大德也實甚 公既調任江夏行有日矣去思殷然挽之不得計所以報 公者惟條舉先後所行諸政勒諸穹石庶昭不朽則僉曰善乃相與記而刊之 公爲政以愛人爲本首隆庠序之教尤敏於聽斷豪強屏跡無敢撓其法者 公名樹義字子方貴州遵義人家世循吏以乙科起爲令云

邑侯徐公德政碑

游克欽

昔虞升卿以勦賊立功陳仲弓以寬厚敷德竹帛所紀後世猶思之況於身受者乎維我 邑侯徐公值艱屯之秋除莠安良威惠並行其功德之及人遠矣咸豐四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碑

十五

年春粵西股匪由湖南竄入邑境糾集羣盜於三月初五夜半突犯縣城合邑橫遭荼毒 公以三月卸公安縣事奉檄攝篆監利自郡率兵勇協同帶兵官討賊四月二十七日選鋒至劉家鋪與賊交戰兩日殺賊無算把總孫萃亭力贊官兵乘勝直追賊遂大潰縣城始復公以五月初二日到任邑人復覩天日如依慈父母矣是時兵燹之後積儲蕩然隨勦兵勇旋以餽運不繼大半回郡畱者不滿三百人餘賊猶踞邑北 公乃與廉正士民議興團練未竣而賊偵知備禦單弱復聚眾數千於五月二十七日黎明分三路撲城大股先自城北

火把堤縱火蠡擁而前喊聲震地居民驚擾 公聞警
卽握刀上馬攜一僕馳至北門以大義激勸兵勇堵禦
於彭家淵兵勇憤怒用大礮轟擊斃賊數十人其被創
溺水者甚眾賊始遁 公方督追而回顧城中火光四
起賊又自東門南門入矣當是時紅巾填滿街巷 公
勒兵返隨殺隨追兵亦分勦比至東門 公僅單騎耳
突出伏賊十餘人圍逼 公手斫三人賊不退內一賊
最剽悍 公以火毬擊傷其面賊乃奪氣走單騎追至
城外馬忽蹶 公墮泥中傷其腓復騰而上賊回戰適
兵勇從南門追殺者繼至賊遂遠遁夫賊之復來也城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碑

十六

中有伏莽招之挾其陰毒方期大肆虔劉向微 公挺
身抗禦爲士卒倡邑中豈復有孑遺哉七月中旬大江
賊船自白螺至螺山連檣數十里礮聲達城中日夜不
絕賊時上岸擄殺刈田禾爲糧復有入城之勢時把總
孫萃亭力戰中暑卒 公奮勇督軍邑中義勇助之擒
僞總制王洪鳳賊乃不敢內侵及 曾宗伯大軍出賊
遁武漢而吾邑始安 公之初舉團練也和平接物虛
懷受言從善若轉圜求士如饑渴冒盛暑閱團所到之
處反覆開導人皆激昂自効由是家備戈矛村立旗鼓
要隘皆設關防外以禦寇內以緝姦一時巨惡搜剔殆

盡而脅從罔治所全活者亦不少至兵勇乏食勸民助
貲民咸知 公之餉軍以衛民非剝民以自奉稍有力
者皆樂輸焉勞苦而功高如此竟不能署上考任未滿
八月而去邑人咸爲歎惋 公所議一切安民禦患事
宜未盡施行然蒞任以來所立勦賊之功與其撫綏吾
民之德至今雖婦孺蚩氓皆能言之以視虞陳二君子
固先後媲美垂諸竹帛而不朽也 公去後民不能忘
姑撰其實蹟而鑱諸石 公名文灼字宓仲順天宛平
縣人家世循吏以府叅軍轉爲令云

上胡中丞書

王柏心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書

十七

天中丞大人執事日昨張仲遠觀察奉檄赴敝邑定議
減漕招同 等會集紳民宣布德意抉摘弊源眾聞是
舉之出於執事也無不懽呼忭舞感激涕下以爲執事
三載以來躬環甲冑暴露寒暑大小數十百戰追奔逐
北拔全楚殘黎出之湯火又謂寇之噬民也虐於豺狼
而吏之食民也倍於蝮蠹名雖不同其肆虐黔首則一
也於是蒿目環顧見鋒鏑幸脫而征歛無藝承大亂之
後必行非常之澤乃足以寬腴削而救瘡痍由是慨然
下減漕之令其於敝邑尤憫其額外無名之橫索受病
最深渥垂軫念仁言仁心肫然流露歷二百年之積弊

牢固膠轄不能釐剔者一旦掃除而蕩滌之曠然若雨雪之變陽春枯枿之逢雨露若起沉疴而予之以更生之藥也執事威畧如方召憂民如禹稷凡古名臣大賢之訏謨直以一身兼之今茲此舉固國家之元氣蘇民生之積困目前既合國與民而交裕他日且舉漕與河而並罷利被無疆費省無涯彼弄兵潢池者將投戈歸死之不暇孰敢磨牙搖尾以抗執事之顏行者哉嚮風欽感慶幸莫名謹按敝邑素乏魚鱗黃冊以敷經征籍爲憑故積習相沿飛洒瀉多咸豐四年兵燹之後敷經大半遺失書吏乘間舞弊莫可稽核所有額征漕米七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書

十八

千餘石除坍挽冲壓計緩千餘石在案今其存者僅六千餘石通計合邑爲皖者三百六十有奇爲里者三十有三經界不正糧不歸里大抵以高鄉之糧移入低鄉蒙混申報官不能察不應緩而緩應緩而不緩奸胥私征自此而起而號爲糧書代民完納者幾及千名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也民間秋糧一石派米四斗六升六合六勺銀一兩八錢一分米折價五串九百四十分銀折價五串七百九十文糧書抽豐二串四百文米券二十四文銀券八文由單十四文通共每石折價十五六串不等遣鄉下戶有完至二十餘串不等者什九皆

糧書代納從無赴倉赴櫃之事重以江堤綿長三百七十餘里險工林立歲事挽築每石派土至百四五十方方土壹百二十文價亦且二十餘千矣二十餘年前糧多之大戶有堤老董事之役動至破家小民憚此重役則析糧而多立票名其後更避土費則又藏糧而寄於豪紳然但能欺官而不能欺吏彼奸吏乃乘勢而把其短長或付以墨券或誘以短價或索重賄買空報入崩挽挖壓而下紅單或洒入寄緩廢垵民間輸納既入私囊又復多方誘串賒其餘膏至厥經失而實畝實糧欺隱無著倍征私征肆行無忌故官有賠累而吏多暴富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書

十九

民有災歉而吏屬屢豐蓋合荆郡七邑論之漕重而籍紊民病而官亦受其困未有如敝邑之甚者也 等條采眾議詢謀僉同咸謂此項酌減每米一石宜定爲折價六串文則官民兩得其平可垂永久若矯枉過正峻加裁削非不取快一時但恐異時官吏此途旣塞彼竇復開變其本而加之厲流弊有不可勝言者仲遠觀察斟酌數四亦謂此議爲允乃敢據情上請伏懇執事俯加允准賜之批示則遵執泐石永遠奉行地方幸甚言者謂敝邑之漕闕額過多雖屬減價而書吏侵蝕病根未剷是民旣拜惠實則絲毫無益於公家將若何然弊

源在賦重一減價而弊已不啻去其五六矣 等潛察
吉明府爲人誠信豈弟下車甫匝月而都人士之公正
者已若鍼芥之相投此事把鼻只在官紳志意相孚耳
閤邑三百六十餘垵不能遍履也 等已畧將紳士之
廉直曉事者爲吉明府言之必能延攬諮訪使之各舉
其類各燭其私則凡所爲隱匿詭寄者當以次而發其
覆鄉無匿畝畝無匿糧糧書不待革而自去蠹吏不待
詰而自敗行之期年賦額必可復初此不動聲色潛移
默奪去之以漸之術也雖邑令功效必待滿歲方見端
倪然調遷太速則恐其無成至紳士助官釐剔亦但可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書

二十

陰相毗贊若使之居其名而結眾怨又有所避而不敢
矣此均望執事洞察而曲爲成全不勝大願 等再拜

與子庚等疏

鄭家任

雍正癸卯進士

告庚禾唐果余少讀陶元亮與子儼等疏備瀝生平窮
苦博引昔賢之美行語無粉飾言皆坦懷所云鄰靡二
仲室鮮萊婦此等遭逢千古同歎至不諱儼等饑寒與
役薪水之勞而採何慚兒子之說是陶公此意可以醒
後世爲人父謀田宅厚積聚以資子若孫之驕奢淫佚
而速於敗者玩篇首卽言死生窮達之故中敘病患自
恐大分有限則此疏必晚年乃躬不稱用防不虞而告

其子以立身之大節也余家自絲祖去繡渡江而北終抵家於監歷百有餘年於茲矣後於癸卯成進士值其儲虛齋叔以翰林院戶部郎中具呈大部叔出印結爲余易名歸宗以爲家緣先祖諱以治故也憶余年十九入監利縣學中間食餼三十年應庚子歲值是年秋舉於鄉辛丑歲會試未第癸卯則余年五十二矣戊申夏余籤掣廣果惠州府興甯縣缺引見天語春溫而冢宰稱大謹飭謂廣東路遠著以直隸山東河南缺用八月授山左朝城令蒞事三年才不及眾人而操守則自信其有餘故日用悉從省約歸家時猶止自積養廉四百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疏

二十一

金至今飲食衣服皆取辦焉然未嘗一飯忘天恩也記余少壯好奇愛博得異書如獲天球同人譏我有文字癖每年但收硯莊之租以給數口其經營家計月有度歲有式布衣疏食未敢奢侈是以絕無情人借貸索物質典之累自分才短不敢輕家人產又羞告貸豪門規步矩行拙性然也年三十先君子捐館時庚兒七歲禾兒三歲唐兒匝五月果兒未生余館邑朱鎮攜庚兒讀書程氏齋中後庚兒年十五代營家計中道廢舉子業遂攜禾兒肄業南鄉唐果二子力不能及歲就塾師所謂人已目爲時髦矣今予年七十偶因飲食犯噎經年

未愈行有就木之勢親舊訊問笑云余不臘矣因思運促風火身非金石及今不授汝等以治命無以傳後日示來者余見末世兄弟大半自私自利視我同胞疎若秦越有逐錐刀利而手足冰炭有爭尺寸土而骨肉仇讎訟於官而官司痛恨鳴於鄉而鄉鄰竊笑識者未嘗不追溯其祖父而長太息於子孫之不德也余讀陶公文未援管鮑分財以愧懷利相接之兄弟又引潁川韓元長沒齒同居濟北汜稚春七世同財陶公縱情詩酒襟懷磊落訓子亦復如是則爲慮不深且遠哉余今膝下諸孫性不耽書籍後有可鞭策者慎勿令復卽於嬉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疏

二十二

但不易得通人爲師耳余昔客長安寓虛齋叔宅見叔稍有餘貲卽購書備覽各色牙籤宛同鄴架爲余言讀書則心思開豁靈變兼知古今人物成敗得失匪直掇科名已也此言傳之後人亦一家藏也至若汝等瘠田數畝歲稔聊充饑餒當毋近豪侈以召困乏蘇子瞻論平王一敗而鬻田宅士庶人亦當永鑒於茲母貽行路人長歎也倘後漸拓家私我圖爾居莫如南土繡林山頭可屋堰田可稻荒嶺可樵小溪可漁能置一所亦子孫之利也時辛酉之秋七月旣望余因艱食以文感懷無復多贅

先生少負文名晚始通籍居官三載清廉自矢府志列傳已畧著之矣但始名劉以任後改鄭家任其本末則有未詳也觀此可得其真言之樸實切要尤足爲後世法

募修地水二帝疏

戴 羲

余以衰耄委頓卧村燼熾垣中忽劉子貽赫蹠趣一言爲地水二像募疏余謂道家曰天地水爲三元一錫福一釋庀一宥臯今不冀福利而但求寡過是可疏也竊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地水師以容民畜眾水地比以建國親侯則此二元者何嘗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疏

二十三

不以民爲第一義也迺者軍興歲歉吏黷胥橫於此蚩蚩不啻草菅而魚肉之得無與地水之旨相紕繆乎禮記云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睠爾哀鴻皆從顛山血海淺瀨廣蒲中漏出軀命而復鬻偃息捐廬晦以厭溪壑以哭道路諒二元之在九天必有博博於此中者吾子與諸檀那佈金首唱豈激於貴民之義抑思有以寡過耶且聞此像置之東嶽刹中東嶽岱山也子思子言至誠而引天地山水以明不貳不測胡爲遺山而祇以三元命官今之列像於嶽也其爲道家補注乎自今以往生物不測爲時泰年豐民安景阜未必非

此脩像之力也去其慳而可矣

乞補聖宮樂器疏

鄭家任

自聖宮隆八佾之聲容尊師有典且祀事肅四方之觀聽備物宜宏乞昭典禮之喬皇用補懸宮之殘缺輝生芹藻意洽蘋蘩竊惟木鐸響開人驚東國之鐘鼓金聲樂奏代吹闕里之笙簧王爵肇封不但太牢告廟世家作贊歷來嘉樂薦馨我朝

聖祖臨雍黼藻勤九拜之禮亦越

憲皇釋奠玉音成七言之章一殿笙鏞鏗鏘春秋之奏兩階毛羽輝煌左右之陳荆忝名區人藏五典監卽蕞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疏

二十四

爾家抱六經但孔廟之曠典未聞亦祇因陋就簡而歷任之循職不逮誰圖議禮更新自羅公銳意文明創簾業而搏拊流韻洎 師慎簡佾舞嚴考課而鵷鷺充行某思數十年來百廢具興新書院之頽垣鼓徵得所畫雉城之運甓樓櫓咸修況在聖宮尤厯清慮入廟謹盥鬯之節啟磬齊鳴敘事稽舞蹈之班鷓鷯具振頃緣歲久用悼闕如鼓瑟鼓琴人趨踰於兩序編鐘編磬器考擊以十年歲換星霜猶更裘葛物是絲革能無朽徽估費計貲鎡金已足開來繼往芾棠無窮尤當繕完廨房杜燥涇之滋蠹亦且永嚴典守絕狐鼠以生偷體

皇上重道賜額之心音流金石入聖人訪樂聞韶之耳
韻滿宮牆

募修銀杏寺關帝像引

楊自欽
康熙戊戌進士

關公之靈滿天下監邑承荆江下流沿岸數百里尤公
生平斥堠烽煙戰守處遺烈在人千百餘年思之不忘
所在廟祀宜也銀杏寺距邑東南四十里地勢迴合竹
樹扶疎爲一邑名刹內奉公像歲久金容蝕剝無以肅
觀余嘗以事至其處瞻拜之餘竊欲新之而未能會乙
未春神像復遭顛撲頗有損傷寺僧某慨然發願欲募
十方粧塑而丐弁言於余余素敬奉公此余志也竊惟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引

二十五

公之威德靈爽亘古今耀天地無容贅言獨其福國庇
民之德在監邑尤當崇祀而加虔者何則邑濱江而處
而長江自蜀來出夔門經灩澦以至江陵皆有崇山大
崗爲之約束自江陵迤邑而東近三百里平沙葦岸恃
堤捍禦每夏秋水泛巨浸稽天龍鼉怪族出沒掀翻於
洪濤奔浪中怵乎可畏而惟公精忠浩氣足以敵之寺
面堤瞰江前人奉公於茲良非無意邇來歲苦水爲患
堤潰民病至煩 帑金修築得毋公之靈有未妥乎
今募而新之誠急務也雖公之靈則何藉乎此然所以
致□迓休端在於是異時慶安瀾而頌鞏固神將施厚

貺焉僧持是說以往邑士庶必有欣然而樂從者

募脩荆臺觀引

代

楊自欽

曩余侍直內廷纂修之餘縱觀諸史至後五代時見梁震爲高氏迫留不受辟召隱處荆臺高其義心嚮往之今春奉

簡命蒞茲士披覽邑乘見邑之西鄉有所謂荆臺觀者攷其顛末適爲梁公故址噫嘻名賢風流寤歎已久而今適在治所當年棲鳳之竹化龍之池尙有存焉者乎爲太息神往者久之恨未得一至其地拜清光而弔遺踪也觀相傳創始於唐爲羽流棲眞煉性之所歲久不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引

二十六

治漸就傾圮茲羽流某思募葺而新之乞一言弁其首余不禁喟然興歎曰是余之志也夫當五代之際廉恥之道蕩然矣士之稍負才畧者率皆苟貪富貴反面事仇而不顧如長樂老爲尤甚而震獨去就綽綽潔身高蹈此其志節有過人者千餘年來賢士大夫過其處者莫不流連慨慕作爲詩歌以憑弔之而明初如任公李公皆以觀中道侶致身青雲文章事業嘖嘖人口率以黃冠終其身蓋皆有震之遺風焉嗟乎震往矣止留此一片著足地猶令人聞風興起而顧聽其漸化爲荒煙蔓草也可乎哉夫梵宮仙宇爲佛老之所居金碧旃檀

乃施佈而不吝至於先賢遺韻名流勝蹟輒視其瓦頽垣毀而不知愛惜亦可謂大惑矣爲我語邑人士曰震心不忘唐終身稱前進士忠也辭高氏官不食其祿義也出其餘緒令季興父子保境無恙智也拂衣投老蕭然物外勇也此雖庸夫孺子尙知敬愛仰慕其孰不樂襄盛舉者况其地距城僅數十里尤爲一邑之光耶余不佞承乏茲土修廢舉墜司牧之責也發潛德表幽光亦主持風教之旨也方將尋軒皇之遺井訪孝子之倒槐弔哭秦之舊宅吟濯纓之古臺闡揚名蹟昭示來茲茲觀亦其一也於是乎樂爲之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引

二十七

勸建祖師廟石橋引

代

龔學典

荆岳二郡湖南北之要害也而監邑與巴陵爲之綰轂其口故公文之旁午商旅之輻湊較繁於他邦距江之東六十有餘里地爲祖師廟由岳走荆之通津也自昔架木爲橋責之地保每歲增修不勝其勞紳士趙君劉君馮君等慷慨好義思爲久遠計將募工運石以濟行李各捐百金以爲之倡而乞言於余余謂古之治國者如治家國有一事之不便於人不可以爲國猶家有一物之不便於己不可以爲家莊生不云乎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余自蒞任以來大而堤工之保障小

而溝洫之濬治無時不關於心而日不暇給嘖有煩言至於道途之險夷橋梁之廢興豈忍忘之特以權其輕重而次第及之耳譬之家有牆垣而不之理而徒勤洒掃能不取譏於外人哉今幸堤工告成秋汛無虞而趙君等乃以石橋爲務不惟存一己之陰隲而且壯一邑之觀瞻是猶家主拮据於墻垣而弟子更勤洒埽於室中也其顧而樂之宜何如耶因捐廉以成其事且弁言而爲之勸使邑人知此舉之有益於邑宰而爲宰之心亦可以無惡於邑人也與

纂修茶菴小引

龔學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引

二十八

菴以茶名誌其始也昔明之季有僧超朗者施茶於此邑學博朱璣與其弟玫深相契賞爲之助金幣廣基址建菴於斯而名以茶非無意也蓋茶爲物雖微而解渴滌煩便於塗人其利濟普矣矧居北關外人物輻湊異於他處作福修善於斯地者其利濟之功亦非他處比故卽其事而名之所以嘉其志而銘其功也其後邑侯葛公欲更其名易以鴻雪而茶菴之名至今猶存抑吾聞斯菴之建其始茅簷竹壁僅蔽風雨而已繼乃週以垣牆覆以椽瓦益以偏廂泡溜所以擴殿宇而大觀瞻使之經久而益著者其有賴於後起之功尤匪淺焉韓

子云莫爲之前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今牆且頹矣椽且圯矣向之金碧輝煌者亦已漫漶不鮮矣僧聞恆喜清淨而慕嚴潔欲益宏其規模新其鼎建將鉢募而修之夫募之名可以近亦可以遠可募之數里之外亦可募之百里之外或曰菴之神天王威靈顯赫嘗爲民捍災禦患前之捐金貲而不辭者皆天王力也今則神像依然神靈豈異其勿募或曰工以眾而易舉善以誠而斯應昔君章公舍宅爲寺皆由一念至誠動於中而發於外豈嘗奉一神像以希冥福哉其必募或又曰此先賢伍子胥之故里也山川之間氣鍾毓靈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引

二十九

異遂令人物繁茂英俊蔚起其學士大夫皆有濟人利物之思其山農野叟皆有喜施樂予之致以斯菴而有斯募聞者必快其事之有成見者且喜其工之速竣有勿募之而樂捐者眾矣若然則聞恆之爲斯舉也洵可繼前此之美盛將來之傳聿觀厥成在指顧間其與竭涓滴以濟行路功行之大小輕重尤有間焉執是說也卽募之百里之外可也

章道尊祭宋主簿殉難文

宋公諱承昌浙江紹興府人誌載禦賊死事公之死也沔道憲章諱曠字於野者哀其忠而弔之以文云嗚呼

痛哉孰謂忠勇義烈如吾宋君也者而竟罹此奇厄也耶方賊駕大編自漢川而沔而監利也陽稱官兵陰懷叵測余心甚憂急走告備是時以戰以守則上焉者有若而人君於二者無專職焉使君稍有保軀全妻子之心則必不出卽出矣不必戰卽戰矣驅士卒先行而前卻其身於數百步之外利則進不利則退今日戎馬之場豈盡皆死地耶君何不爾致殞厥身聞君知賊至卽爲介馳瞋目持矛大呼陷陣從者不及賊散復聚日暮道窮矢盡馬蹶青睛頭顱竟着賊手嗚呼痛哉國家養士二百七十餘年忠臣義士項背相望求其無所爲而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文

三十

爲視死如飴如吾宋君者幾人也使天下有君等數十輩散處郡縣肯使逆賊流毒蒼生至此極耶君之死道路皆泣爭奮起搏賊殲厥渠魁餘黨盡竄城社獲全其身雖死其功甚烈君而有知復何憾耶風車雲馬往來空虛誓爲厲鬼殺賊報國其吾君之志耶嗚呼蛟龍失據蛇豕憑陵虎豹伏檻犬羊縱橫黎邱爲子妖鬼爲神魚殃誰惜雉罹誰矜蒼蒼者天悠悠者人感君之義愴予之心賦此薦芷用昭君魂西向再拜淚湧泉傾則公之有功於民社者豈淺鮮哉起數十年之忠魂而物色之血食之非今仁人其誰與歸

祭龍神文

王柏心

咸豐九年夏螺山江隄潰至九月江水復漲隄外有二洲忽然中裂計長里許深至數丈有怪異潛處於茲乘濤肆虐風浪猛烈白氣橫亘居民昏墊惶恐莫訴柏心具文以祭怪異潛消

蓋聞具變化之靈者不駭俗以自炫首鱗族之尊者不近人以自卑故蟄於山則不厭層巖之峻潛於淵則不厭大澤之深蓋非是不足以適其性崇其體也螺山上市江隄於去夏告潰九月以後洪潦復至外護二洲忽然中裂延及岸趾坼爲深潭長且里許濶將百丈漂沒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文

三十一

廬墓不可勝討僉以爲風浪雖猛非神力不至是遂謂淵中有龍神處此初疑鼉鼉之類乘濤肆虐假竊神名旣而傾圮益甚怪異頻徵遠近訛言且謂神將降罰於茲土於是居人憂悸罔知所措竊念此方視他境壤瘠而民樸旣遭昏墊蕩析離居困苦極矣不蒙神恤反將加之重譴民則何辜豈遂難解免耶今亦不敢自寬刻責謹與父老子弟夙夜齋慄念咎不遑洗濯其心潔清其慮擇日於決岸之側立壇召僧諷宣梵唄將藉慈悲用宏濟度且瀝微忱昭告於神夫棄尊嚴之水府而與常鱗凡介雜處潢汙行潦間不可謂智破阡陌壞民居

大爲陷阱斷往來津渡不可謂仁負其汨陵谷水下土之材以淪胥乎饑寒無聊之赤子不可謂勇使果蛟鯨蜃鱷敢行冒託能作禍崇則望約束而屏除之無作神羞如其神偶翔遊淹畱茲土則願超然遠舉徙於幽邃澐澐之區近則洞庭遠則溟渤屈蟠其間何在不可爲靈湫者俾我民亦得邀福於神長無驚恐爾田爾宅安全生聚盡力耕耘上納

國家租賦以其暇日型仁講讓益美風俗斯則神之智大仁大勇所以輔翼上天好生之德我民將世世永有賴焉其敢忘神之惠敢布腹心惟鑒而憫之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紀

三十二

歷世自紀 事不遠引傳信也詞不尙琢易曉也

紀以己爲政自道也

曾青峯

明懷宗之戊寅己卯年間邑境平治人競以華麗相尙衰衣高冠漸奇淫矣然章服劃然冠儒冠者不混於俗服賤服者不淆於貴學業未成不列於膠序者甯年三十而不冠人曰老蓬頭恥其戴民冠而不列士行也宰於吾邑者有唐公勲符公昌祚林公元茂而唐公則稱最焉廉清而明敏布袍敝襪蕭然自如見人有襦褲衣帛者輒答之其所簡拔士皆得科名或遠或近無不如其所稱許六年之間飲不過三爵皆以爲量莫勝者及

去任之日供張餞送取大觥飲之數石不醉遷貴州監司乃去符公之明敏不及唐而廉亦頗類之唐信鬼而尙巫符則力詆淫祀焉邑東有何三神者吾邑人也七歲溺而死後有奇驗鄉人駭之立祠以奉之至懷宗十年以後廟祀徧於邑境割牲演戲雜遯於庭符公省堤至車灣欲屏之鄉人請不果而返回署之數月病而卒鄉人益以爲神所廢也愈駭之林公則江右明經也多欲而荏染信吏而狎士然當時官方率以廉恥相尙苟苴之事不敢入公門賦稅之羨不敢多取上畏糾覈而下懼清議也雖然豈獨官方然哉士之懷雅致者恥以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三

錢穀掛齒有手持白金而目省簿書者命之曰俗清士不與焉閒有鬻入泮林者閉藏消沮惟恐人知而世俗亦以銅臭子笑之故五尺之童皆勉事吟唔窮而愈傲至於捉襟露肘而不慚也壬午春予從父至荆郡就試荆郡之風尙與吾邑又殊焉親藩有惠王下有肅令光澤長陽弋陽松滋等二字郡王又下爲鎮國輔國奉國等中尉最下又爲散宗室惠藩之尊擬於帝天深闕不出修齋誦經而已肅令光澤等窮極奢侈管絃嘔啞靡明靡晦與民間富紳子弟遊賭及田宅奴婢小民之家無敢侮者至於散寄宗室十百爲羣方巾布袍羣哮於

市肆而索錢於閭戶遇婚喪家及外縣旅寓者輒聚其門給飲食以去否則譁之卽上至郡守下至縣尉其初至之日索錢索酒亦如之民間競事嬉遊自元夕以後張燈至二月而罷甫及清明則士女雜遊馬者徒者輿者舟者如雲如荼跌坐草野提壺攜盒紙鳶之陰幾於蔽天沙市一街摩肩躡踵妓女之多至於千門萬戶識者謂民俗之麗比之隋煬之世庶幾似之是時自荆而西不數百里流寇縱恣僵尸遍野饑饉頻仍人相爲食而荆郡以東如處堂之燕美地宅廣田疇飾裘馬擁紅紫晏然不知禍之將及也壬午冬十二月賊前騎至荆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四

布一榜文懸數首級而去郡中沸然如驚蜂亂蟻奔湧出城踐踏而死者不可勝數惠藩移駕江南各官從之城不守矣吾邑於是月某日聞賊信前林公以丁艱解任署事者經歷龔也遣使賫圖籍投賊龔公挾印綬而逃教諭錢公養民者召諸生於明倫堂問以應賊之畧有言繕學冊往投者錢公大哭伏地盡哀終無一言而罷是夜亦挾印歸焉邑中民相劫掠在在皆然往者貧富相耀至此聚貧掠富雖親戚故舊亦覲面相加焉邑自官去後賊游騎屢至至者數人而已莫敢格鬪者民間有馬輒取之名曰取馬貧民繼其後踰牆破屋盡劫

其家而去除夕元日之間無一寸乾淨地癸未正月賊遣一官姓甯名繩武偕四卒以來至則邑境畏之帖然而靜甯亦專殺無赦取一犯劫掠者炮烙而殺之眾皆股慄惟法是懼至三月朔明總兵孔某自岳郡來觀師河干甯督士民守城孔公知城虛於初七日竟至城下一人提戈扳援而上市民解散城遂不守明兵入城賊五人遁去其所戮盡邑人也尸骸林積盈池塞巷惟東南二處爲甚兵未及城北而卽遄返猶有畏賊之心也賊聞明兵去亦卽返邑邑中殘破非復往日風景矣五月賊防禦使孟長庚駐師我邑將以窺岳岳堅守江岸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五

賊不得渡縱兵掠邑北諸地是時邑北恃其僻遠不與城中通而黃金垵楊氏應華者先糾集族眾與賊兵相角賊乃攻破其地黃金垵已遭焚掠矣先時林公報憂部已除令乃江西帝胃朱衍黯也由乙榜得官至武昌之日已聞邑亂邑北大姓思爲保聚之計迎至境上處於沙口是時一邑分爲兩邑南爲賊地北爲王土去來衝斥無日不烽燧相望其視殺人不啻如草芥而挾怨報仇者日以多故矣北土未經兵火年穀時熟南民轉徙其地者日益無賴而北民驕恣益甚黃鳥行野之詩可爲寒心南土自附郭以至上接江陵下鄰巴沔亘三

百餘里荒榛極目燕巢林杪虎哮城中延及甲申旣旱且疫賊併力於燕趙而僅畱餘兵於荆監攻戰之勢因而稍緩然而兩邑交壤未嘗一日無事也至乙酉春賊受追於清師悉兵南遁往過吾邑道自荊州而下橫行數百里寸草盡踏岳郡不支相摧而下是時鎮武昌者明大將軍左良玉也軍號十萬然率皆富商大賈求告身以相趨避者耳賊至則已先遁矣三月中清兵南下王師所過毫髮無警乘江而下倍道而赴竟無知者神速如雷霆安靜若時雨良不誣矣然而邑境荒敝百里無煙殘寇之匿山藪者潛身西歸殺人爲糧而邑北亦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六

早魃爲虐斗米四錢荆郡則有鄭總鎮者原賊營偏裨也當清兵將至與孟長庚議迎降事長庚不從遂刃長庚取首而待

國朝以其有功遂命總戎於荆前邑令甯者鄭之妻舅也初甯失城時蓋欲誅之已而得免遂遣一賊姓田者代之田官於邑一年餘與邑北朱令爲兩官焉至是田隨賊去朱亦隨左師往楚中疆土已受制於

國朝鄭乃復遣甯來劄委不奉

朝請甯恣睢妄作居縣市作威肆虐一邑之人重足而立丙戌之夏

朝除邑令董公開運來治吾邑見邑境南土荒廢北土成熟遂舍邑治居於上坊里之易家集僦民舍以居而邑南紳士亦視南土爲畏途裹足不至城中皆長林豐草虎嘯猿啼之區而流民乘其空虛將焚燬之餘房舍猶存者輒撤之以鬻是年吾楚開科取士爲

國朝文運之始嗣是董公以受賄免官署邑事者卽司理劉公祖生也亦踵前轍居易家集而城治蓋棄不問矣丁亥戊子己丑三載驚魂甫定而水旱相因米貴如珠布貴如帛民采野草而食結鶉而衣至庚寅夏藺公完瑄至遂毅然以民事爲己任移治入城百廢具興凡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七

城樓堂館不數月而告成其爲政頗嚴威豪強之民屏氣斂息不敢稍肆吏之舞文者輒杖斃之以故民不敢犯而所求如意然而逆億居多誣者不少里民相與訟之而去其後壬辰異旱水澤之地俱可步履穀至每石二兩後且至四兩次年薄收乃稍甦焉繼藺後者何公協和何爲政平恕然碌碌無奇節亦鮮過舉焉至戊戌一水制臺李公奏爲異常水災信不誣矣邑北之器物向之買賤於亂世者今飄零轉徙或又轉賣於南至癸卯康熙二年又水南北俱沒焉北之水猶小於戊戌南之水則大於戊戌所不沒者城中片土而已是年用兵

於西山取於吾邑者駝夫四千名草百萬束槽鑱之資每糧一石費至十餘兩而承里役者十倍之民間視田如仇視糧如阱舉以與人無敢受者然而金貴物賤有持粟米布帛之屬而不易得一金者以交取者在金也是時邑令韓公望有才有畧亦寬亦猛民以催科繁冗而譁之彼安坐如故久乃自息取之雖多民亦無有斃於敲扑者其接土也無過分別與之言利者以利交之與之言文者以文交之無一甚薄之人亦無甚暱之人民非不敢怨也霽顏溫語之下民自不怨耳是年冬八股廢次年西山報捷韓亦以俸滿遷官嗣是王公聖時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八

所謂書生當官美錦學製也才不勝任旋卽罷去署事李公有倫者遼陽人也聰明特達過目不忘事無鉅細一經處分數載不遺其與人也高下不爽毫釐每對儔人語以監邑第一人推予予愧不敢任李益致恭焉以才氣稍露頗爲同人不滿而去戊申夏地震傳聞山東異甚載在國報是年秋八股仍復己酉夏就試荆南四月十四異風忽作牆壁傾倒古木拔擥行者不能出立者不能植荆郡猶微吾邑及岳武爲甚至五月朔沙津隄毀邑北復浸是月十八日子歸自荆至湖中南風狂暴陰雲四集傾大塊雪風中有火氣灼人者三次東北

有聲如天鼓逾時逾近則大北風也然而近縣無風風止在荆郡數鄉而已是年予復困頓場屋益自無聊庚戌春康熙九年發舊書讀之數年前高束之物一旦復爲席上之珍噫嘻予自生時至今四十有三年耳其所閱歷不爲無奇自治而亂亂而復治自靡而陋陋而復靡自興而廢廢而復興自此以往後之所見未必如前之至奇者吾恐傳說之餘後人恍惚而不信是處平治之日不知離亂之苦遭盛隆之時不知草昧之難也故不敢廣引遠說僅以吾所經歷者紀以傳信焉後此見聞所及又可續成也夫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九

記攝令唐公救隄事

王柏心

咸豐庚申夏六月初五六兩日監利江水驟漲丈餘各處皆已平隄且有瀰漫者而車灣陶椿巷新築月隄尤險浪削其外幫者過半隄存僅一綫垵民遷徙且盡隄上民夫見事急各狂走號哭相率散去惟千餘人猶操畚鍤亦將散矣攝令唐公馳至急諭之曰汝曹無去令不惜以一身填波濤也卽立水中水沒其膝以上衝波起漂去其冠濺泥淖被面竟不動親操櫂杙薪柴等事招民夫曰汝曹無畏但隨令捍禦濟則邑之福也不濟令以死繼之以謝汝民因反覆勸勵時隄局不名一錢

民感令至誠皆踴躍曰好官尙不惜死吾曹奈何惜死於是招散者復聚斧椿交下薪柴並沈捧土增高萬畚雲集凡兩晝夜而隄身悉高三尺有餘水亦遂定風亦不作四五日以後水漸落三四尺隄卒無恙萬眾歡呼羅拜以爲令實生我微令至此吾曹爲魚矣是時上下鄉各隄告險者踵相接罇滿百出攝令馳驅奔救饑不及餐渴不暇飲熱不得搖扇夜不得就寢親督吏民隨方補苴歷二十餘日各隄悉獲安全是役也但用血誠感人空言撫眾與鼃鼃蛟蜃奪命於驚風駭浪之中拔淪胥而登諸衽席轉昏墊而栖諸磐石監利士民以爲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事

四十

今歲江隄之險爲自來僅見而全隄之功亦爲自來僅見也攝令者唐景皋湖南桂陽州人字鶴九以拔萃登丁酉科用同知銜攝吾邑云

咸豐四年土寇紀畧

朱家拔

監邑古容城治延袤曠衍澤國也亦沃壤也自明季流寇猖獗城治荒蕪逮

我朝定鼎沿都邑集流亡調養元氣整飭舊規服疇者操豚蹄以祝食德者歌鹿鳴而來民物之豐人文之盛屹然爲荆南名區雖道光間水災迭告瀕江瀕襄湖居氓漂泊流離嘆其魚者十數稔而猶復我邦族嗣黃鳥

而作歌幸承平日久垂老不見金革耳粵逆盜兵流毒東南沔邑張天佑柳朝龍藉左軍之僞號結綠林之巨豪而土人跳梁輩復爲之內主探我兵衛搖我民心焚我郊保陵我城郭一舉而殘破之時三月初四夜事也於戲此乾坤何等時哉自時厥後狼顧城垣鴟張鄉里紅巾滿地白刃橫天札水營於剗口而下縱火兵於程集以上劫奪富室富商勒逼出錢出米豈運數使然耶抑厚其毒而降之罰耶天道好還

帝威遠播城守孫公效包胥之哭邑令徐宰揚李愬之師領營弁督川勇倍道疾馳與賊會戰於劉家鋪賊戰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事

四十一

死無算溺死亦無算烏合之眾聞風膽落棄甲曳兵者不下數千人時四月二十八日縣城克復監人始復覩天日矣徐孫之功偉哉然而賊巢雖搗賊膽猶豪五月初二設卡於欽工堤五月十八血刃於下車市五月二十七賊復圍繞東西二門計圖攻取賴徐孫二公協力堵禦縣城無虞由是號召鄉紳團練義勇分局勦賊寬嚴互用張柳渠魁乃逃竄不敢入境雖網漏吞舟之魚而戶口安輯士夫絃誦 聖廟之修書院之建賦稅之減田畝之清依次而奏成未始非興道致治之機也嗟夫亂不始於亂其端必有所自開治不始於治其基必

有所自兆牧斯邑者鑒成敗之有由念撫綏之匪易杜
禍未起造福無形以翊

聖天子昇平之治斯又彼都人士所禱祀而求者夫

監利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事

四十二